

衛生

第五期

上海市場銀行

代理上海
市庫收付
扶植上海
市工商業
經辦銀行
各種業務
手續簡便
利息從優

總行地址
電話

九江路五十一號
一四五三〇

第一辦事處
電話

愚園路二四七號
二一八九

第二辦事處
電話

中華路一四〇七號
二〇七〇五

第三辦事處
電話

中正路東一〇五號
八一〇四

第四辦事處
電話

中正路北二四八號
三〇二八九

第五辦事處
電話

東大名路一一二四號
五九四一

第五辦事處
電話

全國輿論權威

新 聞 報

銷數全國第一
廣告效力第一

每晨六時出版

歡迎讀者訂閱 • 各地均有分銷

上海新聞報館發行

上海漢口路二七四號 電話九四一六六(轉接各部)



生活

第五期 目錄

新 年 筆 會

| | |
|-------------|----------|
| 沒 有 人 喝 | 李健吾……(八) |
| 可 貴 的 天 真 | 楊彥岐……(八) |
| 新 年 自 勗 | 趙景深……(八) |
| 元 旦 書 紅 | 馮亦代……(八) |
| 當 日 到 此 為 止 | 李 一……(九) |
| 不 曾 想 到 新 年 | 洪 謨……(九) |

台 灣 行 ……文宗山……(一〇)

顧 此 失 彼 ……司徒婷婷……(一七)

從 阮 玲 玉 到 筱 丹 桂 ……李之華……(一八)

桃 燕 鳳 ……(二二)



冤

烏

沈寂文·樂漢英圖……(二四)

在美國遇到感恩節

令狐慧……(二八)

橫貫東南三千里

沈北宗……(三一)

龍三公子在昆明

(人物畫虎錄之五)……沙自成……(三六)

被遺忘了的人

舒蕙文·蔡振華圖……(四二)

泡泡糖大王的成功史

銅駝……(四六)

無俠盜魯平新案真假魯平

(下)……孫了紅文·董天野圖……(五二)

無冕皇后

金紫……(六二)

好萊塢的心理變態影片

祝西……(六六)

井裏的故事

(長篇)……施濟美……(七六)

江

上

煙

(長篇)……趙清閣……(八二)

編輯室談話

(八七)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客貨運輸
倉儲堆棧
代客報關
代理保險

業務：

總局上海(○)廣東路二〇號
電報掛號〇〇〇一
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國營招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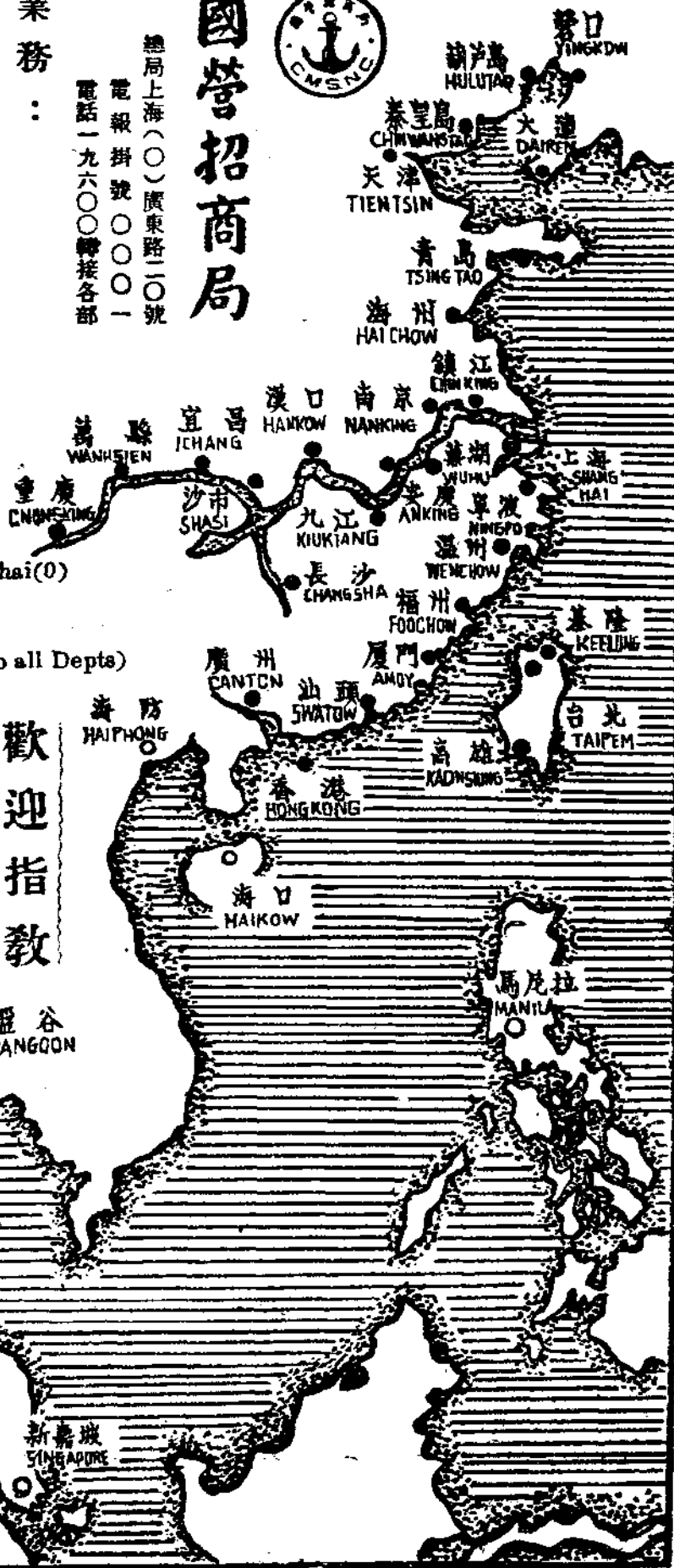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

Head Office

20. Kwang Tung Road, Shanghai(0)

Cable Address "Merchants"

Telephone 19600 (Extension to all Depts)



歡迎指教
接受批評

加爾各答
ALLUTTA

仰光
RANGOON

● 總局 ● 分局 ○ 代理處

盤谷
BANGCOON

新嘉坡
SINGAPORE

上海雜誌界聯合宣言

上海各雜誌社鑒於過去缺乏聯繫，業務諸多困難，最近物價波動益烈，尤感支持不易，爰於十二月五日集議，為左列二事之陳述：

○組織公會 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修正出版法，規定出版品分新聞紙雜誌及圖書三類，新聞界業有報業公會，書業業有書業公會，獨雜誌界尚無公會之組織。同人等身受種種痛苦，認為有即刻組織公會之需要，俾對發行、廣告、印刷、裝訂各項業務，有一統一之規劃，協力合作，以利文化之傳播，現在進行公會的籌備工作，即行具呈政府請求批准。吾等竭誠希望俯察困難，同情處境，允許吾等成立公會。

○要求配紙 年來紙價飛漲，出版界難於負擔，政府為維持文化事業起見，爰有官價紙之配給，但官價紙之分配，尙需求其普遍公平，所有經政府核准登記之出版單位，均應同等享受此種配給之權利。雜誌界之資力素極脆弱，又無鉅額廣告費之收入，平時純賴發行勉力維持，最近紙價一再躍漲，售價則無法比例增加，同人等過去大都未能獲得官價紙之配給，掙扎至今，筋疲力盡，整個雜誌界實已瀕近崩潰之階段，我們為特要求政府，為維持文化界雜誌業之存在，有迅予官價紙配給之必要。同人等除即推派代表向政府申請外，謹陳實情，惟國人鑒之。

中國文藝界聯合會
中國青年團
中國婦女聯合會
中國少年團
中國兒童團
中國婦女報
中國少年報
中國兒童報
中國婦女週刊
中國少年週刊
中國兒童週刊

中國科學界聯合會
中國醫學界聯合會
中國教育界聯合會
中國經濟界聯合會
中國法律界聯合會
中國文學界聯合會
中國藝術界聯合會
中國體育界聯合會
中國音樂界聯合會
中國戲劇界聯合會

中國科學院
中國醫學會
中國教育學會
中國經濟學會
中國法律學會
中國文學學會
中國藝術學會
中國體育學會
中國音樂學會
中國戲劇學會

中國科學院
中國醫學會
中國教育學會
中國經濟學會
中國法律學會
中國文學學會
中國藝術學會
中國體育學會
中國音樂學會
中國戲劇學會

中國科學院
中國醫學會
中國教育學會
中國經濟學會
中國法律學會
中國文學學會
中國藝術學會
中國體育學會
中國音樂學會
中國戲劇學會



沒有人喝

李健吾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羣年輕法國人在巴黎的酒館喝酒，來了一個外鄉人，大家全不認識他，他們邀他喝酒，預祝波蘭國運昌隆，因為波蘭亡國很久，法國人一晌站在波蘭這邊的。但是他不肯喝；他們罵他是一個壞蛋，一個沒有正義感的奴才。

他不作聲，解開衣服，露出他的胸脯，上面全是他為波蘭人打仗得來的傷痕。

後來，一位詩人形容當時的情況道：

「大家面面相覷。他走開了。」

香檳擺在那邊，沒有人喝。」

真正的英雄永遠不會屬於那些喝酒的人們的。

可貴的天真

楊彥岐

每年有一個新年，每一個新年都將成為舊年。每年年初有希望，每年年終是悵惘。年比月值得珍視，也許年已被認為是人生的單位。每年年初說幾句吉利話，立個心願，雖說是一年一度的應景事，應景原有點無聊。

間，「未能免俗」已是有福的了。至於所立的願能否如願？則也顧不了，好在此時此地說話與做事往往相距一萬八千里，並不足奇，何必耿耿？

舊年已逝，新年來臨，且放下所有不大好聽與不大好看的字眼，道聲恭喜，能在三百六十五天無可賀的日子裏有一個可賀的日子，想來也還不是過份的奢侈。既未敢作太多與太大的願望，只想把這一年的第一天過得好看一點，留作來年的迴戀。人生是真是假，亦真亦假，知足最樂。

新年書紅，大吉大利。這一點點迷信，在欲迷無信時，已是僅有的可貴的天真了，我願提倡。

新年自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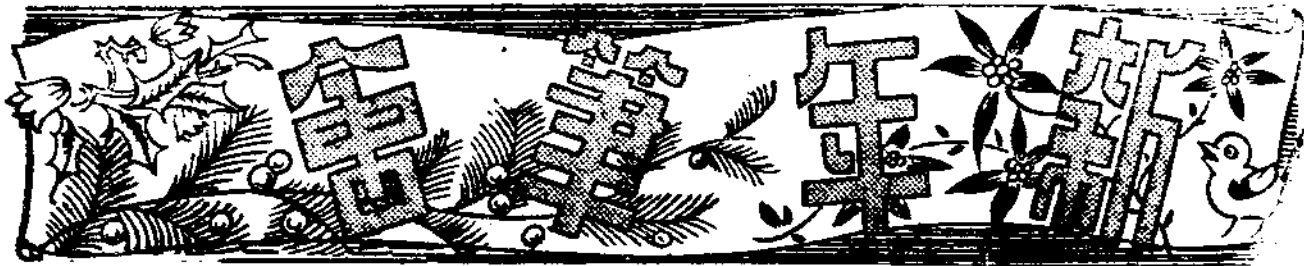
趙景深

「生活」月刊迎送民國三十七年的降臨，舉行新年筆會，要我說幾句話。殘年將盡，新的年又將開始，使我驚覺。自愧毫無建樹，以後當好好地利用光陰，勿使浪費。

元旦書紅

馮亦代

元旦書紅，大人門更年書桌上難得一張紅紙，



折好八個方格，開一支新筆，叫我寫上八個大字，曰「元旦書紅，萬事亨通。」這樣寫了，不但預卜學校裏不會背不出書給先生責打；在家裏也不會丟下書包，便像野孩子似地胡作胡為；學期終了固可升級，一年四季也得無病無痛。究竟這八個字是否有此等效力，自然無法攷據，但幾十年來還能靦腆地活在世上，至少也顯得寫上這八個大字，並無差錯。

這些年來，人大了，老了，元旦既無兒時那樣有引誘力，再要攤開一張紅紙來寫上這些字，可真感到有點心有餘而力不足。元旦雖仍可書紅，但萬事能否就此亨通？却成問題。

舞台上伍子胥過昭關時唱着「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滾油煎；」處今之世，萬事亨通未必，油煎則有之。不提別的，就說年前中央銀行所發灰黯色的大額票而言，就熬煎得我們這批升斗小民透不過氣來。

自然，一個人看將來得樂觀一點；不過最無情的却是現實。正如經濟學家們可以信口開河說發大票是理之當然，老爺們可以一紙文書證明大票與物價無關；所以元旦何妨書紅。然而，橫在我們眼前的萬事，且祇大票一端，可又如之奈何？

提起筆來寫完了「元旦書紅」四個字，再也沒有勇氣來寫另外四個字。蓋「萬事亨通」早非小民所敢仰望，心裏希冀的祇有唯求老爺們高擡貴手，饒了小的們而已。

當日到此為止

李一

萬元大鈔發行的時候，四川路橋有一根電桿木上，不知是誰貼了一張紅紙，上面有萬元額「儲備票」一張，並附大字六個云：「當日到此為止」。

如果未能免俗，元旦書紅的「吉利話」我就想寫這六個字。

所以，「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個「一年之計」，當也有待主張發行大鈔的御用「專家」們決定票面到何數以後再「計」。

我是「到此為止」的。——就這樣我已經無「計」可使了。

不曾想到新年

洪謨

在這裏寫的時候離新年還有個十多天，新年的感覺還不大，甚至還不曾想到過。這原因多半是以往這一年過得很容易，這樣我就很少向遠處想了。現在應編者之命硬要替尚未來到的新年想上一想，在我，這真是為難的。如果照例得說什麼，那也就是希望明年這時候我已經能夠在想，而且想得很多，想得很遠。



本文作者文宗山（第一人）及
本刊發行人毛子佩（第三人）
，在日月潭山間與苗女合影。

中人當時感到的平穩，正如孩子們走進了神話的幻想中，脚下踏的是白雲編結的地氈，眼前見到的是漆工描繪出來的天地。旭日的光輝漸漸地把四週掃射乾淨，天際一片清朗，雲海編結的地氈沒有了，漆工描繪的天地也沒有了，四週是一望無邊的青天，在萬丈下的黃山綠水打着圓圈移換，使身在天外天的旅客心理上得到安慰，覺得自己在跨山越海，很快地就可以到達目的地——台灣，這是一個令人想望的長春島。

在飛機中三小時的時間並不算久長，因為收進眼底的天地是太偉大了，使你能够去充分想像；我愛着秋天的浮雲，它是變幻莫測，但是平時祇見到它是平面的在游弋而已。現在從上空俯視浮雲，它變成立體的一團，好像一個大雪球，滾動在天空中，風變成了有力量的巨神，它在拋擲着這大雪球作玩耍。一團白雲從窗口飛過，正想伸手去接住，但它比你的思慮還要

台 灣 行

文宗山

1. 天外天

晨霧濃得像白煙，連銀色的飛機也是灰黯無光。起飛時的隆隆巨聲是不易擾人清夢的，就在這俯仰傾斜的動盪中離開了還在熟睡的上海。

機身在厚厚的濃霧中幌動，窗外是一片乳白色，似霧似海，似雲似煙，使人在心理上有一種不安的猜測。這情景是等於海輪夜航，站在甲板上，看藍黑一色海天相同。

這是一種掙扎的力量，飛機倏地穿出了一塊厚雲，不，也許一團濃霧。機身與乘客心理上的動盪都暫告停止，天上是旭日在雲縫中泛出，金色與紅色兩種光輝向各處亂竄，天是一片青色，雲是橙紫相間，像畫家的畫板上油彩，凌亂而鮮明。也像清晨走進菜場，四週都是各種不同的色彩，美麗中往往感到不調和。

這時候，才覺得自己進入了太空，神話裏一切並不過份的虛偽。俯視底下的雲海，白茫茫的一片，沉重而又柔軟，這是一條厚厚的地氈，鋪得勻稱而廣大，一望無際，機



快上十倍，已經變進至不矢伊夫。

大海已經發現了有邊線，漸漸地發現了一塊土地，接着看到土地上鋪有翠綠色，由疏而密，由遠而近，跨過高山，便是蒼翠的平原，充滿着永遠是春天氣息的小島已經在眼前見到，當機身徐徐下降，我着實地踏在這鬆軟而又美麗的土地上時，你說：我的心境該是多麼的愉快？這時，我在愉快中默默地祝福過去在長春島上掙扎的祖國同胞們！

2. 沒有春天的氣息

台灣塗上了一層綠色，連天際的白雲也被蒼翠的大地反映得像帶有淡綠色。氣候不暖不冷，真是一個海外的長春島！

台北市的馬路修築平滑而寬闊，三條馬路平行着，中間種植着熱帶產的棕櫚樹，鮮翠欲滴。汽車與行人稀少，有靜悄悄的感覺。高大的人力車搖幌過市，前面大木輪後邊拖着小木輪的牛車，緩慢地踱過平滑的馬路，笨重的聲音劃破寂靜。道路的建築非但冠於台灣，與國內幾個大都市相較是不會遜色的，假如要找出建築上一點缺憾的話，便是火車軌道穿過了市中心，使台北市被切為二。

在偉大的公共建築物中，中山堂與博物館是傲視一切的，中山堂除了一個容納千餘人物的大會堂外，還有很多空餘的地方可以開展覽會等。外表的建築尤勝過一切，雄偉高大，差不多遮蓋了台灣一切的建築美。但是，我還是愛台灣博物館，使每個人可以靜靜地在裏面欣賞半天。附設的圖書館中坐滿着學生，那是四點以後了，學生們從學校走出後走進圖書館，該是令人多麼興奮的一個好現象！

其餘的建築物都是日本式的，尤其是每個室內的佈置，脫了鞋走進榻榻米的屋子，從下女送上日本式飲茶器具，到四週紙糊的木窗，使人覺得日本的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在它統治的五十年中深深地同化了台灣人。今日的台灣掙脫了日本統治的桎梏，希望能够在生活的形式上也走出這無形的桎梏來。

走到熱鬧的市區，商業是畸形的發展，外省人把台灣當作獵奇的地方，當地的土產也成為獵奇的收穫，珊瑚，珠子，草蓆，以及貝亮的飾物等，在儘量的收購中把它的價值高漲無數倍。攤販林立，人行道上一半被佔為設攤的基地，商人在畸形中得到滿意的收穫，商品與農產品是拔開很遠的距離，台北漸漸像國內每一個大都市一樣，從畸形到奢華，從奢華走向自毀的道路。

旅行者往往給美麗的風景與氣候誘惑得墜入春之幻夢中。但是，海風容易吹醒每個遊歷台灣者，當離開這理想中的長春島時，覺得當地人民受了五十年的苦難，雖然現在已經從苦難中走出，但並不能夠使他們過着安逸愉快的日子，等於每個旅

行者到了台灣，處身長春島上，沒有嗅到一點點春天的氣息！

3. 酒與女人

像一個樸實的小姑娘剛走進奢華的歧途，台北晚上的熱鬧不亞於上海。當你初看到這種不調和繁華，感覺上就是樸實的小姑娘除了塗脂抹粉之外，還戴滿着人造金的飾物，非但沒有珠光寶氣，而且襯出它的不自在。繁華的市面既是如此，在繁華都市用色相獵取食物的女人們更是如此，我們一看那些淚珠泡沫裏反映出來的下女生活，便窺得了今日台灣人民的真實處境。

這是一個沒有黑暗的都市啊！太陽落向西山，電炬便在每一個角落裏放光，因為它的電力供應太充沛了，火樹銀花，五光十色下點綴着市容，酒樓變成了色情交易的場所，每個酒樓的營業不是寄托於賣菜賣飯，而是；酒與女人！

走進任何一家酒樓，女招待（也是所謂下女）在樓梯口恭迎，厚厚的脂粉，式樣新穎的旗袍，裝出來的笑靨，兩個金牙微露在牙邊。她們把食客擁進那些木板欄成的小間中，許多下女便輪流地伴着你喝酒，一杯又一杯，從清醒喝到薄醉，或者是不醒人事。從她們的笑渦到香噴噴的膚髮，使買醉者墮入了情不自禁的地方。於是，鈔票換得了肉香，青春的代價在這裏是最明顯的一筆交易。

都市的一切奢華與虛偽都傳授給這羣可憐的女孩子了，她們把內省到台灣去的人視作交易的對象。這些出賣色情與廉恥，全是爲了有一段淒涼的身世，她們祇能將靈魂放在破落的家裏，把穿着美麗外衣的軀壳到酒樓裏去供人撫摸。我曾經問起一位下女的身世，她沉重地吐出簡單的過去：

「……我是台北高等女子師範畢業，日本人歧視我們而不能再進大學讀書，在美國飛機大轟炸下，我正在三井洋行擔任會計部的女職員，我父親也是在那邊任事的，苦苦的支撐過戰時生活。台灣光復了！我們便首先感到失業的痛苦，我們熬得住痛苦。但日子久了！失業還是失業，物價又在上漲，我不再能顧到自己是讀過高等教育的人了，於是……我就不會放量喝酒，我不愛扮演親愛與迷人的浪笑，所以我的收入不如別的姊妹們。……一月的收入大約九萬台幣，家庭開銷至少五萬左右，（按公務員收入最低者僅一萬餘。）我可以有點積蓄，用賺來的錢來贖回我的靈魂……。」



• 進出舟木獨駕主公小大與長商 •



我不相信祇有一個這樣身世的女孩子，命運相同一定使你無從統計，用金錢去買取酒與女人的享受者，誰又能在醉眼中去看清這一大羣下女的身世呢？酒樓裏喧笑與音樂的聲浪可以使人感到頭痛，她們逼緊嗓子倒在客人的懷裏又在唱「台灣情歌」了，「朗格裏朗格朗……」她是如怨如訴，聽的人是如醉如狂，酒又是斟滿了一杯，潑在桌上一片酒水，正像徵着這羣可憐女人的生命。

「上林花」，「萬里紅」，「蓬萊閣」，「新中華」……燈綵繽紛地在吸引着顧客，在寂靜的夜街上聽到樓上傳來的笑聲與歌聲，是不會令人有旖旎風光的想象的。

4. 夜坐涵碧樓

從台中乘旅行車到日月潭，有三小時半的行程。這裏先讚美台灣公路建築的優美，有三分之一的行程是汽車疾駛在平鋪的柏油道上。

車箱中裝滿了乘客，漸漸地向山地進發，四周是蒼莽的山峯，公路沿着山脚蜿蜒伸展，在顛仆中，感到處身在危崖絕谷中的驚險，一邊是高聳的山峯，像綠色的簾子掛在車窗上。一邊是百丈深谷，山谷下是農田人家，沿着山坡都是香蕉林，巨大的葉子裏倒掛着累累的結實。可以看到山谷下渺小的人物在播種，在收穫；這雲天山色好像不屬於他們的，而從不加以欣賞。一個山峯隱沒時又一個山峯擋在前面，一個懸崖折過時又一個懸崖攔住去路，峯迴路轉，越盤越高，景色是在千變萬化之中。我想到載滿了旅客的笨重車子疾駛在山路上，假如發生一點點微細的不幸，將要產生出怎樣的後果？我不敢看，但我又捨不得車窗外浮現的景色，它將帶進我走向美麗的境域。恐懼與欣賞使我無法捉摸，正像幼年時走進動物園後愛看虎豹，又怕它會吞噬了我似的。

車子穿過「集集墜道」，大約有五分鐘的光景，從這一羣山巒穿進另一羣山峯之中。山洪沖積下來細沙碎石，滙着汙泥成了一條旱河，與四週翠綠色相襯之下，顏色更見分明。在山中看不到溪流，何況越盤越高，俯視下面是隱現羣峯，仰望雲天又給山頭佔去了大半，在賞識山間美景的人，這時候他需要一灣綠水去襯托它的美景了。當旅行者見到羣山圍繞着的日月潭時，真像海浪中苦航後發現大陸一樣的興奮。

山間祇有一個歇腳處，便是面對着日月潭的涵碧樓，日本式的建築物，低矮而有樓房，它靜靜地聳立在潭邊，不知留下多少旅人的心。

坐在涵碧樓上，面對着平靜的潭水。月亮從山後浮出，清淡的光輝也能驚動平穩的潭水，旅行者是倦極而休息了，他們



等候看光天化日下的日月潭美景。可是，他們失去了涵碧樓夜坐的趣味，靜的美祇有在夜深人靜時才能得到。水色深黑，月光投下幾條白線，層層翻動，夜風靜默又而溫和，替旅行者吹去一切煩惱。好像這一塊土地不是屬於今日的世界上的，在祖國戰亂苦難沒有一片乾淨土的想法下，涵碧樓何嘗不是世外桃源？

蝙蝠振着翅膀在窗口盤旋時，牠把月光也擾亂了，山鳥叫聲怪而悽厲，似乎與靜靜的日月潭不相調和。好像已經入夢了，但夢中仍是看到月光與潭水，是真是夢，一個旅行者之心已無從去分辨了。

5. 日月潭看雲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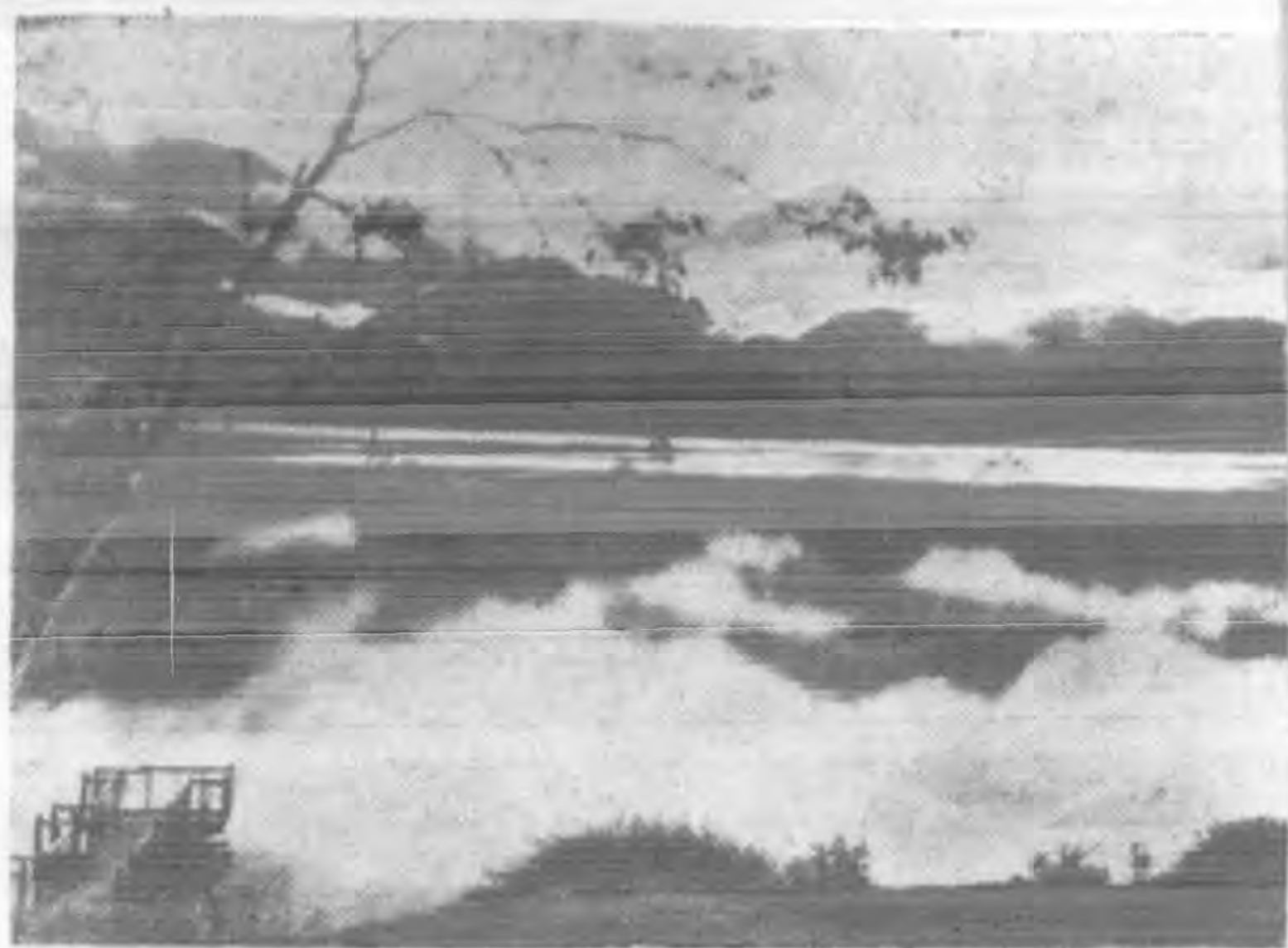
「台灣的鳥不叫，花不香。」清晨靜如深夜，假如沒有強烈的光芒射進窗簾，還不會喚醒旅行者的甜睡的。

日月潭的美景是山，水，雲組合而成，欣賞的時間當在清晨，白霧茫茫般籠罩了整個日月潭，山色也是淡黑的，水是淡灰，襯上平鋪的厚雲。這是日月潭奇景的開始，我捧了一杯新砌的熱茶，倚着陽台上的矮欄注視它的變幻。潭上點點黑星在飄浮，不像海鳥也看不清是漁舟。海風吹開了一層浮雲，最近的山色由淡黑而轉翠綠，潭水變成了銀灰。太陽與厚雲在掙扎，光線漸漸的更明朗，於是，又一層層雲推開了，山峯後又一個山峯出現，雲外有雲，山外有山，潭水自銀灰而淺藍，再從淺藍到淡紫。瞬息之間，變幻得使欣賞一時無從接受了。太陽是一個有力者，努力在推動厚雲，層層密封在山前的雲塊都掃蕩盡了。日月潭也被洗得乾乾淨淨的一片，水平如鏡，魚舟也不願破壞平靜的潭面而靠在岸邊休息。四周蒼翠山峯拱圍着日月潭，山影倒映潭心，是替日月潭繪上了能變化的錦彩。

坐了游艇向日月潭進發，潭水是深綠色，清冽而有一股水香，游魚與亂石可數。一片綠幽幽的山水間，隨處都能構成一幅美妙的圖畫。船到水中一小島——光華島。嚮導者在解釋着日月潭名稱的來歷，這小島把潭水切而為二，北方是日潭，因為它的形狀像太陽，南方是月潭，因為它如一灣新月，我極盡目力遠視，始終覺得日月難分，真像日月潭又名龍湖，到那裏去找這條巨龍呢？

游艇在潭中行駛很速，到文武廟，泊在山脚下。山是削立在潭旁，泥土與斷竹築成踏步，兩旁是蔓延着野生植物，遊客在這條羊腸小徑中登山，創立的三百餘級是不容易爬上去，一路可以聽到喘氣的聲音。可是，登高者都是失望了，一座破廟外空無所有。僅有的：是在更高處俯視到整個日月潭。

廟中有年老而孤獨的香伙，他遲鈍而殷勤地招待着來客，我很羨慕這位不明白世事的老者，他什麼也不知道，身處孤峯窮山之上，與青山綠水結伴，他不是很寂寞嗎？不，他不會感到寂寞的，湖山會跟他作心語，清風明月能告半也定爭也定爭也。



• 景風的潭月日 •

四季。寂寞的該是遊山者，片刻的領會與享受，匆匆地又給舟車勞頓逐走了。將來生活在繁華的都市中，想起了日月潭旁荒山上小廟中老者的灑脫，他該是最寂寞而又空虛的時候了。

6. 番民杵歌聲

游艇駛近化番，在青山脚下橫着幾條獨木舟，漁網撒在潭中，岸上三三兩兩的閒人，服裝是奇特而離開這個時代很遠，充滿着半原始民族穴居的情形。在臺灣，這種山地民族是還留有許多，分佈在高山中，半開化的已與台胞有交易往返，未開化的還是以獵人頭為生命的光榮，沿着日月潭的番民是屬於半開化的，他們非但能講台語與日語，現在連國語也勉強能唸幾個字了。由他們的部落再往山裏進發，便可以發現未開化的番民穴居情形。

這是山地民族中的卜吉族，自成一部落，凡是游日月潭的人，一定要渡過潭來看他們的舞蹈，聽他們的杵歌。這個部落因為與台胞日常相見，他們已進化得與平常人們一樣，連茅屋內也已經有電燈的設備，其餘當然是隨着物質文明進步！所不同者是他們的服裝，還保持着原始風光，由於這種引人注目的服裝，使他們的「山地歌舞」成為遊客欣賞的對象，憑遊客的賞賜，成了吉卜族的一筆巨大收入。這些收入都得由讓族酋長毛信孝支配，世代相傳，他是這塊山地上的小皇帝，主宰着一切。他有兩個女兒：大公主毛阿金，二公主毛便宜，長得秀麗動人，是杵歌舞蹈的主角。她們已經燙了頭髮，裝了金牙，鬢邊佩了鮮花，穿上原始風光的服裝，該使人多麼感興趣而又覺得可笑啊！

在很簡單的交易下，露天曠場上開始表演歌舞。女孩子拿了長短不齊的杵，圍成一圈，黃土把那塊椿平了的巨石遮沒了。她們用杵擊石，發出不同的聲音，便成了天然的交響樂。老太婆噙着長長的旱煙管，原始的煙葉被燒得發出一股濃濁的異味，坐在旁邊用竹頭擊節和音，音樂中她們高歌着一曲古謠：

「好極了！好極了！

在前人未到湖裏，



丁 芝
女 士
作 十
萬 言
長 篇
巨 著

情海浮沉



敘述風流世家的故事
描繪歡場女性的言行

每冊三萬五千五百元
各報均有出售

• 發行所 •

鐵報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五八〇號

電話三二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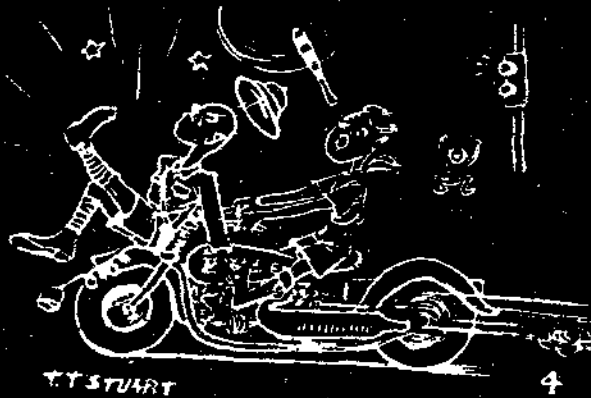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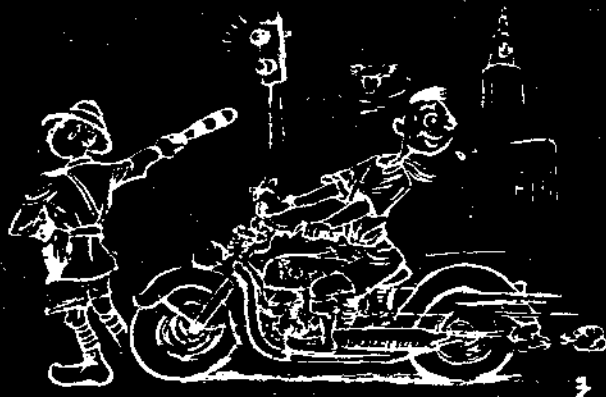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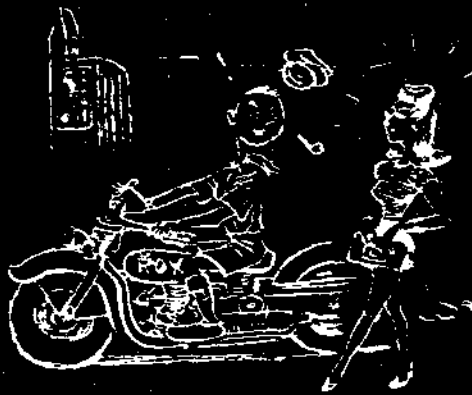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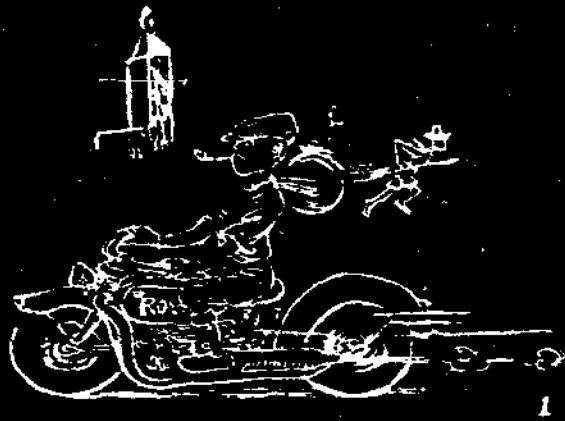
(歡迎外埠書店批發)

在許多一色打扮的女孩子舞動杵桿高歌中，好像與潭水相應。遊覽者並不是欣賞她們的舞蹈，而在欣賞着奇風異俗。短促的時陣中她們收歇了歌舞，分散在四週休息，年老的使勁把旱煙管的煙灰敲出，重新塞進一把葉子，她們的嘴唇與牙齒比煙灰還要黯黑。中年的婦人喂乳給孩子們，年輕的陪伴遊客攝影留個紀念。當遊客散去後，片刻的熱鬧又平靜下去，她們送到水邊，眸子中帶希望神情看那逝去的遊艇，下一次再帶來大批遊客。她們這一塊山地也平靜得像日月潭，遊客們是一把石子，投進在平靜水裏是一連串泛起無數旋渦，頃刻之間會消散而重趨於平靜的。當回首看到青山綠水與獨木舟邊的番女時，使人想起她們的杵歌舞蹈是每日必需的晨課晚禱，朝霧與落日時看番女們自由自在的歌舞，這美麗是屬於大自然的。

撐着獨木舟，
開襟喝酒，
稱心滿意。
大波小波任去流，
來，來，來，
我們喝酒吧！

顧此失彼

• 司徒婷婷作 •



TT STUART

從阮玲玉到筱丹桂

(下)

李之華

四：自殺的導火線

使筱丹桂自殺的，本質上是封建殘餘的思想在作祟，而促使筱丹桂很快自己結束生命的，則與冷山的接近多少有關。

事實的經過，據筆者從冷山（他導演越劇的時候是用「金彬」的藝名）和吳琛（他導演越劇的時候是用「應時」這藝名。）的談話中，是這樣：

十月七日，筱丹桂約冷山於晚上八點鐘在大華影戲院附近碰面，冷山去的時候，筱丹桂已先在，他們談着話從靜安寺路到愚園路打算到中山公園去，到了那裏，公園已關門了，於是便在愚園路上走了回來，直到十點多鐘，他們才分手。

第二天，張春帆派了人到吳琛家裏，叫他一同到冷山家去，因為張春帆不知冷山家在何處，吳琛還以為是戲院裏的事情，陪着去了，把冷山邀了出來，在汽車裏，張春帆一見冷山，便鐵着臉說，「你和筱丹桂究竟開了幾次房間？」冷山當然是誓口否認，到了家，筱丹桂睡在床上，眼睛是腫了，於是張春帆便追着審問，中間還動了手，摑了冷山一下，吳琛上前拉開了，以後冷山便起了誓，並且大家說好爲了以後的避免誤會，冷山和筱丹桂從此不再見面。

• 出演台舞的蘭玉徐桂丹筱 •

這事情當然給筱丹桂極大的刺激和難堪，第一，她在家庭的地位實際上是個「妾」，她和大婦同居在一起，這樣事關「名節」，當衆羞辱的事，在她是無法忍受的，雖說她是張春帆的搖錢樹，他的物資享受不會受到影響，但在一個封建傳統的家庭裏，「名節」遭人懷疑是終身的羞辱；第二，據東南日報載，筱丹桂最後的遺言是向魏蘭芳說的，她說，「我同金彬僅是普通朋友，我的身心是清白的，是清白的！」臨終的時候還剖白着她的清白，可見她對名節被誣的痛苦是多深，而另一方面，他當又爲另一個被誣的朋友着想，覺得對不起人，



於是，這個平素好勝向上始終向最接近的姊妹也不肯說真情的，便落了「人難做，難做人」之念，一死以求解脫。

可是螻蟻尚且貪生，被丹桂當然也如此。據東南日報載，被丹桂在服毒幾小時前，曾對她好友魏蘭芳講：「張春帆罵我，從晚上直罵到天亮，這日子叫我怎樣過呢？」可見她始終忍着，直到「昨日下午四時許，張春帆又返家，又因細故大鬧，隨即離去，被伶經此數度侮辱，遂萌死意，隨即至自己的房間中服毒。」（十月十四日大晚報）

一個在封建社會長大，受着封建殘餘的思想遺毒的女性，她最後的抗議便是一死！她是清白的，她不敢也許也沒想到封建殘餘的可反抗和該反抗，於是她走了最後的一條路。新的天地雖已在她面前展開，爲她看到，可是她還沒有跨進去。

於是十二年後，繼阮玲玉之後，又有了被丹桂，給我們證明十二年來，封建殘餘的思想，還是繼存着，繼存着隨時在吞噬人！

五：「嘆是非之難明」

被丹桂自殺的消息透露以後，第二天的各大報上都說自殺的原因是經濟問題，這個新聞來源是很堪玩味的，有的且說是張春帆方面所發，以期隱蔽社會的視聽。可是「經濟原因」說以後漸漸站不住了，因爲被死後發現了許多遺產，第三天，有的報紙便據實報導，然而若干以老著稱的大報，却不知是穩重還是爲了什麼，仍舊傾向於爲張春帆說話，甚至把自殺原因說成了多種，或說是因爲十大越伶聯合公演「山河戀」時被的成績最差，「聲譽不好，她很灰心；」或說是「因爲她在去年以六千萬元在杭州買了一幢房子，被參政員吳望伋佔居，」因而快快不釋於懷。

被丹桂義演「山河戀」的時候，她已經息影家居，沒有在「國泰」登台了，即使說她在十大越伶中成績最差，「聲譽不好，她很灰心」，然則何以她不在演出的時候或演出完了就自殺呢？這不是爲人矇蔽轉而矇蔽人，便是常識以下的說法；至於他在杭州的房子爲吳望伋所佔，則是有的，吳望伋給大公報的更正信說：

「查本人所住杭州學士路房屋，原爲敵人隨軍和尙所住，勝利後即由第三戰區接收，分配青年招訓委員會主任委員汪寶暄居住，因本人亦係該會委員之一，故得接住，此屋年久失修，破爛不堪，經汪主任委與本人重加修整，耗費甚鉅，後聞該屋並非敵僞產業，訪尋房主居住蘇州，並派專人前往議租未洽。遲至去年底，本人返籍度舊年，而房主已爲捐客所慫恿，未經通知本人，即將該房屋出賣；又經多方探詢受主後，聞爲滬上被丹桂所購買。即經托王曉籟李錚二先生代爲查詢交涉，本人應有優先承買之權，否則亦應償還修理費續租居住。後據王李二先生面告，被丹桂一時不返浙，可暫住從長計議。……」（十月十九日大公報）

吳參政員的說法雖是「更正」了若干事實，可是可商榷之處還是很多的，這是屬於小民們的「勝利災」諸現象之一，而且是涉及到法理問題的，且不與論。而據冷山於二十日對大公報記者所說，「當聽她與張春帆談起杭州新購房屋的糾紛，頗多懊惱，她今

夏轅演時，原想赴杭州休息，但因新居糾紛未決，故仍滯滬。可見事實上這「糾紛」還有些出入。

可是儘有這出入，筱丹桂之死不是盡爲杭州新居的糾紛，則是可以斷言的。這祇是促成她與「做人難」的一個枝節。我們可以說，要是她杭州的新居沒有糾紛，她到那裏靜居一時，也許自殺的悲劇不會發生，然而本質上封建殘餘的思想和外界的潮流所激蕩所給她的痛苦，還是不能免的。

可是我們若干「輿論」却把這些說成原因，來分散社會的注意了。「嘆是非之難明」，阮玲玉的時代實在還是沒有過去！

因此而想到要是筱丹桂不死，挺身而與張春帆鬥，實際也是和封建殘餘鬥的時候，我們「輿論」的社會新聞欄的標題，又會如何呢？張春帆在筱死後可以發佈新聞矇蔽社會耳目，若是他成爲筱丹桂要求自由的對象的時候，他又怎樣？我們「輿論」的態度又是怎樣呢？

六：時代還是在進步的

可是時代終究是在進步的，阮玲玉死後十二年，封建殘餘的思想，已經不大能夠約束電影和戲劇的從業員了，他們敢作敢爲，敢笑敢罵，感情好的時候，不行結婚儀式而同居是有的，但感情破裂了，也就彼此離開，像張春帆那樣人物，「勾搭」上了「搖錢樹」而把她作爲終身奴役，這已不容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

因爲封建思想已經不大能夠約束住了他們，所以在男女關係上，他們也比較開明，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一起看戲或散步，這是極平常的事情，旁人即使用封建的眼光看他笑他甚至罵他，他們也可以置之不理。因爲他們能自問清白，或即有感情而自問出於純正，他們可以不怕。

冷山和筱丹桂的接近，或者說因爲這種影劇圈比較開明的氣象，所以他沒想到這樣極平淡的友誼，也會引起張春帆的妒嫉，甚至可以說是「小人之心」。

在筱丹桂這方面，臨死還斤斤於「我的身心是清白的」之爭，可見他們是「清白」的。即使退一步說他們之間的感情潛伏着「愛」，這「愛」還是純正的，是屬於靈方面的，要不然，靈肉合一了，筱丹桂也許倒反而會得不死，一個封建環境中長大的女性要是把肉體獻給了第二個異性，她在精神上也許有了寄托，有了憧憬，即使她不敢明目張胆和同居者要求脫離同居關係，她還可以有私奔這一條出路。

而筱丹桂是清白的，於是她苦悶徬徨而祇能走了下策，用死來作爲消極的抗議。而以法律眼光看，筱丹桂和張春帆的同居，竟連「妾」的地位都不存在。

在此，我並沒有新章鼓吹「互交」的意思。我祇是想說，從封建殘餘而到新興資本主義這樣的男女關係，至少消極地還是存在着進步的意義。

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女人的苦痛」，雖猶「更比男人甚一重」，可是較之封建社會，她總在法律上有了獨立人格，而允許她愛她所愛的。

誠然，要是被丹桂敢這樣做了，今日到殯儀館來吊唁的這些較落後的越劇觀衆，這些大半還爲封建殘餘的思想矇蔽着的小市民層，他們的批評將是怎樣還很難說；而被丹桂自己，將在自己的思想領域裏經過多大的掙扎，矛盾，痛苦，也自不容言。

可是，這正證明，從封建殘餘的疆域裏蛻變到較新的思想，是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氣，一種不顧一切的，不避免一切痛罵，不避免一切譏刺的勇氣！

其次，從這次被丹桂死後八姊妹（因尹桂芳在香港，故九缺一。）團結所表現的力量，也着實證明了「團結就是力量」。竺水招說：「我們十姊妹有過誓的，一個人有事，其餘九個人要出全力，我們不能讓人家說我們沒用！」（十月十五日新民晚報）因爲八姊妹的義氣，因爲她們的出全力和張春帆周旋，加上「深入民間」的廣大的觀衆羣，她們博得了全社會的同情，這勝利，洗雪了女人無用的妄說，也說明了團結起來和壓迫她們的敵人幹，她們的勝利是有把握的，而這給社會的影響，也遠超了阮玲玉死後。

時代終究是在進步着，被稱爲「弱者」的女人，她們也站起來了，並且團結起來了。可是從被丹桂的死而贏得的勝利，並不是真正的勝利，因爲這是用被丹桂的生命換來的，若干落後羣衆的同情，也許還是爲封建殘餘的思想矇蔽着，他們祇是覺得被丹桂死得太慘了，是激於一時的義憤。

要真正的贏得勝利，我們不能以一個有希望有前途的藝人的血肉之軀賠上生命來邀人同情，更不能以悲慘來換取封建殘餘的可憐作爲基石。（當以爲人家是可憐的人，他自己就是可憐的。）有一天，像被丹桂這樣的人，她有勇氣敢挺身與張春帆索取自由了，有義氣的姊妹們挺身而出「有難同當」地出來「出全力」而贏得了勝利，不爲封建殘餘的明槍暗箭冷嘲熱諷所嚇退，所戰敗，那才是真正的勝利！

至於被丹桂的胞兄錢伯仇，這一個在靈堂上祇以她的胞妹的血汗錢爲念的糊塗蛋所表現的醜劇，那祇是證明，在封建殘餘的社會裏，他們是爲了錢可以六親不認而忘了胞妹的血海深仇的，這正是封建殘餘所暴露的本色！和「打花鼓」裏的丈夫是同型而二種脚色而已。

時代是終究在進步着的，十二年前死了阮玲玉，影劇圈現在在男女關係上已經稍稍進步了，可是這步子還是太慢，影響還是很小，以致在較落後的越劇界中，還是發生了像被丹桂這樣的慘劇！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四日。上海。



折桂曲

姚蘇鳳

為越劇女伶筱丹桂之死而寫

這一個人的死亡開始在十年前的一日，別相信這裏也有過生命有過快活。許多熱鬧只為一齣悲劇預先佈置，準備了浮華的生去對照着必然的死。

有許多女孩子從小就有爸爸疼愛媽媽歡喜，吃的穿的玩的要什麼有什麼，真好福氣；却也有許多女孩子生下地來就孤苦伶仃，祇能讓殘酷的環境去安排殘酷的命運。

在魔鬼的打算下先做一注廉價的買賣，女孩子又正是個陪錢貨，何況又沒錢可賠！

多少換一點錢也好割幾斤肉打幾斤酒！

——一把古老的算盤上動着魔鬼的黑手。

那買主說：「這件貨色真是毫無用場，

女孩子除了長大後做婢妾外還有什麼辦法想？」

總算有一個戲班子還願意冒了險下個賭注，

「賣下來教她唱好了戲該還有點好處！」

弱者自己聽天由命全沒有半點主張，

在生活的鞭笞下辛苦如牛馬恭順如羔羊。

一個童年鋪滿了幽黯的戲台上的啼笑——

眼淚為自己流，笑却永遠是別人的材料。

別相信瓦片會翻身，人的命運會否極泰來；
別相信上帝給了她苦惱也會給她恩惠；
別相信她的才幹，美麗，或者金錢和聲名都有幫助，
會讓她有一天昂起了頭走向快樂的道路。

那全是一個無名的編劇者——也許就是上帝——
爲一齣未完的大悲劇弄一點小小的玄虛。
難道你看見春天來了就不知道春天要去？
難道你不知道春天裏本來就儘多着風風雨雨？

無論她的名字被寫得怎樣大，說得怎樣響亮，
可沒有人知道她一直被壓迫被束縛得遍體鱗傷。
好像她什麼都不缺少什麼都很可以滿足，
可沒有人知道她從沒有自由也從沒有幸福。

在她能够清楚的時候她已經糊塗得太久太久，
在她需要反抗的時候她已經委屈得抬不起頭。

這一齣命定的悲劇不許她走出悲劇的氛圍，
走過了一重森森的高山又走進了一個茫茫的大海。

我相信每一個弱小的女人都經歷過同樣的災難：
被當做貨色買賣，被當做玩物耍弄，被當做奴隸支配。
祇有糊塗虫一生一死還能裝點出歡笑來沾沾自喜，
如果有一天看穿了自己的底細又怎能不背人彈淚？

於是忽然有一天她想從漫天陰霧裏拉出陽光，
偏又沒有一份聰明和一份勇敢走向大空的明朗；
等這條路走到了盡頭，那條路又走不通的時候，
她便絕望地倒下來——倒在一條其實不是路的路旁。

悲劇的編劇者在這裏才算是大功告成，
他最後用血和眼淚寫下了「做人難，難做人。」
其實做人不應該這樣難，我想：假使她不是殺丹桂，
假使她不是一個女人，不是生長在這樣一個悲劇的社會！



夜行記之一：

冤

鳥

沈寂·文
樂漢英·圖

這通信站裏連一條被子也沒多；我和瀾祇得脫下自己的外衣，渾身緊緊一裹，躺在草堆上，兩個褲腳管怕風地用繩紮住。老闆娘幸災樂禍地在一旁蹾着，等我們躺好了，就挪動她腫腫的身子走到裏房去。

燈一撤開，外屋便頓時漆黑，什麼也看不見。暴風漫天漫地吹刮着，我們很清楚地聽到沙石在屋頂瓦片上打着旋，瀾和我睡在一頭，他嘴裏「嘶嘶」吸着氣，不斷把身子移近來。但沒翻幾個身，他便睡着了。

我從來沒有遭受過這種寒冷：冰風一條蛇似的從門縫外吹進來，直往我們身體裏鑽，皮膚上起着一層層疙瘩。人包在外衣裏，彷彿繭中的蠶，縮成一團。整個身子被扔在冰窖裏，腳指凍得發痛，我在黑暗中胡思亂想；略微一朦眼，便立刻凍醒過來。

朦朦朧朧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外面的風似乎平靜了些，但是氣候比方才更嚴寒，我東尋西找是發抖。忽然，從柴房裏傳出來瑣



碎的脚步聲，我警覺地昂起頭，在黑暗中睜大兩眼傾聽着，先聽得門的啾啾聲，接着一顆黃豆似的燈光，隨着脚步聲漸漸移近來，在那黯黃的光量裏我看到一個滿是皺紋的臉，就是昨天替我們燒洗腳水的老人，他舉着燈走到我身邊，見我縮成一團，睜着眼望着他，便同情地慰問一句：

「你沒睡着？」

我對他笑笑。

他遲疑了一回：

「我去拿被子來你們蓋。」說着，不待我回答，就又拿着燈進柴房去挾了被子出來，這條被子也沒多少厚，面子破了一大塊，被沿很穢，像有幾年沒洗，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他替我們蓋上了，而且替我們四周塞住，我感激地道謝着。

他咳嗽了一陣，走到灶前去，塞了一把乾草到灶洞裏，生起火來。他節省地把燈吹熄，從灶洞裏映出來的火光，照紅他半個身子，屋子裏也漸漸暖熱起來了，但是我再也沒有睡意，眼睜着他顛巍巍地用木瓜在水缸裏把水一瓢一瓢的移到鍋子裏，又把米倒了下去，然後蓋上鍋蓋，回到灶洞前，握着一把火拊，靜靜地管着火。

我羨羨着火的溫暖，禁不住從草鋪上跳起來，把被子重疊地全蓋在瀾身上，走到老人身邊去，他知道我的來意，就縮縮腳，

讓我進去坐在裏面，梯子很小，兩人緊緊地擠在一起，灶洞裏的火正熊熊燒着，燒的是松枝，不斷地蒸出脂水來，身出一種松香的氣息，我將兩手放在灶洞邊烘着。

我起先以為那老人一定會開口說些什麼，或問我些什麼，但他一動也沒動，背靠着破牆，捏着火拮，兩眼安靜地望着火，彷彿變化無窮的火箴引誘了他。他穿着一套黑棉襖褲子，有幾處破了，綻出棉花來。他沒有扣上紐子，只是相對一疊，束着一根丘八用的綁腿布，領口撇開着，露出來黑黯黯的皮膚，似乎他祇有穿這一件棉襖，褲脚管用繩包住，沒穿襪，鞋子沒了跟，右腳鞋尖也破了一個洞，露出腳指來。頭上戴一頂燙鍋帽，兩旁髮鬢已經花白，看樣子至少五十多歲，牙齒也缺了幾顆，但是找不出一根鬍子，下巴光溜溜的，在火光的映耀下，發出紅光。

「大叔，」我搭訕着：「你起得倒早。」

「唔，」他祇點了點頭，從喉嚨裏應了一聲，但大概又覺得太冷待了人似的，接着解釋着：「我替他們燒飯。」

「你是這兒老闆的……？」

「身子！不是這個老闆娘的，我姊姊活着就够好啦，沒福氣！」又加了一句：「這太婆兒可真潑辣哪！」接着嘆一口氣。

在這短短的幾句話中，他吐露了他現在的處境，我同情地望他一眼，他仍是那麼安靜，可是我彷彿在他兩顆呆滯的眸子裏瞧出了憂鬱的光茫。

灑打了個轉身，發了一句囑語，又睡熟了，老人朝那邊看了一眼問：

「你們同志哥上那裏？」

「斗門橋。」

「斗門橋？你們打算套「大瓶漕」走，還是翻馬鞍山？」

「聽說套「大瓶漕」要多一半路。」

「可是馬鞍山這條路太險。」老人警告地對我搖搖頭。我遲疑了一回，無可奈何地：

「沒法子，大叔，軍隊裏的事，一個袜子也担誤不得。」

老人剛纔塞了一大把柴進去，這時候火勢猛烈起來，青綠色的火舌貪饞地伸到洞口外舐着，掛着的塵埃，被熱氣熏得搖拽不定，我從柴堆裏拾起松菓，扔進火裏去燒着，散發出一種清香的氣息。

「這幾天有沒有情況？」我探詢着。

「鬼子在清鄉，」他噴了噴鼻：「爬山佬（土匪）很多，常常在馬鞍山一帶作亂。」

我沉默下來，心裏不免為明天的路程而就憂，他似乎看出我的心事，立刻安慰着：

「馬鞍山山脚有一家小鋪子，你們到那兒向老闆問個訊，可過不過去，出門人萬事小心點好。」

我們沒有再說什麼，全凝視着洞裏的火，我扔進去的那顆松菓，被熱度蒸發着，四周冒着水泡，老人不斷地把柴枝添進去，必剝爆裂着，常常有一二粒火星跳到洞外來。

忽然，我迷糊地聽到了個奇突的聲音，我立刻警覺地撞了一下老人，做了個手勢，要他仔細聽，四周靜靜的，空氣頓時很緊張；他也有些驚慌地豎起耳朵。

那聲音漸漸近過來，但忽然又遠了開去，使人捉摸不定，祇

覺得很奇特，很淒涼，一時不容易聽出在叫些什麼。

我困惑地望了望了老人，他釋疑地寬心笑了一笑，用手又去添柴：

「這是冤鳥！」

「冤鳥？」

他點點頭撥着洞中的柴，我好奇地：

「牠在叫什麼？」

「牠叫「歸歸擺，歸歸擺，」！」

「歸歸擺是什麼？」我打開砂鍋問到底。

老人微笑着，兩手做出一個互相併合的姿勢：

「歸歸擺就是兩個東西併起來的意思，這是我們這裏的一句土語。」

「作啥叫牠冤鳥？」

「冤鳥是人變的。」

這在我簡直是一個奇聞！

「人會變鳥？」

那老人沒有立刻回答，先用柑子從柴堆裏拊來一大捧柴，放在腳邊，然而一枝一枝扔進去，畢剝的爆裂聲更響亮，他兩眼憂鬱地望前而熊熊的火，關口就講故事：

「我們這裏「大斗門」是個苦地方，巴巴結結，一年收成還不够一家子塞飽肚子，家家戶戶就在種了一方田外，還養了一屋蠶，老天爺有眼睛，給我們一村子好桑樹，有一雙手，一天到晚隨你摘十五二十籮。不過養蠶是件苦事，白天摘桑葉，摘來桑葉要剔過，硬梗子不要，有虫的不要，剔好了用刀細末細碎的切成

一絲絲。半夜裏，要起來三四次餵蠶，怕有人來偷，又怕老鼠來吃。等蠶結了繭，人也脫了力，才得掙幾個錢來，真是用血汗去換吃食啊！」

「後來，」他嘆了一口氣：「後來這村裏來了一個有財有勢的地主，人家都叫他黑臉判官，我沒看見過，據說一個臉生得像炭盤，他眼紅這一村桑樹，就仗了官勢，把「大斗門」所有百姓的桑田全買了去，你不買給他，他叫官府來壓你。一個巴掌，一個甜棗，瞪着眼睛讓人將你家產搶了去，祇換來百來塊錢。」

他添了些柴：

「窮雖窮，可還得活下去，老天爺賜給你一村桑樹，難道還散給你一村珍珠？要塞飽肚子，還得養蠶，可是桑樹是人家的囉，你要，你得向黑臉判官去買，出錢買自己的桑葉！同志哥，你說這天下還有個公理嗎？」

我苦笑了一下，同情地搖搖頭。灶洞裏，我剛纔扔進去的一那松菓，已燒得焦黑了。

「那時候，有一個叫馬老爺的，」他接下去：「馬奶奶早死了，留下一個女兒，叫金姑娘，爺兒倆苦苦做，倒還過得去，可是桑田一收去，養蠶時節那裏還有錢去買？馬老爺就求爹爹拜奶奶的，到黑臉判官那裏去求，先借幾十籮，賣了蠶，加倍歸還，可是黑臉判官，他真是判官心腸，看人死，一連搖了十來個頭，馬老爺垂頭喪氣回來，一路想着，想着……」他說着，也低下自己的頭，嘴裏喃喃地重覆着兩句：「想着，想着……」說得很輕，越說越輕，輕得快聽不出的時候，他忽然抬起頭，憂鬱地望我一眼，充滿了怨憤的聲調：「同志哥，一個人窮得叮嚀響了

無親無鄰，呼天天不應，入地地無門他除了死，還能顧得到些什麼！我不是庇護窮人，祇有窮人才曉得窮人的苦！」

灶洞裏被燒焦的樹枝塞住了，他用火拊一陣搗，留出一個空隙，火燄又猛烈起來。

「自那天後，貸借不到手，蠶不養又不能過活，就誰也不叫幫忙，叫金姑娘洗清竹匾，張羅一架子，金姑娘問他：『爹沒有桑葉，養啥蠶啊？』他一聲不響到了晚上，叫金姑娘先睡，自己看着蠶，等金姑娘第二天醒來，竹匾裏滿是桑葉，桌子下還藏着兩筐籬，每天這樣。金姑娘不敢多問，就是問，馬老爹也是一聲不響。」

他忽然聽得鍋子裏起了蒸滾的聲音，就把火拊交給我，去拾起鍋蓋，用籬子搯了幾搯，回來又坐在我身邊，還沒等坐定，就性急地接下去：

「有一晚，半夜裏，金姑娘被一陣敲門聲驚醒過來，她一骨碌坐起，只聽得有人在門外喊：『金姑娘，金姑娘！快到桑田裏去看你爹。』金姑娘來不及問別的，披了衣服就衝出門口去，天黑沉沉的，全是霧，五步外看不見人，她跌跌衝衝的朝桑田走去，一路上心裏亂猜着，越走越近，心裏也越加不安，漸漸地在迷霧中，她看見有很多昏昏紅紅的燈籠光，她一口氣奔到桑田上，她看見她的爹，她看見了，她看見她爹倒在地，一顆血淋淋頭



滾開丈把遠，眼睛睜得像銅鈴一樣……！

他的眼睛也睜得很大，火光在他瞳子裏閃耀着，像兩粒火星，他緊緊地握着火拊，彷彿能把心裏的憤怒在那手的力量上教發出來，他接下去說得很急：

「可是那黑臉判官還不能罷手，他一把拖住姑娘罵：『你爹偷去我桑葉，現在要你來歸還！』金姑娘一句話也不說，血睜睜地瞧着黑臉判官，兩排牙齒咬得粉碎，忽然——」老人認真地做了個手勢：「金姑娘結結實實打了黑臉判官一個耳刮子，翻過身來，捧起她爹的頭顱，心碎腸斷的朝天喊一聲『爹爹！』就朝河邊奔去，投了水！」

他說得那麼急，使他微微有些氣喘，他靜了靜：

「等人家趕到河邊，祇看見從河裏升起一陣黑煙，煙中露出一隻小鳥，那小鳥就是金姑娘。她變了鳥還不忘記爹，就一天到夜冤屈地叫着：『歸歸歸，歸歸歸！』她『安爹』的屍身和頭顱歸歸歸！」

灶洞裏的火快要熄滅了，祇有一部份餘燼在發着紅光，他呆的坐着，兩眼惘然地望着前面。

門縫裏透進來一絲曙光，我默默地站起身，推開門，走到屋外去，天已大亮，但很冷，一陣風吹來，我冷得起了個寒噤，昂着頭，接連打兩個噴嚏。



游美通信之二

在美國遇到感恩節

令狐慧

，聖誕連元旦放二星期。我們在國內過聖誕，却不曾真真正正的過感恩節。而在這裏你可看出感恩節對美國人之重要，而且只有美國人才過，別的基督教國家沒有同樣的節日。

一天晚上與一個來自紐約城的女孩子裘蒂 (Judy) 在交誼廳的咖啡室裏閒談。感恩節沒有到，感恩節的空氣已經很濃厚。一過感恩節，新年就很快來了，在這一個月內是美國人最高興的時期。我們小城裏的主要馬路上已經佈滿松柏燈彩，這是由政府主持的。報上已登了聖誕大減價的廣告，商店櫥窗已經換了新的裝飾和擺設；學生們已經在談論聖誕回家去的事。這一切聖誕節目的前奏，都是在感恩節開始。這種氣氛使我們

在學校圖書館門口，我注意它開放的

時間。一年四季，連星期日也開放半天，全日關閉的只有一月一日元旦，七月四日國慶，十一月末一個星期四感恩節，與十二月廿五日聖誕節。學校校曆，一年分三個學期，其間除國慶日放假外，沒有長假期，只感恩節放三天

外國學生思鄉病加重。遠在一星期以前，青年會與女青年會聯合寫信給我們，說是本地的居民或教授家庭願意有遠離家鄉的外國學生與他們共享感恩節豐宴，如果我們喜歡被邀，可把附着的明信片填上名字與地址寄出。我這樣寫感恩節的氣氛，不過是想說明它對美國人的重要意義。雖然我在國內的美國友人處聽到過關於感恩節之事，不過我仍不十分明瞭它的意義，因此那天遇見裘蒂，我就問她。

裘蒂來自紐約，一個愉快，和靄，而又會講話的女孩子。我在一個集會裏遇見她，我們很快就成了熟朋友，這是因為她對中國感興趣，而我又厭求詳的從她處學習美國習慣和俚語的緣故。她第一句話回答我就是：我是幸運的，她却没有被邀赴「感恩節宴」。在這裏，她對「感恩節宴」下了一番解釋。

遠在開國之前，來自歐洲的移民，在新英倫登陸，住下來，所遭遇到的苦難是人類最基本的苦難：飢餓。冬天一到，他們既寒且餓，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救星來了，友善的印地安人帶了大批的食物來救濟他們。白人驚喜若狂，立時燒煮，與紅人聯合舉行一個大盛宴，把肚子填飽。他們以為這是上帝來救濟他們的。因此在每一年中，他們把感恩節看做僅次於聖誕的重要宗教節日。每年到十一月末一個星期日中午，一個家庭的人，如果可能的話，必須在一起吃飯。(情形正如國內合家吃年夜飯一般，有時也跟親戚友好，午晚互請)。那一頓飯，大人儘量的吃，通常吃三人之量。小孩子在那一天是惟一可以隨意亂吃而不受限制的日子。裘蒂不能回家去吃豐盛的飯，

因此她以為外國學生能被邀赴宴是一件很可快樂的事。我們在國內，只知聖誕節是吃火雞的，這裏他們在感恩節也吃火雞。看紐約等地報紙，飯店廣告已把「感恩節宴」的價目登出來，通常是二元。

×

×

×

一天下午從圖書館回家，同居的凱尼對我嘻皮笑臉的說：「史蒂芬斯女校有一個女孩子叫恩妮的，打電話來給你過了。」

「史蒂芬斯？」我一怔。我怎會有女朋友在那面？我簡直不能相信。凱尼給我電話號碼，我立時打回去。那位女士說，感恩節晚請我與另一個中國學生吃飯。這是那張明信片的回音，沒有可奇怪的地方，不過我很覺得高興，因為近來在外面館子裏吃三明治，牛排，Hamburger等，已經吃厭，很想嚐嚐火雞，與豐富的「感恩節宴」。那天晚上，同屋的法蘭克收到他母親自紐約長島郵寄來的燒熟的雞，一個大巧克力蛋糕，一包胡桃，歡喜極了。從小失了母親的凱尼說：「我希望我有一個母親」。我在驚奇美國郵政之發達。

那晚上，我們六個同住的學生，有一個很好的辰光。我們吃雞肉和蛋糕。凱尼從鎖着的衣箱裏取出一瓶威士忌來，大家偷偷地就瓶口喝。房東老太太禁酒，聽見房內嘈雜，在門外徘徊。法蘭克拿塊蛋糕出去，說是母親自紐約帶來的。房東老太太關心了，走到樓下去吃蛋糕，始終沒有聞着酒味。美國人會真正的尋開心，他們吃了唱歌，把空酒瓶葬在字紙簍裏，然後

大家起立敬禮，為空酒瓶誌哀；接着是孩子氣的大笑。

這種都是感恩節的氣氛，而感恩節還沒有到。

十一月廿七日星期四下午，我出去逛街，整個小城寂靜極了。商店都關門，大部份學生不是回家去，就是趁假日到附近的聖路易或堪薩斯城（上述二地，各約需趁汽車四小時）去玩，也有往支加哥（約需十小時）去的。我所看見的是一個新年的景象。商店關門，街上掛松柏彩，人們穿得端端正正赴親友家。我心裏也覺得寂寞極了，灣到一個影院裏去看一張電影，然後回家換衣，下午六時，到另一個被請的中國同學王君的住處，等她們的汽車來接。汽車路程不到五分鐘。這是近史蒂芬斯女校的一家公寓裏，我們的二位女主人都是該校的教職員，年紀尚輕，一個來自考拉賴陀，一個來自西佛琴尼亞，都不是本地人，她們還請了三個美國男孩子，一個來自紐約州，一個來自塔納西，一個來自佛羅里達。而我們二個中國人，我代表上海，王君代表北平。主人點了四支蠟燭，關了電燈，屋外有此地極難逢到的月亮，一個很 *Sentimental* 的宴會。我確確實實的吃到了一頓到哥倫比亞城後第一頓豐宴。我們有冰可可口樂，蘋果汁，紫葡萄色拉，火雞，山芋泥，紅蘿蔔，綠豌豆，胡桃，珍珠米布丁，楊梅攀，和咖啡。在吃飯的最後一刻鐘，女主人問我們要茶還是咖啡。她們以為中國人喜吃茶，甚至我們吃茶不放糖與牛奶，她們視為奇怪。不過那一天我要了黑咖啡，不大有味，但令我記起在國內一位年老的美國友人，我們會經常到她家去吃黑咖啡，番茄濃湯與乳酪土司。那時我不

怎麼喜歡，現在我成了番茄濃湯的嗜好者。我忽略了火雞了。美國人認為的豐宴，即是一年二頓的火雞（感恩節與聖誕節）。她們問我中國有火雞嗎？當然有。她們問我可喜歡美國食物，我說：「我正漸漸在喜歡它了。」（I am going to like it）他們聽了大笑。可是她們決想像不到中國的茶館有各種各樣數十百種，聽到我說起清朝皇帝用飯時，桌上放滿一百餘碟不同的菜，她們簡直不信。

直到現在，我沒有看見過有用下人的家庭。不過在美國，凡事方便，做主婦並不困難。她可到市場買了小菜來，不用再洗，立時可煮。家有煤氣爐，電氣灶，買幾聽罐頭食品，什麼

都齊了。我們的女主人備了七個人吃的東西，大概很忙了一些時候，不過吃完了大家幫着她收拾，並不如如何麻煩。飯後聊天，一位小姐很高興的拿出一張千元的中國鈔票給我們看，談天的資料又逐漸轉入國內紛亂情形上面去。我們一看時間不早，還是告辭出來。這晚上有不平常的月亮，可是又飄了雨，前幾天又下過雪。易變的天氣！我不歡喜這里陰霾的氣候，可是他們說這是農村所需要的。我到底在美國過了一個典型美國化的感恩節。感謝慷慨的美國人。她們的友善使我安慰，但我還是想家。國內怎樣了？祝福受難的同胞們！

（十一月廿八日在密蘇里）

西區股票權威

維昌證券號



手續簡便

成交迅速

利潤豐厚

穩妥可靠

行情準確

服務週到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七十五號

經紀人：

鄭正偉

經理：

杜維藩

代客買賣證券
兼辦集團套利



每單位一百萬元
每逢星期三繳款
至次星期五取息

地址：愚園路百樂門三樓

電話：三五五九



• 建橋工程 •

橫貫東南三千公里

沈北宗

假如以首都喻作神經的中樞，遍佈與貫通各地的鐵路線無疑地便似運行於各部位的大動脈，浙贛鐵路在我國素被目為橫貫於東南的一條大動脈，自全國政治經濟中心區域的京滬，滬杭兩路延伸，由杭州出發經錢江大橋，蜿蜒向南折西至贛省，接連了原有的株萍南潯兩路，與貫通南北的粵漢路相啣接，使東南與西南脈絡相通，實為我國交通上的一大成就。但不幸的是甫經完成，於抗戰軍興即告破壞，勝利以還，交通部在今春才確定了這條路線的修復，十一月二十八日，欣逢浙贛路復路盛典，我也得緣參予觀光該路沿線工程。我們由上海出發，經杭州轉金華逕抵弋陽，再由弋陽改經公路直達南昌，接上南潯段以迄九江，全程共計在千數百公里以上，橫貫了東南三千里。

一頁滄桑史

從上海出發的第二天的午後，車抵金華車站，這金華紀念碑揭幕盛典也就在這里隆重地開始舉行了，除新聞記者一行十餘人外，尚有交通部長代表金士宣參事，浙贛路局長侯家源，交通部駐聯行兩總署魏代表惟恆等，當時聯行兩署長及金參事在揭幕儀式之前都相繼致詞，有的寄予此路無限期望，說它不僅是一條鐵路，並希望每一根路軌，都代表國際間的諒解，及聯總會員國無數人民伸手援助其盟友的精神；有的就在這時道出了此路的一頁慘淡經營不可湮沒的史實，撫今追往，令人猶感不勝滄桑；「飲水思源」，也許頗多人尚樂於不厭其詳的一聆此路的成毀的經過！

遠在距今二十年前——民國十六年，張靜江氏主秉浙政，鑒於國計民生的凋敝，乃高倡非厲行建設不足以資改進，建設首要端賴交通，遂發動建築杭江鐵路之議，當民十八年三月，浙江省政府正式組織了杭江鐵路籌備處，同年六月一日成立杭江錢路工程局進行開工，他們預定的計劃首先從杭州對岸西興江邊出發，經諸暨，義烏，金華，龍游，衢縣，江山等縣直迄江西的玉山，全程三百六十餘公里。但當時由於浙江省政府財政的匱乏，祇有一面發行建設公債，一面採用標準軌距建築輕便鐵道，在二十一年十一月開築金華至玉山一段，浙省府更將杭州電廠出售，並向中國銀行及杭州四行借款作為築路經費，又加借英庚款十四萬磅為購料之用

，到廿二年十一月方告完成通車，當時杭江路的完成，不單是浙江建設上一件偉大成就，當時在我國鐵道史上除了京張鐵路外，也可佔到了重要的一頁，因此也就增加了我國工程人員建築鐵道的決心。當時鐵道部也深感到浙贛兩省有繼續打通的必要，玉山到南昌一段遂於二十三年十一月間開工，全段二百九十二公里，由玉山越信江至上繞經橫峯，弋陽，貴溪，東鄉，進賢直抵南昌，於廿五年一月卒告完成通車，浙贛路全線貫通，鐵道部令將株萍線劃入該路，萍鄉至株州一段，原為粵漢路的支線，當時株州却變成了浙贛路的終點，全線長一千零四公里，它竟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二月內全部通車了，但所不幸的是這條經八年苦心經營的東南大動脈，在抗戰期間隨着國軍的西撤，予以逐段破壞了。

然而，我們又在今天看到復路紀念，真是令人欣忭的！

衢州訪聖齋

車廂中的臥舖並不較旅舍裏的寢室為遜色，在金華參加了紀念碑揭幕典禮後，當晚就在臥車中留宿了一宵。次午十一時左右車抵衢縣，我們在事先已早聽說衢州寓居着孔聖南宗的後裔，因此大家不約而同的均願驅車往訪。

孔子七十五世孫——孔祥柯，隨侍着他的七十四歲高齡的孔老太太（孔項軼羣），寓居在大街孔廟左鄰孔子奉祀官衙中，在這迫促的時間中，僅作了一次簡略的訪問：

據說他這一支才是真正的孔子嫡裔，祖籍山東，迨宋時南渡，他們的四十六世祖端友公因避金兵作亂乃遷徙來浙，居杭歷六世之久，才遷居今址，當端友公時以衍聖公職位讓弟，沿為正溯，就那時候便產生了北宗與南宗之別。迄遜清之季，爲了爭奪嫡裔，曾一度發生爭執，至今未寢其事。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從他們的內室裏捧出一座外嵌玻璃的木匣來，內奉孔子夫婦楷木刻像，孔子居右，孔夫人像居左，各高一尺，據說這尙係子貢當年爲乃師守墓三年中用楷木親手刻成的，遺留迄今計近二千三百年了，因歷年久遠，不免稍有損壞，在孔子的一尊刻像左右兩髻以及右耳均經損缺，現有者已爲後人重爲整補，因此與原來木質的顏色顯然有別。這刻像在這次抗戰期中衢州淪陷時，也曾被遷匿去浙南龍泉，故告無恙，這留傳二千數百年的珍品，也可以說是飽經戰亂的了。

因爲時間有限，無法與他們長談，當我們告辭步出客廳時，那位孔老太太猶滔滔不絕的訴說着他們是孔子嫡系的理由。

田園盡蕪胡不歸

金華紀念碑是揭幕了，碑上大書：「湘贛產米，浙江產鹽，浙贛路貫通有無，關係平民生計至鉅。勝利後重修斯路，會材料奇

劫後洪都舊遊地

記得當抗戰開始的那年，我曾參加了一個「救亡宣傳團」離滬，當時滬杭車已告斷絕，不得已由寧波轉蕭山渡曹娥江，抵金華赴南昌直迄九江，離開目前已經整整的十年了！因此這次亦可以說是舊地重遊，南昌在戰時所遭破壞的程度，僅次於長沙，勝利迄今，一切建設尙均未臻恢復，微幸的是有若干僅存的古蹟，倒能依然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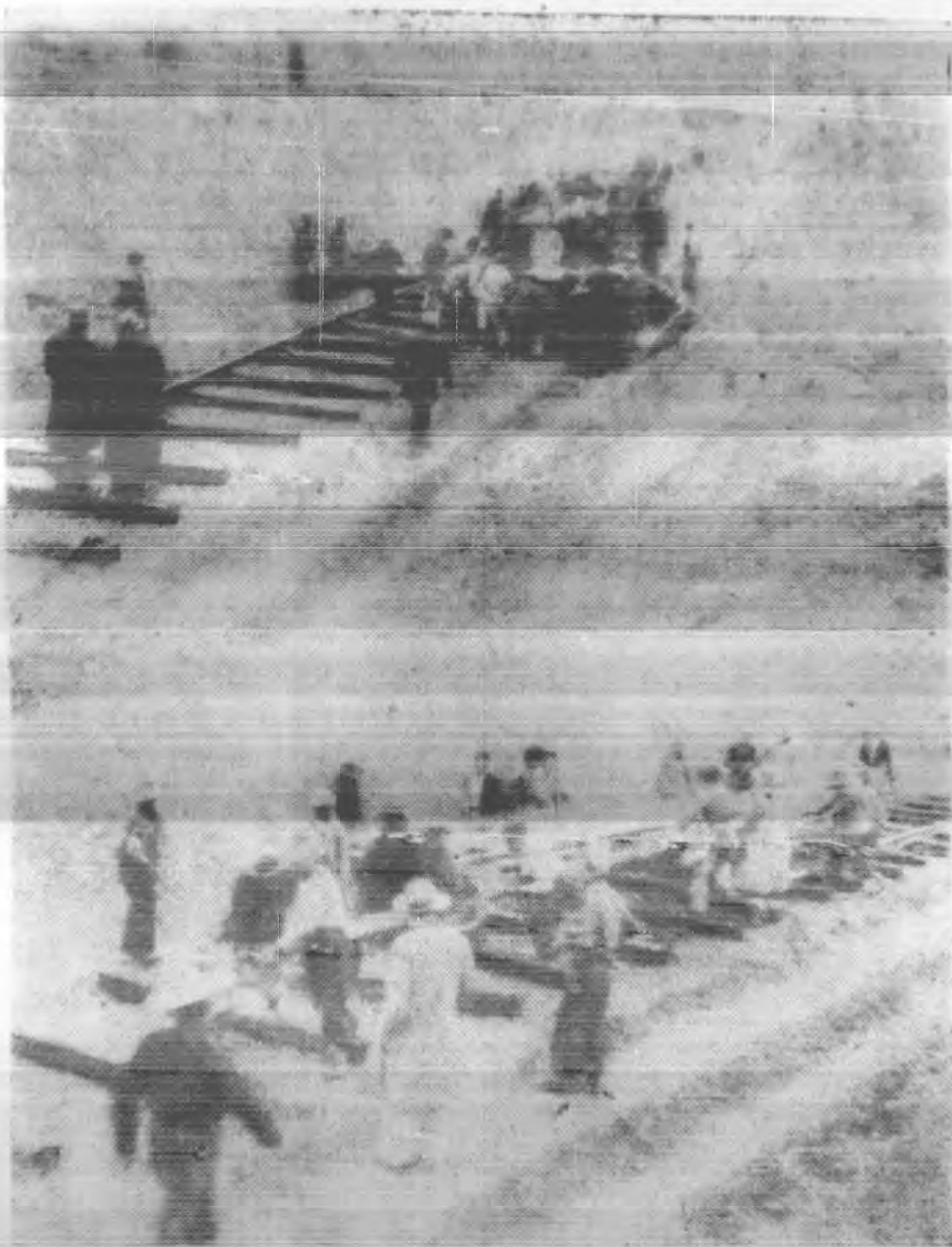
抵南昌的第二天的早晨，憑弔了滕王閣舊址，佑民寺，萬壽宮，婁妃墓等古蹟。

「物換星移，風微人往。」當年這座有似「桂殿蘭宮」的高閣，早隨江流的消逝而經湮沒，目前所能給後人憑弔的，僅有倒置

在滕王閣小學裏牆隅的一方「滕王閣」三字的勒石罷了。弔憑這些古蹟，徒然給人增加一些「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類緬懷往古的感觸而已。

南昌的東湖，當然遠不如杭州的西湖，但最近東湖也似披上了一件西式的外套，湖濱不乏西式的建築物，因為時序已入冬令，湖濱很少遊人的蹤跡，由東湖之濱直到佑民寺，距離並不十分遠，相傳這座寺宇是五代時梁武帝所建，當時原名大佛寺，迨唐時改稱永寧寺，明代改名佑明寺，迄清季復改佑清寺，到民國以後，當然也不得不把它改爲佑民寺了。佑民寺的規模不及杭州靈隱，及常州天寧等寺那樣大，但在它後殿却鑄有一尊丈六金身的觀音銅像，據說重有十萬八千斤，倒是其他寺宇中所罕見到的。

至於明代寧王宸濠妃婁氏墓，至今只與貧民窟爲鄰，城中的萬壽宮係一供奉道家之祖老氏的道院，現正在大興土木。古蹟名勝如此而已，所值得一提的倒是那條十年後而今重履的中正大木橋，此橋在初建時



• 浙贛路的鋪軌情形 •

勾起了一些興廢無常之感。

華中重鎮話九江

由南昌跨上了南潯路，探首車廂外，並未見到廬山真面目，潯陽江濱一片凋零的蘆葦，重復提醒了我這次並未遇到最適合的旅行季節，打開聊以解悶的隔日報章，得悉當我們達南昌的荊日廬山卻已初雪，行裝簡單，想登山遊覽的興緻是沒有了。

踏上了九江市街，但見沿路的瓷器舖有如鱗櫛比連，九江縣城雖小，市面却顯得熱鬧。再因為自從國防部九江指揮部成立以後，九江逐一躍而為華中六省指揮戰略的總樞紐，試看今日九江，戰艦巡弋江濱，顯得戎馬倥傯。其次論及九江的物價，簡直與滬地可相拮抗，目前九江的人口總計在十四萬左右，由於今年尚稱豐稔，所以當地對此物價問題倒也看不出如何惶惶不安的感覺來。但究竟戰事對於商業有着很大的影響，交通阻梗，商運壅塞，一切商業均受到了打擊。

抵達九江，也就算結束了此次浙贛沿線觀光的行程。我借用聯總駐華辦事處長克利夫蘭在舉行紀念碑揭幕典禮時所說的，作為全文的結束：「希望今日的紀念，可能為全浙江省人民重新進入新生活的紀念日。」

安目

眼藥水



主治

| | | | |
|---|---|---|---|
| 暴 | 赤 | 起 | 星 |
| 翳 | 風 | 火 | 腫 |
| 畏 | 障 | 滿 | 目 |
| | 迎 | 風 | 流 |
| | 光 | 羞 | 明 |
| | 黏 | 眵 | 糊 |

上海華美大藥房出品

人物畫虎錄之五

龍三公子在昆明

沙自成

喜歡票戲，也愛交朋友，有時候不免發一點少爺脾氣，原因也許是爲了打抱不平，因此有些人以爲他是仗勢凌人。

民國二十七年春，我隨着母校清華大學西遷到了西南的高原

昆明；因爲在中學讀書時我學過幾齣平劇，所以當我的雲南

友人薩君有一次邀我去「雲社」吊嗓子時，我非常高興地跟他去

了。我是學唱青衣的，記得那次先唱了一段「汾河灣」，後來又

唱了一段「坐宮」。當「坐宮」快板唱完了時，有一個年約三十

左右，長形面孔，額上有一條不太顯明的傷痕的青年走了過來：

他穿着一套草綠色華達呢的軍裝，兩只眼睛閃閃有光，剃的平頭

。他走過來拍拍我的右肩，笑着，用一口道地的昆明話同我說：

「來，我兩個配一齣「武家坡」！」我並不認識他是誰，看着他

的外表十分堅決而具有誠意，同時兩位在旁拉胡琴的並未等着我

的同意，而已在拉着「武家坡」老生唱西皮倒板「八月十五月光

明」的過門。我當時自然沒有拒絕的餘地。當兩人對唱完了時，

他說：「走！到我家去吃宵夜。」（雲南人在午後五時晚餐，所

以在八時左右還要吃一些東西，稱爲「宵夜」。）我也沒有主意

地隨他走出了「雲社」的大門，一輛奶油帶咖啡色，一九三八式

的福特汽車，正停在那裏，司機見了我也走了出來，

甚有禮貌的開了車門讓我們坐了進去後，我覺得至少應該知道這

位主人是誰！因爲這時候我來到昆明還不過半個月，根本不知道

雲南是怎樣一個天地，所以上了車後，我很靦腆地請教他說：「

先生貴姓？」他從軍裝右上面的袋裏，取出一張名片，正面印着

三個漢文正楷：「龍純會」，後面也印了四個仿宋體字「啓事另

箋」。當然，禮尚往來的，我也應該回給他一張名片，可是那時

我還不過是一個十九歲的大學二年級學生，根本不會印過名片，

當他問我的名字時，我說：「姓沙，可是未帶名片。」他聽了後

，又從軍裝右下面大口袋裏，摸出一本黑色軟皮的記事簿，並拿

一枝派克水筆給我，要我將姓名及地址記上。

汽車轉了幾個灣；到了小西門外象塘邊的「新村」八號門前

停下，他沒有同我客套的先下了車，推開屋子前面紗門走了進去

，我祇得也尾隨他進去。「新村」是當時昆明最舒適的住宅區；

每一幢都是一層的磚瓦西式洋房，而八號似乎比其他大得多。進

門後朝右轉了一灣，便是客廳，那客廳中安放了一張大沙發，一

半是仍由舊。中間鋪了絲絨地毯，地毯上放了一個矮圓枱，圓枱

上放了一盤茶葉，也隨上放了一個矮圓枱，圓枱

擦得光可鑑人，且都懸掛着兩層考究的窗簾，一層是黃色絲絨的，與牆上粉刷的顏色甚為相配。另一層是薄薄花紗。屋子裏的一個角落上擺了一盆約二三尺高的熱帶綠色植物，另在一角上有一個高可二尺的古花瓶，裏面插了大一叢芍藥花，放出芬芳的香味。當時我想到我自己三個鐘頭以前，還是坐在國立西南聯大的大統艙宿舍裏有臭蟲的木床上看一份印刷不甚清晰的「民國日報」，而現在是坐在這間完全二十世紀的客廳中，真有如置身天堂之感！當壁上垂着的一只八音英國老鐘正指着九點，叮叮噹噹發出一陣簡單而悅耳的聲響，然後再敲九下的時候，我的主人已除了軍服，換上一件悅目的長絨睡衣，踏着綉花拖鞋走入客堂。我很拘束的立了起來，他說道：「坐坐，宵夜已盼過了。」沒有兩三分鐘，一個年約十七八歲，面紅齒白，長得極為俊美的勤務兵進來說：「請用宵夜。」我們一同走入餐間，但見餐桌上擺了三副碗筷，我們先坐下來，立刻又有一年輕清秀的小勤務兵，送進來三碗雞湯米線（米線像麵條般用米碾成的線兒，是雲南人拿來作點心吃的食物。）另有四個碟子，裝上泡蘿蔔，大頭菜等，主人說：「不等她了，用吧！」我也被命令似的，開始着筷。當我的一碗吃了不到一半，只聞着一陣香粉味道，隨着一陣腳步聲。回頭一瞧，門口正走進來一位年可廿五六的麗人。她有一個圓的面孔，兩道畫得烏黑的蛾眉，一張塗着極厚口紅的嘴，兩只眼睛相當明亮，她穿的一套油綠色的軟緞睡衣，睡衣的口袋上，除綉了一些白色的花外，還有「FF」兩個英文字母。當主人見他走來，便將米線很急促的吃完了開來，但我因為那雞湯實在香美

口口：伊不坐下來便懷地吃。等男主人離了餐室，那女主人便問我道：「在那點（那兒）見着三少爺的？」——到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我今天認識的男主人，便是我聞名已久，當時聲滿西南的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第三位公子——所有昆明，貴陽，重慶人口中常談的「龍三少爺」。而這位女主人，便是他的女友梁蕙芳小姐。經她如此一問，我便老實回答說：「是在「雲社」見着他的。」她見我的米線已經吃完，又客氣的說：「要不要再來一碗？」我那時雖十二分想再來一碗，但處在這種相當不自然而且拘束的空氣中，祇得口與心違的回答道：「够了，謝謝！你家慢慢用！」隨着將筷子朝她點了一點，立了起來，回到客廳，茶几上已經有了為我預備的一杯普洱茶，龍三公子却開着收音機，在收聽從北平播送的馬連良唱的「甘露寺」。他的右手在拍着板眼，頭在搖動着，嘴裏跟着哼。我走進後，他停了右手的動作，在圓枱上拿起一聽三五牌香烟，意思是請我吸一支。可是那時我並不會學過此道，便雙手一拱，口稱「不會」，他聽了這段戲，便打了一個呵欠，我看看時鐘已到九時半，便對他說：「明早校中還有課，想告辭了。」但他說：「急那樣？我兩個談談嘛！你格是在雲大讀書？」我回他說我在西南聯大，並且告訴他來瀘不久，又談了一些別的，後來我喝完了那杯濃濃的普洱茶，雖然不會吸煙，當他第二次要我吸時，我居然也吸了一支。直到十時半，他離開了客廳，臨走時他要我等一下。這一等又是半小時，當他再走進來時，已換上一套深藍色帶條的西裝，在西裝的馬夾上，懸着一條金掛表練兒，與領口上一顆金領針，口袋上一對派克筆，一同放出萬道金光。他說：「走！」我們一同再上了車，他

先送我到學校門口，在我下車的時候，他說：『以後有功夫來玩，我是很喜歡朋友的。』我連忙答：『是，是。』車門開後，我目送着那流線型汽車，在昆明的石板街道上駛去，與那街道兩旁的古舊屋子店面，相映成爲一種不甚調和的情景。我就在這情形下結識了這個『有辦法的』朋友——龍純會。

★ ★ ★

龍純會是雲南昭通人，他是過去龍雲主席五位公子中最驕生慣養的一位，他大約是宣統三年前後誕生的。幼年時候，因母親去世得很早，他天生的又十分聰明，所以最得到父親的憐愛。抗戰開始，他已經是一個軍人，會帶着部隊，由雲南去貴陽，而轉到湖南，參加過第一次湘北會戰。但他不幸有一次在戰車上受了一點傷（他面孔上的痕跡便是如此得來的）。他對於唸書，正如同許多貴介公子一般，歷來不甚發生興趣。但他寫出來的字却並不俗，昆明市上有許多『龍純會題』的招牌，其中不少是他自己寫的。他一生最有趣的事，是愛『打抱不平』。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有些地方便使人視爲仗勢凌人。

★ ★ ★

有一次，我得到一封由他給我的信，但信封內並無信紙，只一張戲票。却原來他在昆明大戲院登台唱『捉放曹』，那時想買一張票一聽『昆明名票大會』，的確甚難。次日下午，我在未開鑼時，便到戲院，我的位子是在第二排中間，只見昆明各界送給他的花籃，總有二百只。那天一共是六齣戲，除了最後一句是青衣戲外（記得好像是什麼館主的『六月雪』），他的『捉放曹』

終空着，當他的戲將登台的時候，却來了一大行人，走頭的一個不是別人，乃是當時老百姓不易看到的龍主席，他穿着一套青色嘍嘍，中山裝，戴了玳瑁框眼鏡，走到第一排坐在正當中，而他後面有一位高高的，胖胖的，穿着黑色空花短袖綢旗袍的貴婦，便是龍雲的顧夫人。我正在忙着看他們，忽聽得台下一陣大吼：『好！……』原來龍三公子去着『捉放曹』中的陳公台，已經出場。他的戲裝扮相，比他在台下要好看得多。當然，這些衣飾是他自備的，因其新度與剪裁合身，也是使他顯得甚爲瀟灑的一個原因。這齣戲中，他唱得甚爲賣力，唱做兩方面都可以說無疵可指，但鬧了一個小小笑話，正當他和曹操在馬上，一個後頭跟，一個前面走，他唱着『聽他言，嚇得我，心驚胆怕……』那一段時，手中的馬鞭，不停的一上一下招展着。一個不留心，手中拿的那根馬鞭，閃的一下與他的手腕離關係，由台上落下，而不偏不倚地落到第一排中間。說來遲，那時快，第一排中間坐的他父親龍雲，如水中撈魚似的，就是那麼一下，將一根馬鞭接到手中，看了一看，仍朝台上輕輕地一拋，在台上正在唱着：『這才是，花隨水，水不能戀花』的龍三公子，也就是那麼一下仍然接到手中。如此；座上叫了一聲大好，又一陣鼓掌。這天的戲演完

後，我去後台預備給他打一下氣；這時候我已認識了不少瀟籍朋友，當我們幾人去到後台，他正在脫下戲衣，嘴裏含着一支香煙使勁的吸。我們說這次演出十分成功，他也甚爲高興，順便說：『明天要去逛西山，邀我們也去。』

次日我們又坐在他那精美的汽車中，一同去逛西山。他甚爲高興；自己駕駛着汽車，當車子經過馬街子——一個離昆明廿公

里的小鐘時，他的汽車將一個鄉下老百姓的一只老母雞給碾斃了，那鄉下人高聲大叫：『壓死了雞！汽車，停一停！』他果然停了下來，向那鄉下婦人說：『壓死了雞，要賠你多少錢？』鄉下婦人道：『一百元！』他也沒有多話，拿了一百元給她，仍舊向西山駛去。我們痛快的玩了一會，由他駕車回城，當他駛到壓死母雞的地方，見那鄉下婦人，面有喜色，便停了車，下去對那婦人說：『壓死了你的母雞，賠了你的錢，那麼，你應該將雞賠給我！因為這等於我買一只雞——城裏的雞還用不了這許多錢一只呢！你怎的拿了錢，不拿雞給我？』那婦人果然覺得自己理虧。但她在我們逛西山之時，已將那母雞用熱水淋過，去了毛毛燻在火上，預備有一個豐富的晚餐，決沒有想到這位先生會回來討還死母雞。她說：『死雞已經燻了，請你家原諒吧？』龍三公子不願意原諒她，一定要雞。後來那婦人祇得另外去捉了一只活的來給他，他才快樂地將牠放在車裏，可是汽車一開，這雞可不會坐過汽車，除在車子座位上拉了一堆糞外，且一高一低亂飛亂跳，正在為難的時候，見馬路上有一個小乞丐，他便又停着車，我們費了許多力氣才將這雞捉住，他接過去，送給那小乞丐，並對他說：『拿回去，將牠殺了當晚餐！』這小乞丐弄得莫明其妙，覺得喜從天降，接過母雞笑嘻嘻地走了。當他再看見車墊上的一堆雞糞時，笑着說：『今天做了賠本買賣，一百元買了一堆雞屎回來！』

在民國三十年，昆明已經有幾家下江人開的理髮公司，其設備之完全與裝飾之精緻，一如上海現在的第二流大理髮公司，但

那時在昆明有這種理髮店，已經很不容易。雖然代價奇昂，各而店門口總是車水馬龍，門庭若市，龍三公子他素來在「一樂也」理髮公司剃頭，這家的老闆，為迎合幾個「特殊顧客」的光臨，闢有另一間裝潢更舒適的屋子，要客來臨可不必等待。所以每當三公子那別克汽車在這店門停下，司機將喇叭撤出「哆咪唆咪」的聲音時，一定有專管接待的夥計們開門來迎接他，並請他到那特殊的小屋裏，立刻可以坐下，待高等理髮師，用一種輕巧而且足以使他感到滿意的手段為他理髮，當然，好茶，香煙，法國香水，美國生髮油……全都備妥，這種對待方法，使龍三公子在每次理髮時都感到適意，所以他平時理髮，大多數是在「一樂也」的。

有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他在當時南屏街口的一家「昆明大旅館」朋友處，打了一夜「沙蟹」，直到次日早晨，即禮拜天早上八點鐘，他已甚為疲倦，且感到頭癢。他想到能洗一下頭，或是理髮一次，一定可以舒適的。剛巧「昆明大旅館」的正對面，有一家才開不久的「明星理髮公司」，他便下樓，走了過街，推門進去。但見裏面高朋滿座，另外有幾個趾高氣揚，西裝畢挺的男客，一面在等候，一面看早報。這天他仍是穿上一套軍裝，因為一晚未睡，領口上的鈕子也沒有扣上，腳上又是一雙拖鞋。這「明星理髮公司」負責招待客人的人，也沒有把他瞧在眼裏，況且他剃的是平頭，（如果是「西式頭」，一定在剃好後得加油，吹風，如加上這兩番手續得必須另外加錢的。所以你去剃平頭，他們並不太歡迎。）他走了進去，四面一看，已滿了座，便問道：『格有位子？』竟無人回話。他再指着一個在旁坐着且在看報的

廿二號理髮師問道：「我問你，有位子沒有？」那廿二號將報攤下，隨着打了一個呵欠，仍舊坐着說：「你要理髮？」龍三公子說：「我不理髮向你幹什麼？」那位廿二號懶洋洋地立了起來，順手拖過一張方凳，將牠放在一個光線不強，牆上無鏡的角落上，喊道：「剃平頭的，這裏來！」龍三公子便走去坐上，閉着兩眼，隨他剪剃。不到十分鐘，廿二號敲着他的後背說：「好了！」三公子覺得如斯之快，不但頭癢依舊，而且覺得剪了後更不適意。便對廿二號說：「剪好了，鏡子借來照照！」當這面鏡子放在他面前，他方發現這平頭，剪得右邊高，左邊低，太不公平，便要求廿二號道：「右邊高了，你再剪去一點！」誰知道這廿二號發着脾氣回答說：「我們理髮，祇有一道手續，我還有生意在等，你高興便付錢，不高興便不必付，可沒時間再替你剃一次！」這位龍三公子，恐怕一生也沒有聽過如此刺耳的話，也沒有受過如此不客氣的招待，真令他氣到萬分，順手在一只椅子上拿了一只吹風，朝廿二號擲了過去，大喊：「豈有此理！我拿錢來剃頭，你如此待客人，你如有種，走過來！」正在這時；在對面「昆明大旅館」打沙蟹的朋友，也散了場，大家走過來預備看看龍三公子，如果他理好髮，可以一同去冠生園吃早茶。正進了門，聽了三公子擲過吹風在罵那廿二號，衆人擠了進來，經三公子簡單地解釋後，當時大家認爲這種理髮店，非懲他一下才可消恨。因此衆人見了香水瓶，凡士林瓶，吹風，拿了便朝鏡子上擲。一時秩序大亂，那些西裝畢挺，正在理髮的，有些剪了一半，有些加上了肥皂水，還未曾洗，都恐挨打，三步兩腳，抱頭鼠竄而遁。這寺，理髮店的老闆名叫王胖子的，在樓上已經睡醒，聽見樓下

大亂，科頭赤足，走了下來，原來王胖子曾在「一樂也」做過，所以認識三公子，下來一見三公子在發脾氣，他知道這一定是招待不週，得罪了人，連忙作揖打恭，哀求着說：「三少爺，什麼事體講得清，請大家息怒！」旁邊看熱鬧的理髮師與一些胆大的客人，一聽王胖子口稱「三少爺」，便各自目瞪口呆。當然，廿二號理髮師與三少爺所發事故的前後，他們都目見的，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分，那廿二號因性命要緊，已經由人叢中逃得不知去向。三少爺使着力，向王胖子的右臉打了一記耳光，教訓着說：「下午五時，帶了廿二號到我公館裏來，今日將門關上，不許再做生意！」說罷便帶着一行左右，走出大門，仍是餘怒未消，吩咐左右，將大門上面六個很大的星形上刻着「明星理髮公司」六字，拿來作招牌用的木牌，也搗得粉碎，僅餘「明」，「公」兩字後，大家才分乘幾輛汽車，往冠生園吃茶去了。

那天王胖子費了許多時間去找廿二號，可是他已經逃之夭夭。四時許，只得硬着頭皮，獨個兒來到龍府，三公子這時餘怒已消，況且午睡已足，頭已不癢了。見他獨個兒來到，便問：「廿二號呢？」當王胖子告訴了實情，他也並不堅持要找出這個人來，他就是這種脾氣；事情鬧了後也不記恨別人，除關照王胖子將明星理髮公司暫行關門外，並說：「你去罷！」那王胖子也只得自認倒霉，快快地走開。

過了一個月，明星理髮公司改成「明新理髮公司」，換了一塊新招牌，重新開幕，招牌上寫的是「龍純會題」。但裏面牆上本來四呎高的長鏡子都不見了，一律換了二呎長不到的短鏡子，看來是不甚順眼的。

請直接委託
京滬區鐵路貨運營業所

代辦

接貨 託運 押運 提取 送貨

● 手續續 ●

速迅 全安 利便 費省

隨到隨送 無需等候 倘有遺失 照章賠償 派員接洽 免勞跋涉 卡車接送 取費低廉

不需門檻精 ★ 不需人面熟

從事服務競賽 ★ 務求貨主滿意

辦事處

上海 麥根路
 南京 江邊下關
 杭州 南星橋開口

杭州

城頭巷二七號
 電話 一五二三七

南京

下關車站路八號
 電話 三二五三二

上海

北四川路虬江路路口
 電話(〇二)六二一五八
 六一六四一

被遺忘了的人

舒、蕙、文

蔡振華·圖



那天我在長街上背着雙手散步的時候，西方蛋黃般的夕陽正映紅了天際的雲彩。而你正翩翩地，似小蝴蝶般的浮翔過來。

你的髮際斜簪着一朵白色的山茶，是那樣的惹眼，又是那樣的誘惑，我竟忘了漫步的情趣，不自主地對你凝視着。在陣陣香風之中，我是沉醉了。

忽然有人拍一下我的肩膀，一串熟稔的聲音在我耳邊轟響起來：

「喂，你在瞧什麼？」——他正在找你呀……」

我知道這是誰的聲音。煩躁地，沒給他回答，祇是「唔」了一聲，說

「知道了，你去吧！」

於是，在一串腳跡的後面，遙遠的是我同伴的背影，更遙遠的是你的背影，調合在畫意中間，你佔有一個優美的角度。

在畫幅以外，遺留下我悵惘的眼睛。在細細地注視你的身影，消逝於海灘之極尖。

海浪輕輕地幽唱，水面閃耀着片片的光芒。

你踐踏着淺漣的細沙，到這島國的邊緣線上來，是爲了要拾取童年的懷戀，還是爲了要剪取西天的雲彩，作點綴你秀髮的絲

結？

我想，像你這樣美好的姑娘，總該有着個好的丈夫。

遠方的海鷗，斜掠過水面——遐想飛的太遼遠，把它掙着回來咀嚼，我笑着我自己的傻：

「管你什麼事呢？」

×

×

×

風雲壓得很低，很晦澀，我感到呼吸的沉重。

海洋中的變幻，宛如流星的閃動。在薄暮時分，我被同伴像我覓迷失路徑的孩提般，邀着回去。

我是今天剛剛第一次上這兒來的遊客。島國的花草太美麗，太值得讚美了。

到達了宿舍，却不料妳我正做了鄰居。妳住在屋子的東邊，我睡在屋子的西邊。

那時我不知道妳也住在裏面，只見見在我房間的窗前，爬滿了曼陀蘿的花瓣片片。妳家的窗帏映上花影，黑的線條和黑的花葉搖曳在微光之中，光和影交織出秀麗的畫面。我打開滿積塵埃的窗扉，花叢深處，密邃的香味吹撲過來，像妳身上所散播的香味一般樣。異樣的誘惑，異樣的醇美，這瀰漫一室的芳馥，使我

老是想著妳：想起妳輕盈的姿態，想起妳秀美的髮際斜簪着的山茶。就這樣我終夜未能入夢，我曾一度披衣起來，倚傍在厚厚的泥土層邊沿，諦聆秋夜的蛙鳴，和小蟲輕細的伴奏。我忘了我靠在窗沿，只覺着沉甸甸的，像會和曼陀蘿花作了整夜娓娓的清談。

我記不起我什麼時候上床，什麼時候進入夢圈，也不知道整夜天談了多少句囁語——都是關於妳的，不論是秀髮鬢眉，耀人的眼，動人的嘴唇……

第二天的清晨，我睜着微倦的眼睛，到沙灘邊沿洗臉去。在沙灘和藍色海線的中間，我發現了一個白點。我對於妳，視覺特別靈敏。一想，也許是妳。走近，越看越像，越像越看，呵哈！真是妳！妳在洗濯妳絲絲的長髮，海水倒映出妳的前身。妳也喜愛和海天做伴？正和我常愛掬起海水抹擦睡眠的夢痕，使溶為過去的消逝的雲烟一樣。

我隨便的蹲在海線上，藍水中也映起了我的清晰的面影。把雙手掬起一堆水——海頓時搖幌着頭，不勝煩愁地。我胡亂抹了抹雙眼，抹去掉蕩生的，初來此地的迷茫。我變成了很熟悉這地方。我知道這兒有曠闊的天線，有悅目的藍海，有豔麗的花草，更有的是出乎意外，兩次在淺灘的平沙上碰見妳。

妳似乎覺着了什麼，目光朝我這兒掃射。海風飄起妳的衣裳，妳竟自飄飄地走了。我擦乾了臉上的水沫，仰臥在沙粒堆上。



；拉開窗帘，仰望着彎彎的月眉，好像有無盡的話要對月眉訴說似的。

妳沒有看見我，我却是在曼陀蘿花叢間窺見妳頭上白色的山茶。月眉在妳面頰上蒙一層薄紗，閃閃地發着白銀樣的青光。

妳唱了，唱得如此淒切，如此悲涼，簡直把島國的空氣變了質！我的胸腔感到了窒塞，跟了妳底顫音而顫慄。

我不信妳所唱的竟是一支悲歌，一支唱盡世界無敵手的人生悲歌！你有大而黑亮的眼睛，妳有神祕的眼睫，不料你却也有着逗人眼淚的歌喉！

這天夜晚，我又整夜睡不着覺，我在想妳——根本和昨天晚上不同地想着妳的悲哀。怎麼妳也會傳染了這種傷感的病症？我想，想了一整夜，整夜沒有睡覺，整夜在分析妳的這支悲歌。

幾乎成了習慣，我每夜總會聽到妳的幽淒的歌聲，這歌聲，

讓海的觸鬚——浪沫激打在我的衣服上，我的鞋子上，和我的臉兒上。我仰受着大自然的洗禮，心中直透着涼快。

回來，我帶着一身清新，聞着那曼陀蘿花的芬馥，又憧憬着月夜將臨——我是一直喜歡夜的，它會給我思索，懷憶，無知的神祕，和夢圈的徘徊。

終於，夜跟着曼陀蘿香味來了。我依稀又懷戀起妳家窗帘上黑色的畫意，花葉構成的圖案。

而妳，却俏麗地在畫中添上了一筆

好像是一顆塞緊了哀怨的炸彈，迎着我的兩耳爆炸開來。我沒法抵抗，差不多不敢再在月眉照射之下偷窺你的美麗的面龐了。早上奔到沙灘線洗臉時，見着你，似乎臉上又籠罩着無限的悵鬱。你臉色跟從前仍是一個樣，不過我從在夜間聽了你的哀音之後，自己這樣感覺着你是有着重大的心事藏在心頭的。

你每天還是翩翩來去，還是蝴蝶般的飄翔，還是替着一點白山茶。想，拚命地想，到底是什麼緣故？

問我的同伴，問我所有熟稔的朋友，他們都不知道。因為他們跟我一樣，都是纔到島國的，他們也每夜聽得低暗的幽唱，也曾給唱得逗下淚來，但不知道誰在唱。反而問我：「到底是什麼緣故？我也不知道，而且正在研究着呢。讓我找到了答覆，再來告訴你們……」

終於我探得了你的秘密。這是費了我好多心血和許多時間的結果，你有着個好丈夫，但是他並沒有給你溫暖。他祇知道每天怎樣多賺些錢，多費些時間在應酬上面。他居住在別一個鎮上，很遙遠，好像從來不知道應該走來陪伴你——他是個不懂得怎樣盡丈夫的義務的男子。

於是，你悲哀地唱了。想唱掉你的惡劣的情緒，想填塞你的空虛的生活。你長夜不絕地，傾吐滿懷的淒涼。

你像是被丈夫遺忘掉了！他並不顧念你的寂寞，祇是自

己顧着自己。他忘了他自己，也遺忘了你，真是一首淒絕的抒情詩。

我的耳孔裏，每天記錄着你的歌音。吟誦得真好，可是染有憂鬱的色彩，把我的耳朵騙得連看起來島國的花草也像沾上藍色了。

別唱了吧，你這島國的女兒！像海浪一般地，成天到晚，年年不絕的幽唱，唱到什麼時候纔能够不唱呢？



海浪是你的伴侶？是你的密友？

怪道你每天侵晨，薄暮，要到海線上去濯髮，要和海潮對話。你以海潮的聲響，來慰藉你岑寂的歲月？是不是這樣呢？請問。

還是爲了要拾取童年的懷戀，來裝點你如水的年華？

還是爲了要剪取西天的雲彩，來綴飾你褪了色的絲結？

你是離不掉海的，我相信。若是把你和海隔絕，一定會使你陷入無底的淒涼，甚至寂寞會把你咬死的。

★ 雄踞小型報的王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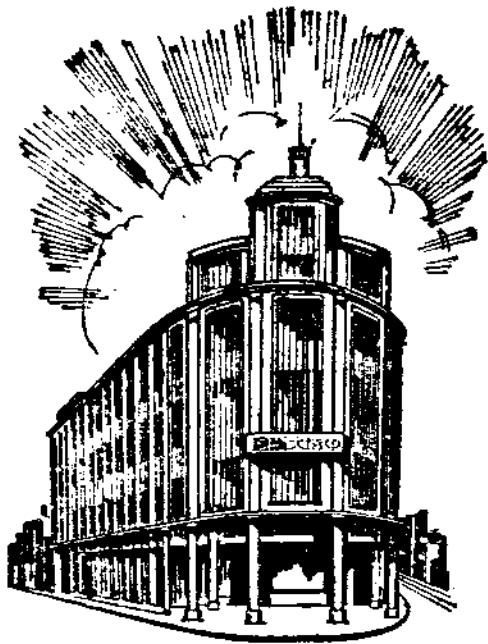
鐵報

各報攤均售

★

中法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 | |
|------------------|-------------|
| 董 事 長 | 趙 棣 華 |
| 總 經 理 | 許 曉 初 |
| 廠 長 | 周 夢 白 |
| 副 廠 長 | 沈 濟 川 |
| 主 任 藥 師 | 吳 冠 民 |



總管理處

上海北京東路八五一號，自建鋼骨水泥大廈，電話九二三三三……三號轉接各部，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總製造廠

上海中正西路一七九〇號，佔地二十餘畝，設備完美，規模宏大，技術人員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畢業，經驗豐富。

分店分廠

本埠設有分店五處，聯號一處，國內外各大埠均設有分支店及辦事處，在重慶設有分廠一所，西南區分公司一所。

著名出品

賜爾福多延年益壽粉，艾羅補腦汁，艾羅療肺藥，羅威健身素，九一匹藥膏，克嗽伏，胃寧，果導，滅痛，羅威沙而，及百吉牌出品各種藥片，針藥化學合成製劑，嬰孩兒面等藥品化妝品不下五百餘種。

創設簡史

創立於前清光緒十六年，迄今已閱五十餘載，歷史悠久，信用卓著，居全國新藥業之領導地位。

聯繫專業

中法化學製藥廠，中法油脂製造廠，中法血清菌苗廠，中華製藥公司，及中法化工實驗所，中法生物研究所等。



別小覷了一包泡泡糖，
它和中日戰爭也發生過關係。

泡泡糖大王的成功史

銅 駝

Leo Cullinane 原著·譯自「星期六晚郵」



• 泡泡糖大王華倫鮑曼 •

華倫·鮑曼(J. Warren Bowman)是本雪凡尼亞州的荷蘭人，他使許多家庭中的家長們懊惱發狂，以造成自己豪富的地位。他是泡泡橡皮糖工業的皇帝。這種不合理的事業，使他可以維持四位業已離婚的妻子的生活費，其總數等於杜魯門總統的薪水。他在費城有大廈，佛羅列達有地產，游艇，各式汽車以及其他豪華生活所必備的附屬品，現在的妻子是第五位，他的家庭裏，還有他的丈姆娘，也是同住在一起的。

在他費城工廠中，能生產四倍於其他製造家的泡泡糖，但還是供不應求。數百萬工作過度的小販誇口說：他們的賣買一個月有一百萬元，而店家有新貨裝到時；就有一長列年輕男女的顧客等着購買。泡泡糖成爲這樣重大的商業，竟使鮑曼可以在華盛頓僱用一名運動議員的人。

這種奇怪食物的風行，就是基於這種糖之能使父母親發狂的一點上。泡泡糖之不同於其他橡皮糖者，它有一種妙不可言的彈性，可使孩子們把一小塊東西在口腔裏運轉自如之後，吹成一個大泡泡。這泡泡掩蔽了他的面部，使他安靜一會，於是逐漸膨脹，大過孩子們的頭部，終於以一聲怪異的，洪大的聲音而告破裂。兒童們認爲這有極大的樂趣，即使這破裂的泡泡會粘到頭髮上，新衣上，或者不相干的路人身上，都不在乎。更糟的是這種嚼泡泡糖的習慣甚至已經蔓延到成人世界。國會中至少有三位議員是暗中偷嚼泡泡糖者，議會餐室中的樹架下層就備有鮑曼的出品。

泡泡糖大王以極度平靜的心境担任這個爲害於公衆的職務，因爲基於一個事實：至少對於他是把好玩的東西來使他致富



。但去年夏季他有一個時候感到懊惱，原來他八歲的女兒蓓蓓拉把一大包泡泡糖遺忘在一輛新買的旅行車座上。鮑曼自己把旅行車駛回去，很高興地告訴家中，買下了一輛新汽車，沒有注意到他方才是坐在一包泡泡糖下面。一直到晚上他參加一次晚宴的時候，再粘到坐椅上去。主人連忙借了一條褲子給他穿。當他開了汽車回來的時候，借來的褲子又粘上了其餘留在車座上的泡泡糖，也把一條褲子弄毀。更不幸的是，把留剩在車座上的泡泡糖收拾乾淨時，汽車座位因之褪色。鮑曼當時也大發脾氣。

鮑曼有着薄薄的嘴唇，長着稀稀朗朗的鬍子，好像是用軟鉛畫上一筆似的。這種形狀和他緊張的大黑眼睛，一撮非常清爽的灰頭髮極不相稱。鮑曼身高六尺三寸，體重二百二十磅，手掌很大。他在費城的泡泡糖工廠裏視察時，像一頭獅子潛身走近牠的攫掠物一般。

鮑曼是非常忙的。廿一歲以前，結了婚又離婚，而且破產過：三十一歲之前又結了兩次婚，其時已成爲百萬富翁；三十八歲做祖父，第四次結婚，四十八歲第五次結婚。今年五十二歲，第五位太太養了兩個孩子，再加第四夫人養了一個，第二夫人一個，共有四個孩子。

他的事業同樣沒有休止的時候。他不以專做少男少女的生意爲滿足，他還在向傳統的口香糖市場挑戰。可是在開始的時候，他只有遠大的思維，極度的聰明，和強壯的體力。

他的體格由他的父親約翰·鮑曼遺傳下來。他的父親是本雪文尼亞的荷蘭農夫，孔武有力。關於他的大力氣，在本雪文尼亞州的蘭坎斯德（Lancaster）傳說頗盛。約翰·鮑曼有一次在狂歡節上，拉住了一具測驗體力的機械，竟至把它拉壞。後來有人介紹他做大力士的職業，可是他的興趣却在農業。有一次一羣娛樂場裏的惡作劇者把約翰·鮑曼的馬縛了起來。老鮑曼不動聲色，拿起一具鑲有大理石，重四百五十磅的銅版搬到娛樂場裏，放在門口要道之處。他們費了六個人的力量，才把銅版移開，以後就沒有人再敢在老鮑曼背後作弄了。他還能解散爭鬥的場面，只是把毆鬥雙方用兩手執住，於是把他們推到街上。

小鮑曼在十幾歲的時候，老家從本雪文尼亞搬到新墨西哥。小鮑曼對於農場生活發生厭倦，十八歲時跑到洛杉磯去。他歡喜汽車，擅長機械技術，在一九一四年正月，他開了一家舊汽車拍賣行。鮑曼把樣子間租下以後，已沒有錢去買進汽車，因此他慫恿熟人把他們的汽車白天停在他的樣子間裏，到晚上再開出來。

這一種舉動居然吸引顧客，他們開始談起生意經來。鮑曼口才很好，出賣了停放在樣子間裏的汽車，一面去告訴原來的車主，他已覓得千載一時的機會，把他的汽車善價而沽了——當然要付給鮑曼一筆佣金。這樣繼續不斷的做下去，這方法使

鮑曼居然不用木鋤，做着汽車生意了。

在五月裏時候，洛杉磯的一家報館以榮耀字眼，稱頌鮑曼是在西部自營商業中最年輕的一人。然而另外一個汽車商對於這種捧場大為不服。他告訴鮑曼，他不喜歡這種兜銷汽車的方法。鮑曼回答此人也好：「在尊駕碰壁之前，鄙人早已從事於汽車商業矣。」這是很為魯莽的答語，因為當前的敵人保爾·霍夫曼（Paul G. Hoffman），就是今日史蒂倍克汽車公司（Studebaker Corp.）的總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舊汽車來源斷絕，鮑曼於是宣告破產。鮑曼羨慕驚駭場面，因此想加入軍隊，終因有心臟病而未准，旋進洛杉磯警局為警員。這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不過他只做了幾個月。怎樣會結束警察生活的呢，原來有一夜他在住宅區域附近喝住了一個「陌生人」，問他在此做什麼。「如其你是一個好警察，」是對方冷峻的回答：「你該知道我是什麼人，我是住在這裏的。我是警察局副局長。」平時鮑曼對於這種意外的頓挫能够辯解，可是那夜的口才被另一因素阻塞住，無從口若懸河的辯論了——他駕駛的警車中坐滿了女人，第一位夫人早已結了婚而離去了。

然而失業對於鮑曼並無絲毫影響。他知道有一家旅館要想自備接客汽車，往返於旅館與火車站之間，以利客商。因此他買了一輛舊汽車，和旅館訂立契約，每週薪金七十五元，另外供給免費套房，以供住宿。於是他去找了一個急於要找事情做的朋友，僱用他做司機，每週薪金十二元，自己在免費的套房裏，坐享漁人之利，逍遙自在。這樣做了幾個月，這輛舊汽車雖經鮑曼一修再修，終因使用年代過久，不堪再用，才把這生意告一段落。

鮑曼後來買了一輛卡車，裝運水菓。但是他願意做勞心的事甚於勞力的事。他聽到墨西哥的坦比哥城（Tampico）需要一家洗衣作，他趕快賣掉汽車，奔赴南方，誰知趕到了那裏，已經有人計劃好，要把洗衣作開張起來了。

鮑曼遭此不幸，跑到一個善於詞令的墨西哥商人處去商量出路。墨西哥商人勸鮑曼買一隻小汽艇，裝運桃木到木材廠去。經過長時間努力，鮑曼總算載運到一批木材下水——不料完全沉沒。這位好心腸的墨西哥人忘記告訴鮑曼，有種桃木是不會浮在水面的。

後後他想到去捉綠毛烏龜。他在駛到一個小島去之前，整天的拍蚊子，最後總算駛到出產龜類的小島上。這種動物極易捕捉，裝了一船回去。回來的時候，遇到風雨，烏龜逃光，鮑曼本人幾乎溺斃。

鮑曼預備在墨西哥再試驗一次。他發現墨西哥人一天會喝到四十杯咖啡之多，使他非常驚奇，因此他開了一家小店，稱作「強盜窠」——就是在牆壁上開了一個洞，專賣咖啡和炸麵捲。他有一晚上夢到專門製造有咖啡香味的甜餅，因此發了幾百萬元的財。鮑曼這個人並不專依正常的心理作為他的主意，立刻盤去了他的小店回到美國。於是他研究怎樣去製造具有和



咖啡同樣提神作用的糖果，但結果在畢資堡終於放棄了這個計劃，因為有一家研究所告訴他，曾經同樣有這樣一個製造的意見，經過試驗而告失敗了。然而，後來曾經有這樣一種出品在市場上出售過。

鮑曼的一個朋友介紹他一個職業，在地德律（Detroit）出售舊汽車。他拍一回電去接受這個差使，立刻啓程到這「汽車的首都」去。在克蘭扶蘭（Cleveland）坐夜航船，遇到了一個口香糖經銷員，據此人誇口說，一天可賺四十到六十元。鮑曼認爲此種遇合非常倖運。等船靠岸，鮑曼再發一電報，告訴原先介紹他做汽車買賣的朋友，表示不願幹這行業，非常抱歉的意思，以後願以銷售口香橡皮糖爲他的生活之依靠。

含有乳狀汁液的泡
泡糖，是孩子們最喜歡
的東西，家長們最懊惱
的討厭食品。

「我並不驚奇，」是朋友的回答：「你是像以前一樣的一個大傻瓜。祝你前途無量。」鮑曼開始在地德律商店中販賣他所謂的「橡皮糖塊」，以屠刀送給雜貨商店作爲贈品。後來的贈品從屠刀增至印度毛氈，而他的銷貨也日增月盛起來。到芝加哥去旅行了一趟之後，使他深信要真正賺錢祇有製造橡皮糖。其時的留蘭香大廈（Wrigley Building），一座白色建築物，全是從橡皮糖盈餘而建造起來的，剛剛完工。他以虔敬的心情，走過去像回教徒走到麥加（Mecca）的近郊一樣。他對這所大廈看了半天，竟然有一警察上來干涉，請他走開。

鮑曼在米歇根的蘭芯（Ian Sing）找到一個小型橡皮糖廠，該廠願意租給他，把廠中全部出品，貼上鮑曼商標，由他發售。鮑曼的出品稱爲三色薄荷橡皮糖（Tri-Mint），他的商標是用五彩機印刷的。他加了另外一個名稱叫 Juice Kiss，立刻有不少人願意來爲他銷售。不過這種出品都不是泡泡糖。

有兩種因素，使鮑曼想做泡泡糖而不做橡皮糖。第一，他看見了在芝加哥的留蘭香大樓，認爲無法與他對抗，不能一時打倒。還有一點是費城的佛朗克·法黎安（Frank H. Fieger），是其時最大的泡泡糖製造家，鮑曼看到了他的成功，因此成爲今日鮑曼釘頭的競爭者。

鮑曼的出品稱爲「次橡皮糖」（By Gum），銷路極好。然而他常常缺少資金，使他永遠不會忘記的是那些並不來逼着他付現的這些人。朋琴明·蕭伯樂（Benjamin Shapiro）以前是糖果商，今日已經發了大財，是鮑曼公司裏的副總經理，那時在他供



給貨色的時候，就是並不逼着鮑曼要付現錢的一個人。

一九三〇年，鮑曼能够出品較大而較好的泡泡糖，稱爲「勃朗奈」(Blony)。他的廣告上說，這是一個小錢所能買到的最大的泡泡糖；而且誇口說，吹出來的泡泡兩倍大於從前的出品。勃朗奈泡泡糖銷路極好，到一九三二年，鮑曼開始在泡泡糖包中插入牧童，印第安人，手鎗客等畫片，這樣幫助他渡過了商業蕭條的難關。雖然在商業蕭條時期中間，他仍能成爲一個大商業家；他已經有自備飛機，住在一所自置的大廈中。他的泡泡糖行銷到日本，日本小孩對於這新奇有趣的食品非常歡喜。

一九三二年冬，鮑曼個人親訪日本。日本人甚至想到這件事與一九四一年偷襲珍珠港事件是否有關。他在日本舉辦泡泡糖工廠的設備，收受酬金，教導日本人怎樣製造。日本小孩對於泡泡糖欣喜若狂，竟使他們的父母要切腹自盡，這是一理由使日本在一九三七年發表鮑曼是日本的敵人，禁止泡泡糖和鮑曼進入帝國。

有一年聖誕節，鮑曼聽到無線電中關於中國戰事的恐怖。這對於別種人或許是覺得和泡泡糖工業無關，而鮑曼則不然。他把插在泡泡糖中間的牧童，印第安人，手鎗客畫片捨棄，而代之以「戰爭的恐怖」畫片。這種畫片是彩色的，滿染着血腥氣。全套二百四十張，今天在收藏家手中價值三百美元。

有幾張畫片是表示西班牙與伊沙比亞(Ethiopia)戰爭的恐怖，但大部份是關於中日戰爭的。當這種畫片發行了一億張時，華盛頓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認爲是：「對於愛好和平的日本民族施行一種不公平宣傳。」國務部從夾鼻眼鏡裏冷冷地看了一眼，回答他們畫片上畫的是潘南號(U.S.S. Paray)在長江中沉沒，並沒有什麼不公平。鮑曼對於這種憤怒的答覆非常高興和滿意。

可是他在國際舞台上喧鬧的時候，在國內商場也受到打擊。在一九三〇年時，鮑曼和紐約廠家訂約，請該公司供給泡泡糖的主劑 Base，而以他公司中百分之五十的存貨作爲報酬。兩年之後，忽然發現能在別處獲得價廉而物較美的主劑。鮑曼想獲得這種新的糖底子，因之與前訂約的公司發生爭執，吵到法院，鮑曼受到了公司董事會的責難，暫時告辭了公司裏總經理之職。

幾個月之後，法院支持鮑曼，使他恢復爲總經理。在更審中，鮑曼的辯護律師，前本雪文尼亞州議員哈萊·蕭伯樂提出了兩種泡泡糖的樣品，給法官試驗。用老主劑製成的泡泡糖粘住了他的牙齒，新的則不然。前訂約製造主劑的廠家做不出這種新的貨色來。

鮑曼離職期間，仍與公司事務保住接觸。他在董事室中祕藏一架聲音紀錄器。等他復職時，凡在離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時



能站在他一面講話的人，都得重賞。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泡泡糖工業全部停頓起來，政府要把所有乳狀汁液移到作戰用途方面。乳狀汁液是泡泡糖主劑中成份之一，能使泡泡糖有極大的彈性。糖的缺乏也是減少產量之一因，但在戰後這種困難都消滅了。

泡泡糖工業是鮑曼的王國，他的工廠在費城的德國城區，五層樓大廈，泡泡糖大王的辦公室佈置得好萊塢一樣。來訪的客人先跑進一間招待室，在走廊的大盆中請你先嚐一包泡泡糖或口香糖。要去見鮑曼，那是另一件事情。如其鮑曼想要見來訪的客人，他在桌上揷一個電鈕，門即由電動開啓。

訪客立刻被一陣冷氣所襲擊，觸目所見，鏡子造成的牆壁上繫漆了荒野的景色，其中有墨西哥人偃息在仙人掌屬植物之下的風土畫。地板上鋪了厚厚的地氈，辦公室的一邊是一長排窗子，傢具特別舒適。

但泡泡糖王國中大部份最高決策是在另一毗連的房間中計劃的，而要達到這間房間，非要鮑曼另揷一下電鈕不可。這是一間富麗的休息室，有柔和的，隱蔽的燈光，和豐富的存貨。鮑曼在這裏新近決定要化費數百萬元，改造泡泡糖機械。據美國「聯邦安全處食品藥品署」偵查結果，泡泡糖對於兒童有損無益。如該署接受了憤怒的家長們的申訴，當然可以使整個工廠崩潰。數百個查驗者嚼着各種不同牌子的泡泡糖，吹出泡泡來。把泡泡糖的原料餵給猴子，貓，狗，雞，豬吃，或是直接把泡泡糖給牠們吃，或是和在食物中。食品藥品署發現其中並無毒素，拒絕了家長們的申訴，鮑曼總算透了一口氣。問題是在這裏，有的孩子在一起手吃得太多——有一個孩子把四包糖一起塞到嘴裏，連牙床都嚼歪了。

鮑曼在這間房間裏還決定要出一種正常的橡皮糖，每包不是五塊而有八塊。八塊的一包，量的方面與五包相同，因為有許多，尤其是女人，歡喜較小的橡皮糖。

辦公室和休息室都有隔音設備。這樣可以不被工廠中擴聲機裏傳出來的音樂所吵鬧。鮑曼裝置音樂放送器，是爲了四百多工人的利益着想。但當他吃不消整日的煩囂而想把音樂關閉的時候，工頭來講，各工人要以罷工作爲抗議。習慣成了權利，鮑曼只得照常放送音樂。

鮑曼在費城寓邸的生活非常安靜，其中有一架很大的風琴，每值週末，特請一位職業琴手來大廈演奏樂曲，有時候邀請朋友們同聆雅奏，有時候他一個人靜靜的欣賞。大廈中有游泳池，電梯，和一間客室。鮑曼最近的妻子和岳母就住在這間客室中。

第二次大戰之前，鮑曼有一艘三桅船，專備到古巴去裝運糖來。珍珠港事件之後出售掉。他想要在明年春天買進一艘政府出售的剩餘物資名下的船隻，以備重行直接自運糖斤之用。

俠盜魯平新案

真
假
魯
平

(下)

孫了紅·文
董天野·圖

在這一場虛驚之中，那隻小熊貓，最先是花容失色，等到聽說這個活劇是假的，她定定神，一看，只見那個化裝俠盜魯平的人，胸前果然垂着一條耀眼的紅領帶，左手戴着一枚鯉魚形的奇特的大指環，這些都是傳聞中的那個真正的俠盜的標記。真俠盜的左耳上，應該有顆紅痣，他却貼着一小片紅綢以作代替。這人身上所穿的西裝，顯得雍容華貴，他臉上有一種特殊表情，不笑的時候老像在笑，笑的時候却有一種威武逼人的神氣。

熊貓小姐對這個人，立刻發生了興趣。
她向聖誕老人招手，高聲說：「倪明，你能把這位神祕人物，給我介紹介紹嗎？」

聖誕老人應聲而至，掉過頭來說：「來來來，次貨俠盜先生，聽見嗎？大名鼎鼎的景小姐，希望見見你，你感到光榮嗎？」

「不勝光榮之至！」

那個強盜立即踏着嫵雅的紳士步子，走向熊貓小姐的座位

之前，跟小熊貓握手，在握手之頃他感覺有點飄飄然。

小熊貓指指她身旁的位子說：「俠盜先生，我能不能有這榮幸，請你在這裏坐一會，我們談談？」

「絕對遵命。」強盜溫柔地回答。

於是，他整整他的紅領帶，就在熊貓小姐所指示的位子裏坐下來。但是，坐下之後立刻有件事情，似乎使他的神經覺得有點刺促不寧。原來，在他另一邊的一隻矮沙發裏，有一個人，靠在椅背上，正用一種非常特別的眼光，在注視着他。這個人，把大衣的領子拉得高高地，掩住了半個臉與耳朵，似乎很畏冷。看樣子，那人站起來時個子一定相當高。他並不認識這個人，以前，在倪明所召集的派對裏也從來不曾見過面。

他對這個人的頻頻注視感覺不安，但他找不出所以不安的原因來。

這邊，熊貓小姐笑得像朵仲夏夜的帶露的花，她以一種在蜜糖內浸過的聲音在向他說：

「我告訴你，我對那個神祕人物的種種神祕傳說，一向最

喜聽罷。」

「小姐，我以為你應該這樣說：我對你的往事，一向很喜歡聽。」假魯平正經地糾正她。

「是的，我說錯了。至少在今夜，你掛着紅領帶，你，就是那個神祕的人，對嗎？」小熊貓玩笑地說：「我聽說，一向，你專門搶人家，偷人家，騙人家，又恫嚇人家，你的行爲，十足祇是強盜行爲，而你，却喜歡接受這個俠盜的美名，這是什麼理由呢？」

榮猛笑說：「凡是有作爲的聰明人，都喜歡找些悅耳悅目的東西，遮掩自己的醜惡，我何獨不然。現在既然有人肯以『俠』的美名遮掩我的『盜』的醜惡，我爲什麼不歡迎，小姐，對嗎？」

「你很會說。」小熊貓點頭微笑說：「不過我還聽到說，你一向不用手槍，今天，爲什麼用這小玩具嚇人？」

「啊！小姐，人類是在飛速進步呀！在這唯武力主義的世界上，我也希望我能改善過去的缺點，以便適應時代呀！」

假魯平這樣侃侃而談時，身旁那個拉高衣領的人，聳了聳肩膀，微微冷笑。

正在這個時候，會場之中，忽然又有一個小小的高潮，起於人叢之中。那位食品廠的廠主莊承一，突然在人堆裏怪聲高叫：

「啊，我的手表呢？我的手表不見了！」

曹志憲說：「本大員並未接收。」

大莊的阿弟小莊，却在譏笑他的哥哥說：「據我想，站立

在玻璃窗裏專門穿衣服樣子的木頭人，想來也會看顧他自己的東西的，戴在手腕上的表竟會被竊，笑話！」

假魯平聽到他們的喧鬧，故意彎轉手臂來看看時間，他高叫說：「阿呀，怎麼我的手上會有兩隻表？誰把手表錯戴在我的腕上了！」

曹志憲嘻笑地走過來說：「俠盜先生，你的手法真高明，比之我的更出色！」

假魯平搖頭，說：「至少，我還趕不上你那樣偉大。你是一個官，你用魔術手法，掠奪了無數的脂肪，結果拍拍屁股可以絕不負責，而我們這些當強盜小偷的，假如掠奪了一掛香蕉，那或許可能挨到槍斃呀！」

聽的人笑了起來。假魯平把那隻暫借的手表歸還了原主。

熊貓小姐見這貨魯平也具有如此驚人的手段，她驚奇得睜大着一雙媚眼，說不出話來。可是那個次貨魯平却在暗笑，他想，小姐，何必大驚小怪，那也是假戲罷了。世上原有無數無數看來像是了不起的人物，其實，也不過像我一樣，依靠可愛的配角們，跟他狼狽爲奸而已。

總之，會場上自從這個假的俠盜上了場，歡笑的空氣，似乎格外濃厚起來。

這時，會場中的另一節目已經又在開始，那是兩個滑稽人物在做效北平相聲。

但是那位熊貓小姐對於這個假魯平，越來越有興趣，她已完全不再注意到會場中的節目。

她添濃了花一樣的笑，小酒窩裏儲滿了蜜，她向假魯平說

：「榮先生，你的手段，真的跟那傳說中的紅領帶人物，有些差不多。」

「承蒙嘉獎，愧不敢當。」假魯平領首謙遜。

一旁那個拉高衣領的傢伙又在冷笑。熊貓小姐當然不會注意，而這假魯平却是注意的。他憎惡這個人，尤其憎惡這個的那種深刻的注視。

只聽小熊貓繼續賦聲地向他說：「榮先生，假如你是那位真的俠盜，那真使我何等高興呀！」

「那你何妨就把我當作真的俠盜呢？」榮猛說。

「不，我極希望能遇見真的他。」

「有理由嗎？」

「我希望那位真的俠盜，能够光顧我家，隨意帶走點東西。」

「什麼？」榮猛抬起了眼珠，感到不勝驚奇地。

拉高衣領的傢伙，銳利的眼珠在發亮，他在仔細地聽下文。

榮猛說：「小姐，你希望那個神祕人物光顧你府上，這是什麼意思？」

「你聽我說，」小熊貓發出微唱，眼角帶點幽怨，她說：

「在以前，我的名字是常常被刊到報紙上的。自從跟劉龍結婚之後，報紙上似乎把我完全忘却了。人，生活在世上，不論男



女，總希望有機會表現自己。而我現在，却感到了被遺忘的寂寞。假如，我家裏能讓那個拖紅領的人物來渲染一下，那末，那些記者先生，可能又要把我大大描畫一番啦。」

榮猛聽着好笑，不禁好玩似的說：「那末，小姐，你府上的錢財，一定是非常之多的了。」

「那還用說嗎？」小熊貓有點傲然：「同時我也感到奇怪，世上會有那麼多的低能兒，忙昏了頭，連大餅也找不到。而我家裏的錢，却多得快要發霉！」

榮猛追溯半生，在記憶中似乎還找不出這樣一個歇斯里的式的女人，竟會因着錢的太多而發愁。於是他又好玩地說：「那真可惜了，可惜我不是真的俠盜魯平。」

「假如你是真的，我真願把我那座私房小保險箱的所在地告訴你，甚至，我可以畫一張房屋草圖送給你。」

這時，榮猛發見那個拉高衣領的傢伙，雙目灼灼，透露着更注意的神氣。假魯平在那兇銳的視線之中感到背上有一陣寒凜。他慌忙拿起他的

打火機，輕輕碰着玻璃桌面，示意那隻小熊貓，不要再那麼孩子氣，偏偏那隻小熊貓，全不注意四周的一切，還在任性地说下去。

她說：她的那座私房保險箱，是在她的臥室之內，在她的

床邊上，有一隻夜燈几，把夜燈几推過一些，那座秘密小保險箱，就會顯露出來。她把門戶與樓梯的方向地位，描寫得相當

下去。

她說：她的那座私房保險箱，是在她的臥室之內，在她的

床邊上，有一隻夜燈几，把夜燈几推過一些，那座秘密小保險箱，就會顯露出來。她把門戶與樓梯的方向地位，描寫得相當

詳盡，最後，甚至她說：「假如你是真的魯平，我願意把綜合鎖上的密碼，也一并奉告。」

隔座那個拉高衣領的人，有意無意把身子直了些，傾聽得更出神！

榮猛焦灼地再度敲着桌面，他從桌下伸出腳尖，碰着那雙高跟鞋。可是，對方那隻美麗的話匣，似乎損壞了機件，一開，竟已無法再關。她自顧自天真而又任性地說：

「那末，可要我把最近所用的密碼告訴你嗎？那就是——U，N，I，T，E，五個字母。」

榮猛偷眼看時，只見隔座那個人，閉上眼，身子又靠到了椅背上。榮猛不安地輕輕噓了口氣，搖着頭，他準備離開這位神經質的小姐，以免引起意外的是非。

可是那隻小熊貓却向她嬌嗔着說：「怎麼啦？你不高興聽我的話？」

「我在恭聽呀。」榮猛輕聲地說：「你說那個密碼是UNITe，啊，Miss Unite，就是你的美麗的外號。我感謝你，把這樣的祕密也告訴我。」

小熊貓的眼角裏帶着一種奇怪的幽怨，她說：「但這祕密，你是不會感到興趣的。否則，我願意連保險上的鑰匙，也親手奉送。」

「我心領盛意。」榮猛聳聳肩膀：「假如我是真的魯平，那我用不到鑰匙；假如我不是真的魯平，我拿了鑰匙也沒有用處。」

當他們二人這樣密密切切談心時，四下有許多嫉妬的視線

在撩拂他們。尤其是那位海盜徐嵩，把過去的悲哀，與眼前的抑鬱，交織在一起，都從眼網膜內穿出來，成了兩道怒火。人生真奇怪，在這樣歡娛的場面下，人的情感，竟會表現得如此的不平衡。

這時，忽聽聖誕老人在場心高聲報告說：「我們的化裝跳舞，準備提前開始，請諸位準備。」

他向樂台上招招手，場內的燈光漸漸幽暗，一陣爵士樂聲立即隨之而起。

那第一隻拍子急驟得像是一陣夏雨，象徵着人生的匆忙與紛亂，緊張與短促。

假魯平乘機向熊貓小姐告假，他緩步向另一位小姐走去，那位小姐叫易紅霞，是他昔日的伴侶，他就把第一隻舞獻給了她。

這裏，熊貓小姐遙望着那條鮮紅的領帶，貼近一個亂頭粗服的漁家女的胸前，旋轉進了旋轉的圈子。

有人站到小熊貓身前，要求她同舞，小熊貓伸着懶腰，沒有起身。

音樂聲把人類狂歡的情緒，漸漸吸引到了最高峯！

景小姐是今夜狂歡氣氛中的一朵最芬芳悅目的花，但是，花會盛放也會憔悴。她自從那條紅領帶離開她之後，好像已由絢爛的時間，歸入於平淡的狀態。

第二圓樂曲開始的時候，她以嫵洋洋的姿態被那聖誕老人擁進舞池。她對跳舞似乎並不感興趣，她一直在人叢裏流波四盼。

奇怪！此後她在會場裏有好多時候不再看見那條紅領帶。那條紅領帶到那裏去了呢？

景小姐的心坎中帶着一種空虛的失望，而且她也感到有點奇怪。其實，那個垂着紅領帶的假俠盜，同樣地，心裏也正帶着另一種的奇怪。原來，在他跳完第一隻舞之後，他忽一眼瞥見剛才那個坐在小熊貓隔座的人，拉拉衣領，悄然離開了這廣廳。

這使他感覺可怪！

於是，他也悄然跟隨他出外，他感覺到他有悄然跟隨他出外看一看的必要。

狂歡籠罩住整個會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些事。除了小熊貓以外，也沒有人注意到榮猛曾經離開過會場。

一小時後，榮猛方始擁着這隻小熊貓，一連舞了好幾曲，於是，小熊貓的粉靨，方始重現明朗的淺笑，像蓓蕾初放。

這一夜，會場裏的衣香，鬢影，燈光，樂聲，汽球，彩紙，等等……等等……在每個人的腦壳裏組成了一個五彩繽紛的夢，夢裏的人不會記起有明天，狂歡一直在繼續。

而在這個故事裏是有明天的。

到明天，一件奇事發生了。奇事發生在劉公館裏。

比較準確的說，這奇事還是發生在上一夜，原來，劉公館裏那座秘密保險箱，真的遭遇了偷竊。那隻夜燈几，被推到了一邊，保險箱門開得筆直，其中全部飾物，盡被那位夜半的賓客帶走。主要的是一串珠項圈，另加美鈔一千元。但這小數目的美鈔，比之全部飾物的價值，那真是卑不足道了。

當天的報紙上，當然還來不及刊佈這個新聞。可是腿長的記者先生却已二二三三擁進了劉公館。記者羣中有一位高個子，沒有人知道他隔夜會參加過那個盛大的聖誕集會。連熊貓小姐本人，也不會注意這個人。

小熊貓在應付了記者先生們的無窮的問答之後，感到有點疲倦。她躲進了另一間屋，她在支頤出神，有一條紅領帶的影子在她眼前晃盪。她在想：

難道昨夜那條紅領帶，真的就是……

電話鈴聲打斷了她的思緒，有一個女傭在喊：「少奶奶，電話。」

小熊貓拿起話機來，她立刻聽出，對方的聲音，就是昨夜那個假扮俠盜魯平的榮猛。她有點發怔。只聽話筒裏在說：

「景小姐，我想跟你晤談一次，行嗎？」

「什麼時候？」

「今天，即刻。」

「什麼地方？」

「杜美公園對面，那家綠色門面的咖啡館。」

「這是必要的嗎？」小熊貓沉吟了一下而後問。

「當然是必要的。」

「那末，好吧，耐心點等我。」

熊貓小姐雖然在保險箱裏失落了那麼多的飾物，但是她在放下話筒而略一凝眸之後，依然滿臉透出五月花那樣嬌然的笑來。

她匆匆走到鏡子之前，把自己裝扮成了女神一樣。跳上自

備汽車，吩咐車夫開到杜美公園。

假如汽車有眼珠，而眼珠又長在車後，那就能看見，有部飛快的跑車，在它身後追逐。可是安坐在汽車內的小熊貓，當然不知道。

在十分鐘以後吧，這一對男女，在那家綠色咖啡館中見面了。他們像一雙愛侶那樣，在一座貝多芬像下的靜僻的位子上坐下來。

四周座客很少，播音器在播放一支西班牙交響曲。

熊貓小姐不說一句話，祇向榮猛身上，臉上，細細而又細細地看，最後她說：

「你知道昨夜我家裏所發生的事嗎？」

對方祇以點頭代替回答。

「昨夜，我的保險箱真的被人打開了。」

「那末，我該向你道賀，因為這是你的願望哪。」榮猛微笑。

小熊貓凝視着榮猛的胸前，他胸前依舊垂着昨夜的那條紅領帶。凝視他的左耳，左耳依舊貼着一小塊紅綢。於是，她囁嚅地說：

「那末，你，你真的是……」

榮猛的視線向四座溜了一轉，說：「我們不談這個問題，

行不行？」

小熊貓露出一絲笑，說：「那末，我可不可以說，昨夜你的收穫不算太少吧？」

榮猛正用小匙調着盃子裏的咖啡，似笑非笑地反問：「小姐，你記不記得，昨夜倪明所說的話？他說，在這個世界上，缺少真，缺少善，缺少美，尤其缺少的是三個字中的第一個，對這話，你有什麼感想嗎？」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小姐，」榮猛聳肩勝說：「難道你還以為你的許多飾物，包括那串美麗得嚇人的珠項圈，都是真的嗎？」

小熊貓的兩脣，突然紅得跟她的嘴唇一樣，低下頭，不說話。

榮猛喝了一口咖啡而後繼續說：「昨夜，我有一種直覺，覺得你的談話，差不多是在用一種粉紅色的請柬，想請人家到你家裏去偷竊。一方面

，你却把大批美而不真的寶物，放在你的保險箱裏，以等待欣賞者來欣賞。你這樣做，當然有理由。今天我約你談話，就希望你把其中的理由告訴我。」

那朵花上添濃了紅暈，依舊低頭，不語。

但是榮猛把視線盯住了她，這視線似乎具有一種力，逼迫着她非答不可。



於是，熊貓小姐猛然抬起了頭，看看四周，輕聲地說：「最近，我賭得大輸，不但輸光了我所有的錢，也輸光了我所有的首飾。爲了掩飾我的賭博的慘敗，我弄了許多假的飾物，放在我的保險箱裏，作爲一種煙幕。」

「你提防着誰會檢查你的飾物呢？」

「並不一定提防誰，但是，我讓任何一人發覺我的全部飾物，已是一無所有，那總不大好吧？」

「聽你的語音，好像你對你的劉先生，有點顧忌吧？」榮猛用譏刺的眼光看着他。

「顧忌，我爲什麼顧忌他。」紅嘴唇一披：「總之，暫時我覺得我還沒有理由放棄這本支票簿。」

「但你把這假的飾物代替真的，總有一天，紙包會包不住火的。」

「爲此我很着急。」小熊貓微噙說：「我真有一種可笑的幻想，希望有一個知趣的強盜，到我家裏來，撬開保險箱，大大掠奪一次，那末，我可以把歷次賭輸的賬，全部記在強盜身上了。」

「小姐，想得真聰明！」榮猛斜睨着她，譏刺地說：「於是，昨夜你就向我提出暗示，希望我來做你的劃賬戶頭，是不是？」

小熊貓在那條鮮紅的領帶上凝注了片瞬，然後說：「在當時，我並不以爲真的你就是我想像中的那個人，因之，我的確也並不希望你真會幫我那種不可能的忙，我不過是在玩笑之中，透露了我的焦灼的心理而已。」

榮猛聳肩說：「而我這傻瓜呢，由於你的暗示，做了真正的賊，而偷竊到了假的東西。」

小熊貓用媚眼撩着他，輕輕說：「但你也並不是毫無收穫的呀！除了那些不值錢的東西之外，保險箱裏還有着，還有着……」

「一千元美鈔，那總不是假的鈔票吧？」

一種陰冷的語聲，雜在音樂聲裏，破空而至，來自榮猛的腦後！

榮猛感到駭然，趕快旋過頭去看，只見隔座有個人，坐在他的背後，坐得非常之貼近，那人半個身子斜伏在椅背上，嘴對他的後腦輕輕在說話。

這個人，一望而知就是昨夜那個拉高衣領的人。

榮猛竟未注意，這個人是什麼時候走進這咖啡室，而坐在他身後的。

當着一位美麗的小姐的面，榮猛受到這樣意外的襲擊，他有點發窘，他向那個人問：

「你是什麼人？」

「你當然認識我，我們昨夜會過面。」那人傲然地回答。「我要知道你是誰！」榮猛加重了語氣。

那人伏在椅子背上沒有動，他祇傲然指指自己胸前，他的胸前同樣垂着一條紅色的領帶。

熊貓小姐呆住了，他在想，哎呀，那條真的紅領帶已出現了！

但是榮猛還在問：「你說你是……」

「不錯，我是……」那人向四周張望了一陣之後說：「昨夜你所扮演的人！」

哈哈哈哈哈！榮猛忽然毫無顧忌地大笑！笑聲之中，他的眼珠凝成了兩點鋼，怒射着對方那個人，他說：「你會當過舞台演員嗎？你的修養不夠咧！朋友，你跟我來！」

他把那人引領到另外一個空座上，他們低聲談起來。

小熊貓的花一樣的兩鬢有點失色，她在代榮猛着急，她不知道他將怎樣應付這個在夾縫裏鑽出來的神祕的人。

可是那邊兩個人的一場交涉，辦得非常迅速，幾乎可以說是閃電式。

小熊貓用心地注意着這個來得出奇的人的神氣，奇怪，他的神氣起先像匹獅，繼而像隻鼠，終於成了一頭馴善的綿羊。她不明白榮猛用了些何等的魔術，會使這個傢伙的態度變化得如此之快？

最後，他們從那邊的位子上站起來，榮猛把一捲鈔票，丟給那個傢伙，用呼斥一條狗的聲音向那人說：「我不使你失望，走吧，不要打擾我！」

那人偷眼看着小熊貓，一聲不響付掉了咖啡賬，悄然而出，鞠躬如也。

看來交涉的勝利是屬於榮猛了，景小姐吐出了一口氣。

當榮猛坐到老位子上來時，她嬌媚地說：「幾乎嚇壞我，我以爲他是……」

「你以爲他是……笑話！」榮猛打斷她的話。

「那末，他到底是誰？」

「一個高貴的自由職業者。」榮猛冷笑：「他的辦公處，有時設在電車裏，有時設在電影院門口，今天，他在企圖改業爲敲胡桃專家。但是敲胡桃也要有點藝術，他的氣度，修養，都還不夠咧。」

「那末，他怎麼會知道昨夜的事呢？」小熊貓訝異了。

「他偶然檢到了一張請柬，參加了昨夜的集會，大概在那裏想找機會，而無意中却竊聽到了你我的話。」

「那末，今天他怎麼會插身進來呢？」

「這個嗎，我也不很明白哩，好吧，不要再管這些事。」

「你把美鈔分給他些了嗎？」

「分給他，爲什麼？那一千美鈔，我預備全數奉還給你哩。」榮猛假作慷慨地這樣說。

「還給我，爲什麼？」小熊貓在學舌。

「讓你再充一次賭本。」

「不太够哩！」景小姐傲然揚着臉。「老實說，這筆錢原是人人家寄存給我的，要不然，我早就把它送給了王與皇后們，而現在呢，一切一切，我都可以向劉先生開賬了。」

「可愛而又美麗的支票簿。」榮猛幽默地說。

「所以我願意把這點小款子，留在你處作一個紀念。因爲昨夜的事，你是大大的幫了我的忙了。」

「感謝你的慷慨。」

景小姐看到對方願意接受她的贈與，她也很感欣慰，她又透露着五月花那樣的笑容，說：「在書本上，我常常看到許多英雄們，常常行俠尚義，常常劫富濟貧，那末，你對這筆小錢

打算怎樣支配呢？」

「我嗎，我打算從中提出美金一大元，買幾雙廉價的襪，贈與幾個赤足的老乞丐們，以佐聖誕老人的禮物，這就算是我的義俠舉動了。」

小熊貓不禁失笑，說：「你這位大慈善家，氣派如是小嗎？」

「我怕所謂慈善家，十之九，氣派不會太大吧？」榮猛披嘴說：「請看，外國的大富豪，必定要等到身後，才肯在遺囑上把財產作慈善的施與，而中國的富豪呢，直要等到牯牛身上長不下毛，才肯拔下一根二根，以充作所謂善舉，而這善舉，只怕大半也還是裝裝幌子的。總之，這個可愛的世界，充滿着自私，請你趁早別希望在這個充滿自私的世界，會找到真懂得愛與真能實行所謂善事的人。」

熊貓小姐聽了，凝眸凝望着對面這位出奇的人物，默然無語。

而榮猛却微笑地站起來，接下去說：「至於我呢，眼前僅祇發了美金一千元的可憐的小財，我爲什麼要那麼傻氣，自充什麼大善士或俠義人物呢？」

景小姐把視線停留在那條紅領帶上說：「你的口氣，完全跟那個傳說中的人物相像，那末，你一定就是……」

「噓！」榮猛把一個手指遮着口角，扮了一個鬼臉，他說：「親愛的小人兒！人生的一切，都不過是遊戲而已，何必認真。請你別談這個，行嗎？」

這一天，他們在這綠色的小咖啡室內，談着緋色的話，他

們談得很多，談得很久，談得很密。最後，他們嫻嫻地起身，依依地惜別，榮猛戀戀地送這位熱情的小姐上車，並殷殷地互訂後會。

看來，一顆蘿蔓史的種子，已經投放在沃土以內了。

像這樣的喜劇，在這銀灰都市裏原是習見的事。好在，眼前正有太多的劉龍先生之類的人物，他們富有搜括天才，他們永遠有方法向貧苦大眾直接或間接地窮搜猛括，因之他們永遠可以做他們美麗的太太的支票簿，以負擔無限的義務支付。於是，那些美麗的太太如景小姐之流，也永遠會有足夠的資本，可以任意狂賭，以及任意製造蘿蔓史。

這是我們的社會之一景，多麼可愛啊！

可是隔夜那些參加狂歡的人，却絕不知道榮先生與景小姐之間所發生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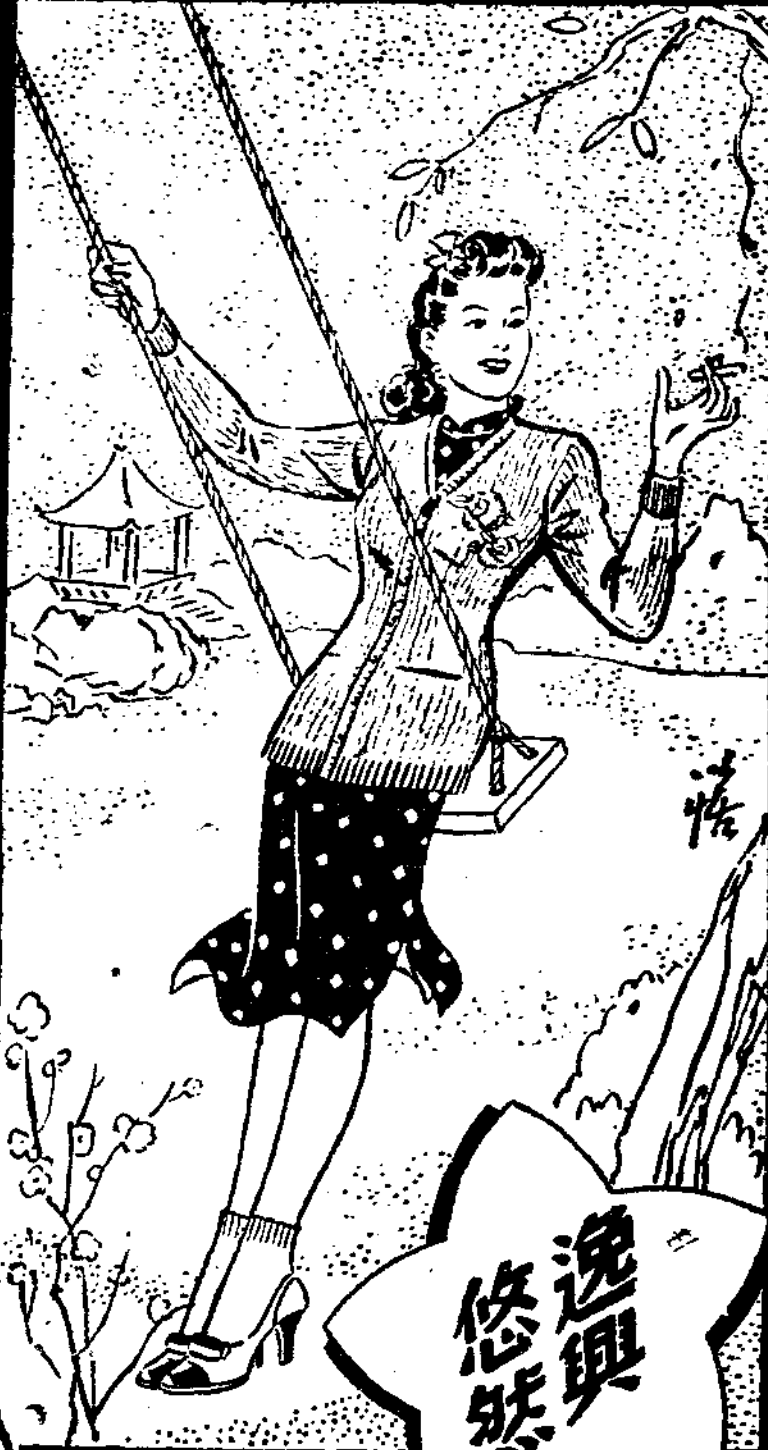
雖然有人知道劉公館裏失竊，但是，他們祇知道在那天的集會中，另外有個紅領帶的歹徒，（或許就是那位真的俠盜先生。）聽到了小熊貓的任性的話，以致造成了這件竊案。黑狗闖禍，白狗擔當，紳士們偷了東西，由小偷負責，這樣的事，在我們的社會上，也並不足怪。

總而言之，沒有人懷疑榮猛，跟這竊案有關。

而榮猛呢，也一直還在大庭廣衆之間搖擺地出入，逢高興，他還是垂着他的紅領帶。

那末，他，真的就是傳說中的那個神秘人物嗎？這，連說這故事的人都不知道。

白蘭地



悠然逸興

大東南烟公司出品



無冕皇后

金 紫

新聞記者是被人稱作「無冕皇帝」的，於是，女記者便被稱為「無冕皇后」了。

國外的人，誰不認為當女記者是個好職業，自由，輕鬆，愉快，又可以出風頭。他們常常說：「嘿！真了不起，女記者，無冕皇后。」

就是同行之中，大多數男記者都會向女記者投以羨慕的眼光，他們說：「女記者跑新聞要比男的方便得多，不會碰頂子，消息來源又廣。」言下簡直有恨不生為女兒身的感覺。

事實上，女記者當真有這些優越的環境條件嗎？——唯有積有切膚經驗的人，才會給你一個準確的答案。

讓我把一個朋友對她職業的描述告訴你，因為她正是現任的「無冕皇后」呢！

因為女記者還是戰後新興的職業，是勝利以後才開始普遍的，大家都禁不住投向好奇的眼光。一舉一動，都在人們注目之中。就連汽車司機和局長處長的待從工役都不例外。譬仿說：二馬路公用局門口，是個停車場，天天有着許多司機圍聚整天。每一次，看見女記者走進公用局大門，便會低低的對他的

夥伴說：「看呀！這是女記者。」

正因為這樣，女記者也就容易受人家批評，並且經常成為小型報記載的對象。我們就常常看見報紙上形容女記者的服裝說：「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可就從來沒見過一個西裝畢挺，領帶天天翻花樣的男記者曾被記載指摘過。

這些僅是微小的枝節問題，事實上，女記者跑新聞常有意想不到的麻煩。而這些困難，却是男記者所沒有的。

譬如爲了採訪新聞，經常須和各種不同的人接觸，而誰也不能保證，你的周圍就沒有一個問題人物。一個女記者爲了採取消息，去拜訪某要員，也許她會受到比男記者更熱誠的歡迎。可是熟悉以後，他便說：「X小姐，請你喝杯咖啡好嗎？」或者說：「這條新聞一時手頭沒有，這樣吧！晚上我請你在國際飯店吃飯，順便把消息給你。……」遇到這種情形時，將作何處置呢？生活態度嚴肅，處處自重的女記者當然不願去，可是對於這種身任要職而尚不知自愛的人，雖然說不出有多少厭惡，但也犯不着去得罪他，因爲他仍是個新聞中心人物，今後也許仍須有聯系的，那麼，怎樣去應付呢？……像這類麻煩，是女記者所常碰到，也是最傷腦筋的，但是男記者却不會有。

這個事實證明所謂『方便』，也許正足以替女記者找來麻煩。

舉個實例：有一次，我有要緊的事情去訪A局長，局長室的工友告訴我，局長剛於五分鐘前返家，我便問他局長公館在那裏，電話多少號？他毫不遲疑地告訴了我。誰知當我道謝離去時，他立即氣喘喘地追了上來，警告我說：『你千萬不能打電話給局長，我們局長太太是雌老虎，常常趕到辦公室裏來罵局長。你是個小姐，要是打了電話，或是到局長公館去，那一定要被她打出來的！』當時我一面答應他，一面忍不住對他這副萬分緊張的表情發笑。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認他的話是可靠的，一個局長隨身的侍從，決不至於無緣無故的在造上司的謠言。我既然知道了，自然得小心避免，不然自己碰頂子倒還事小，何必拖累這位怕老婆的局長平白吃上一頓冤枉苦頭呢？於是以後每逢有緊要的新聞發掘，必須和這位局長通話的時候，便必求助於採訪室的男同事，請他代為接通。我不知道這位局長是否也知道對我表示感激，這在我倒確是煞費苦心的。碰到比較愛開玩笑的同事，知道你有求於他的時候，偏愛扭扭怩怩的賣俏，打趣說：『你自己打一個吧，挑A局長吃頓排頭！』

電話是每個記者必需的工具，憑着它，就可以傳達新聞。但是，不是身歷其境的人就不會相信，單是電話，就會給女記者找來好些麻煩。記得我剛進報館的時候，就常常為電話而受氣。有一次我去接電話，對方一聽是女聲，劈頭就問：

『你是誰？』

『請問你找誰聽電話？』

『你是誰呀？』對方好像有點不高興了。

『這兒是採訪室，你究竟是找那一位呢？』我還是沒有把名字告訴他。

『B先生在嗎？』對方的聲音極為兇暴，顯然是因為我不肯通姓名而動火了。

『他剛出去，有什麼事情要轉達嗎？』

『我早知道你是X小姐，何必吞吞吐吐的這麼神氣？』拍！他把電話掛了。

事後，證諸B先生，才知道這原來還是一個同業呢？B先生告訴我：『他早認識你了，他一聽是你的聲音，原是希望你和他接上兩句的。』（？）……嘿！好一個同業，這口氣也只好往肚裏吞了。

同樣是一個電話，女記者的電話便讓人起了個新名詞——交際電話。

『交際電話』，這個名字在我聽來總覺得有點刺耳，也許並不包含任何惡意，但是因為在這社會上，確有許多庸俗的人，愛用另一種，也是最不準確的眼光來看女記者，也就難怪身受侮辱的人，要神經過敏了。再譬仿說：

一個從前的老同學，從青島來上海，打了個電話給我，我便問：

『嗨，什麼時候到的，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

『昨天，好久不見了，定個日子，我們幾個老同學聚聚如何？』

『好的，明天請你吃中飯，我請客，盡地主之誼。』
像上面這個電話，原是再普通不過的，要是接電話的是個男記者，誰會加以注意呢？但是在於一個女記者，這便是「交際電話」的一個例子。

再舉一個例吧：有一天，市府當局爲了抑平物價，在警備司令部總司令宣鐵吾公館召開緊急會議，採訪部主任知道了，對我說：『X小姐，這個會議很要緊，你得設法追一下。』

『好的！』這原是我的職責，我當然得遵辦，可是怎樣追起呢？會是早散了，宣司令公館又不能隨意亂闖，對了，打個電話給C處長吧，這位五十多歲的長者，平時，待人接物都和藹可親，決不會叫人失望的。果然，這方法沒有錯，C處長是在家裏，他把會議的經過詳細的告知我以後，又問：

『X小姐，晚飯吃過嗎？』

『早吃過了，您呢？』

『也吃了，這麼晚還不去，不太辛苦嗎？』

『沒辦法，好在已經慣了。』

『有空請過來玩玩。』

『好的，一定要來拜訪您。』

這也是個最普通不過的電話，但是很可能當我掛上電話後，旁邊有人會打趣地說：『到底是女記者有辦法！』

說這話的人，可能連半點惡意都沒有，可是，不知怎樣，我總還覺得有點異樣。

我的朋友絮絮的和我說了一大堆，就像滿腹牢騷沒有個完似的。我問：『你這是在訴苦？』

她搖搖頭答：『起初遇到這一類情形，覺得有滿肚子的委屈，真想大哭一場。日子久了，才覺悟到要是對這些無謂的閒氣認真，實在太不值得。對於善意的批評，當然應該虛心接受；但是對於那些基本觀點錯誤，或是近乎惡意誹謗，既沒有認真的價值，也就毫不在乎了。』

對於女記者的前途，她絕對樂觀，她說：也許當你在明白這些内幕以後，對於女記者這個職業的看法，便不會覺得合乎理想那樣的美好了。但是正在幹這行工作的，却並不因此氣餒。我們相信這個過渡時代是會過去的。不管怎樣，女子的參加新聞界是個可喜的現象。這在目前雖然是個新興的事業，然而它必將欣欣向榮，有一天，女記者的人數超過了男記者，而且陣容堅強，在質的方面也是無懈可擊的時候，深信這類麻煩，也會不期而消了。

我深信這樣的觀察是正確的。在中國，由於女子地位的低落，職業範圍狹窄得可憐。新聞事業，應該是婦女比較理想的自由職業，在這個圈子裏，可以遇到各種不同的人，看到各種不同的事，無意之間，使自已有了豐富的生活經驗，確乎是女性新的道路。女記者今日的困難，正反映了職業的不够普遍，和社會上不够水準的觀點所形成。但願這一輩的無冕皇后，能够任勞任怨，努力耕耘，爲下一代播下優越的種子！



雪花
之王

蝶霜

風行全國
到處有售



家庭工業社



好萊塢的心理變態影片

祝 西

以前好萊塢電影都是半個心，自從這種影片問世，劇中人的整個心便活躍在銀幕上了。但是這又何嘗不是好萊塢的一個病症？

好萊塢自「一夜風流」得到成功以後，曾一窩風的拍攝「輕鬆喜劇片」。但自「蝴蝶夢」問世後，又一窩風爭攝「心理變態片」。但後者更甚於前者的。

「蝴蝶夢」是一九四〇年的出品，塞爾士尼克製片，希區考克導演，瓊芳登和勞倫斯奧立佛主演。該片在當時不過認為是將名著小說搬上銀幕成功的一部而已，可是在間隔一個時期約二年以後，好萊塢却受到了它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而攝製了大批的「心理變態片」，使整個的好萊塢瘋狂，好像好萊塢的製片家們也在心理變態。

有人曾做過這麼一個統計：自「蝴蝶夢」後七年來好萊塢幾乎每一位大製片家都曾醉心於「心理變態片」中，每一個好萊塢的製片人平均每隔兩部片子的攝製後，他必定要想攝製一部「心理變態片」。

許多以前成名的大明星差不多都拍過了「心理變態片」幾位演戲的分量素來較重的如愛德華羅賓遜，勞勃蒙高茂萊（起先由

男角主飾）等自不必說，他們準即刻被派到「心理變態」的劇本，或者主飾「心理變態」的人物。即是以前導演跳跳蹦蹦的才子佳人如奧麗薇第哈佛蘭（「陰陽鏡」），泰隆鮑華（「夜魔巷」），却爾斯鮑育（「郎心如鐵」），勞勃泰勒（「新婚浩劫」）等亦因「叢擁而起」的關係，他們又何不會「配給」到拍攝最流行的「心理變態片」？

經這麼許多部的「心理變態片」的攝成，現在還有一批「似乎心理變態專家」造成，凡他們在銀幕上出現，多半是飾一個心理病患者，凡在影片的廣告上見到他的名字的主演或者是重要助演，那麼片子多半有「心理變態片」的可能。這一批專家的名單是：彼德勞雷，約翰勞特雷，賴特克萊格，克立夫登惠勃等。他們和詹姆士史都華是「輕鬆喜劇專家」，卡洛夫，羅伽茵是「恐怖專家」異曲同工。

依照攝製「心理變態片」的人們說：「以前好萊塢的電影都是半個心，自這種影片問世，劇中人的整個心便可以在銀幕上活

了。」

爲什麼會造成像現在那樣風行的情形呢？是不是在「蝴蝶夢」中發現了整個的心呢？不是的。「蝴蝶夢」不過是攝製「心理片」的一個轉戾點，所謂他們承認「心理變態片」可以顯出整個心的問題，那面在再拍了幾部片子以後。使大家動機到「心理變態片」的最大原因還是「蝴蝶夢」的賣座鼎盛，而手法上含有蘊育「心理變態」的萌芽。

「蝴蝶夢」的賣座很盛，接着拍了幾部「心理片子」（更着重於心理），它們的賣座也盛；於是大家便把「心理變態片」的攝製當作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心理變態片」就造成了今日的市面。

美國人歸納心理變態片的因素

所謂「蝴蝶夢」是心理片的萌芽，這句話當怎麼樣解釋呢？這部片子不過是利用一所巨廈增加了陰沉的氣氛；如果拿「心理變態片」這一個名詞來嚴格地討論它，好萊塢的製片人曾說過：「這是不夠的，只要把現在流行的「心理變態片」與之對照，即可分曉，其內容就現在「心理變態片」的情形說它還缺少一些東西。」

現在的「心理變態片」中，又新加進了些什麼呢？我們且看好萊塢方面的說法：

「自「蝴蝶夢」攝製後六七年來，因爲它比當時一般的影片偏於「心理」，所以很受它的影響，於是大家更進一步的發現了一條路線，再加多了「心理學的」(Psychology)，「靈性學的」

(Psychiatry)、「形而上純正哲學的」(Metaphysics)、「神經衰弱症的」(Neurotics)、「分裂橫隔膜症的」(Schizophrenics)、「慢性瘋狂症的」(Paranoics)，還有使幾個人物做「健忘症底下的犧牲品的」(Victims of Amnesia)和「精神錯亂症殺人的」(Victims of Demantia Praecox)及「其他各種嚴重的心理病態足以影響人物的個性的」等等。祇要有其中之一，便可構成一部「心理變態片」。」

直的統計

我們在談「心理變態片」的綜合討論以前，先該略提一下「心理變態片」製作的過程。

在「蝴蝶夢」以後，「深閨疑雲」略有一些相似處；不過它也是屬之於「蝴蝶夢」的那一類是初期的作品，不能算屬於「心理變態片」。

其實如「心理變態片」的題材，好萊塢老早已有拍攝，隨手舉二個例子：菲德立馬區主演的「化身博士」，彼德勞雷主演的「假面人」，這不都是很好的「心理變態」的題材嗎？

「化身博士」說一位科學家，他發明了一種能夠換形的藥，他把自己當作試驗品，那知服了一些藥以後，容貌立刻變爲醜惡，心理也立刻改了樣子；暴戾荒淫，且想殺人，種種的壞處便會同時加在他的身上。這時候他是個「善惡一身挑」的人了！因爲多服了兩次藥以後，即使他不服藥，藥性也常常在他的體內發作，不克自持地忽從善人變成惡徒，這時候他的內心是何等的苦楚；直到最後死去，他方獲得永久的安寧。這不是很好的心理變

態劇本的題材嗎？可是他們第一次攝製（是得到金像獎的）祇是着重於那個離奇的故事和那條原著者史蒂文遜（英國文學家）的中心思想（一個人可以善，也可以惡，一時走錯惡路，也許自己就喪身於此，或者一個人太自作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不數年後，「米高梅」將此片重攝，由史本塞屈賽，英格麗褒曼，拉娜透納合演，稍為多偏重些史本塞屈賽（即菲德立馬區的一角）的內心表演，但是照現在好萊塢「心理變態片」的目光來說，它還祇是「四分之一的心理」。

假使「化身博士」在今日再攝第三次（也許有此可能的）。任何的製片人一定要把它攝成「心理變態片」了。至於「米高梅」的另一片「孽魂鏡」，不是覺得它有些像「化身博士」嗎？然而它就是偏於心理變態的一方面。

這些在早期，「心理變態片」未出世以前具有可以攝製「心理變態片」的故事的很多（比第一次「化身博士」以前也有），不過他們都不會想到罷了。

所以「化身博士」，「假面人」那一類，該是「心理變態片」的「下種」期，「蝴蝶夢」與「深閨疑雲」該是「萌芽」期。

自「蝴蝶夢」，「深閨疑雲」以後，好萊塢各製片人感覺到不妨拍攝幾部偏重於心理變態的片子，那是幾乎一窩風的，在「蝴蝶夢」後約二年。

「雷電華」拍「Bedlam」（上海未映），「二十世紀福斯」攝「Shock」（上海未映，於此片中文遜派立司是一個犯了靈性學心理變態的人物，當然也包含了一則謀殺故事），同公司接着又攝製了「瘋狂藝人」，「米高梅」也跟上了「郎心如鐵」和

「Bewitched」（上海未映，是一個女人謀殺她的未婚夫。）

這四片僅「郎心如鐵」得到最大的效果，可是塞爾士尼克與希區考克繼「蝴蝶夢」後再度合作的「蠱惑」(Spellbound)，英格麗褒曼，葛里哥萊派克合演給「心理變態片」更撒下了一顆定時炸彈。（此片上海尚未映。）

「華納」也聞風而起，「魂變」(Conflict)便是當時得到賣座與藝術上雙方成功的一部片子，亨佛萊鮑嘉亦拋棄了流氓壞蛋的狠勁來主演心理變態片了，他謀殺下他的妻子，計劃了很週密的步驟與遮掩的方面，結果在一個小的漏洞上給一位心理博士起了疑惑，於是他用一次次靈性學上的方法使鮑嘉的心理起了變化而就範（此片女主角為愛立克絲史密絲）。

「派拉蒙」也拍了「Uninvited」一片，露絲赫賽主演（上海未映），接着他們還攝製了一部電影史上不可磨滅的「失去的週末」，雷密倫主飾一個酒鬼，述他劇烈飲酒時的種種心理變態。

屬於神經昏亂，心神不定，妄想瘋顛低下的誤殺或謀殺的故事各公司拍攝最多，「米高梅」的「情海妒潮」，「聯美」的「病美人」，「雷電華」的「人間尤物」，「啞女劫」，「環球」的「殺妻報」，「兄妹之間」，「哥倫比亞」還竟有「罪惡醫生」（上海未映）的連續片一串。

總之，在這個時候是好萊塢最開始瘋狂的時候，也是最沒有十足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要大批攝製「心理變態片」的時期？

相隔大西洋的英國「表弟」，受到了傳染；也隔岸相應地拍攝「七重心」，「花開並幕」等等含有心理變態因素的影片。

不過在英國只有一層層的，在美國則是接連不斷的進展，一九四六年還有「陰陽鏡」「新婚浩劫」；後者是勞勃泰勒自軍役復員後回銀幕第一部作品，故事說一個對他兄弟有不健全性神經病的哥哥，女主角是凱絲玲赫本。

在今年攝成的尚有一大堆名單可開：

「哥倫比亞」有「The Guilt of Janet Ames」、露珊玲羅賽兒扮一個戰事寡婦，患有神經病，求助於醫生茂文陶格勒斯之前。

「鷹獅」有「Mattewan」。

「派拉蒙」有「霍爾華立司製片的「紅樓遺恨」，①「蛇窠」(奧麗薇哈佛蘭主演)與②「夜魔巷」(泰隆鮑華主演)。

「環球」有「毀滅」和「溫吉斯脫七十三」。

「華納」有瓊克勞馥主演的「Possessed」，同時還有計劃將舊片「Tribby」重製偏重於心理變態。

「米高梅」有①「Aanelo Affair」、約絲霍迪埃與法蘭西絲吉馥合演，②勞勃泰勒繼「新婚浩劫」後再接再厲地主演一部心理變態片「Bedevilled」。

「雷電華」有：①瓊裴納主演「灘上女人」(Woman on the Beach)和拉琳黛的「金鎖記」。②狄克鮑威爾也被派了一部「



●新婚浩劫與本赫玲赫本的「新婚浩劫」●

Brick Foxhole」。

卓別麟，他常常是先知先覺者，可是在這個大漩渦中他也湊進來哄熱鬧，在他的新片中「浮世圖先生」中，他所飾的角色便是心理變態的謀殺者，不過他所用的方式是喜劇，可能產生另一途徑，但是攝成公映後在美未受大眾歡迎。

橫的分析

像上述那種什麼「靈性學的」，「分裂橫隔膜的」……這一種名詞的分類在此時此地並不十分容易使人明瞭，所以，對「心理變態片」的分析敘述將採取另一種分類的方法。

第一種 聰明反被聰明誤的

第一種是「化身博士型」的，也可以說是「內心痛苦」的，「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故事總是主角先達到了一種旁人所不能達到的事，沾沾自喜；但是到日久以後，他知道了世界上祇有他一人能夠並不是一種幸福，乃是一種莫大的苦痛；於是他發生後悔；內心起了極深刻的變化。然而事與願違，他始終再也不能恢復未「達到」以前的太平日子，結果發生了一串故事(處處着重於他的心理變態)，以悲劇結束了他的一生。這如「孽魂鏡」屬之。

「孽魂鏡」是英國文豪王爾德的原著，本來的名字叫做「道林格萊的畫像」。漢赫菲爾主飾道林格萊一角。此片因藉王爾德之餘蔭，對白自然精彩。不過最使該片在氣氛上成功的是導演（節奏有統一的規律），與攝影。尤其是後者，斗室殺畫家油燈盞搖；與畫像初現，用彩色；都是很不容易使人忘懷的兩段。

第二種 惡性神經的

第二種是完全「惡性神經病」的，這「惡性」兩個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並不是醫學上的名詞，所謂「惡性神經病」者和上一種」之不同處就是他犯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神經病述「第，不發的時候也許很好，可是發的時候，他就專想殺人，所以人在「好」的時候，他或許也有很大的內心痛苦，可是他並不會（或先行想像）達到了一種旁人所不能達到的事實，所以也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當這種電影看完以後，觀衆對它們的感覺是如此：「患神經病者的死」，僅是他應得的酬報而已，沒有一些好人變壞的「可惜性」存在，這種心理變態片如「瘋狂藝人」，「黑貓姑娘」等屬之。

「瘋狂藝人」是賴特克萊格和林達黛妮兒合演。賴特克萊格是飾一個腦子受過震動而受傷的藝人，在這片子中只要他一聽到巨大的震響，他的腦子便會受了波動，身不由主的去殺人。這種假定於現在「心理變態片」中常有按置。

「黑貓姑娘」的故事似更荒謬，說一個女子受了心理的震動以後便會變成一頭殺人的野貓，其實這種「假定性」與「瘋狂藝人」也是同出一轍的，不過更玄妙一些罷了。

我在這一「種」中，所以提出這兩部片子來作例子者，「瘋狂藝人」可以說是此「種」的代表作，而「黑貓姑娘」則是此「種」的強弩之末。

第三種 邏輯的經病

第三種是「邏輯的神經病」，這種邏輯在正常的人看來實在也不敢領教，可是站在神經病患者的立場上却也不無「自他理由」。「當然裏面也是一連串殺人故事，這類片子如「啞女劫」，「金石監」等屬之。

「啞女劫」中之患心理變態者是喬治勃倫，他認為凡殘廢人的本身一定有一種莫大的痛苦，如果能把他們「脫離塵世」（即是殺死），無異是解除了他們的痛苦，所以他的殺人好像是一「行善」。他平日的行為都很好，除了暗地裏會殺害患大殘廢疾的人們。祇因為他有着一條奇怪的邏輯。

這部片在美國的譽論頗佳，認為是「心理變態片」的偉構；其實它對於「心理變態」之一部份是不夠的，喬治勃倫的心理變態直到最後方始發現，在未發現以前始終套用一般偵探片的陳法，造成一個嫌疑犯。我們對喬治勃倫看到的，只是他沉默寡言，並不是他的心理變態。還有幾次殺「殘廢人」的鏡頭都嫌太馬虎，所以直到欲殺桃樂賽麥槐時不够前後呵成一氣。全片最特出的優點祇是桃樂賽麥槐的演技。導演的心目中很可能有幾個「默沉寡言」的鏡頭就是指示喬治勃倫心理變態的特寫，但是喬治勃倫不會演好。假使以「好萊塢的話」來說這部片子，它也是祇有半個心。

「金石盟」對於「心理變態」的一點是寫得比「啞女劫」深刻。裏邊患有心理變態的人物也多，克勞特倫斯所飾的勞勃敏士（男主角）第一女朋友之父，他是個醫生，他的妻子是患了嚴重的神經病的，於是他把他關在鄉村別墅的樓上，不使她與人見面，同時他自己也拋棄了城市的職業，到鄉村來過他孤獨沉默的生活，他知道他女兒也有她母親的遺傳，所以禁止她與勞勃孔敏士的戀愛，到不可遏止的時候，爲顧到將來勞勃的幸福計，他拿起手槍與他的女兒同歸於盡。

這種生活，自然使他的心理漸漸變爲陰厲，和一般人看來他有莫明其妙的兇暴；雖然他自己的心理也許還能作爲「正常」，但是也和世界上一般人是不同了，這也是一種變態。這是一種「理智化」的變態。也是一種「長年孤獨者」的變態。導演對他的處理是好的，凡是他的出場始終讓他在陰暗的室內出現。

却爾斯柯本所飾的醫生，則是名符其實患精神變態的一個。他喜歡替人鋸腿，很多人常常無幸的把腿傷失在他的手裏。勞納李根被鋸腿後，曾有一時期厭世，也是心理變態，但是在銀幕上爲時極短，導演不會着重他。克勞特倫斯是受了其他的影響而得到了他的一條「邏輯」後，生出心理變態；却爾斯可本則是有他的「邏輯」，然後很自得地爲人鋸腿。

還有「瘋狂世家」的兩個老處女與曾蒙梅賽和彼得勞雷等幾個人物也是這一類的心理變態者，都是患了遺傳性的精神瘋狂症，把殺人當兒戲，不過這是被攝成鬧劇式的，看起來不若一般的「心理變態片」多費腦筋，份量也好像輕些；其實內容之所及，還是一樣的。

第四種 莫明其妙的殺人

第四種是「莫名其妙的殺人神經病」，這類片子大概本身也愈加不健全了，如「蠻荒妖婦」，「陰陽鏡」等。

「陰陽鏡」在好萊塢是算它一部好片的，其實我們在所謂「心理片」的原則上說起來實在太無稽，孿生姊妹二人雖然面貌身材相同，但是兩人性情完全相反，難道說一定要用心理學博士做了許多次的實驗纔能略顯出面目麼？片內漏洞甚多，總之在這部片子的結構上可以看出好萊塢題材之缺乏，心理變態片已到圖窮匕見的地步。

第五種 由妒忌而積成的

第五種是描寫「由妒忌積成的心理變態」，在這種變態下就殺了人。這類片子很多，標準如「狂戀」，相做的如「羅蘭秘記」與「情海妒潮」等，「病美人」是較弱的一部。

「狂戀」是說一個女子因愛她丈夫的佔有慾太強，於是起了心理變態；看見誰與她丈夫接近，她就想暗下毒手把誰致死，下毒手以前有周密的安排，像害死丈夫的弟弟與跌斃自己懷孕的小孩兩場都揭起了高潮及她內心的波瀾。這一部片子是好的。

「羅蘭秘記」也是妒忌，不過說它是「謀殺心理描寫片」似乎比說它是「心理變態片」更佳，克米夫登惠勃因爲把琪恩泰妮培養成名，結果反而眼看着她將被他人奪去，每一次的事實增強他每一分的妒忌，（「妒忌」也是心理的變態，）到不可遏止的時候，他殺了那個女人，（可是他殺錯了，那是另一段故事，只

不過增加情節的曲折而已，因為編導並不會着重於克立夫登殺人後或錯殺後的心理變態。

這部片子可分作三種看法，假如說它是心理神經變態，那麼這位殺人犯在種種伏線的結構下好像還不够有「神經病」的條件（「狂戀」在這一條下比較充沛）；假如說它是偵探片，那更一團糟，偵探但納安德路根本不會做過一件出人頭地的偵探工作，也沒有什麼緊張或精彩的偵探路線與鏡頭；如說它是謀殺心理的描寫，那此片則是最完美的一部，可是克立夫登惠勃却自此片後便成了有名的「心理變態片」專家。

「情海妒潮」，勞勃蒙高茂萊，英格麗褒曼兩顆巨星合演，也是說一個男人（勞勃）因妒忌他的女人（英格麗）的「太」接近旁的男人（喬治山德士），於是妒性大起，設法除「害」。很像「狂戀」與「羅蘭秘記」的混合物，但是這個害人的方法太可怕了，如果觀眾看了此片以後忽然也來一個「心理變態」，果真用此方法去「遺計害人」，的確很可能使蒙冤者遭受不白。像影片中這種舊書店的忽然發現日記洗冤是太欠強的，所以我們不贊成「心理變態片」會把故事結構到如此嚴密。

「病美人」把「殺」人移作「騙」人，說一個女的（安裴絲德）患有腦病，因為愛上了男的（賴甫白萊梅），便千方百計把四週圍能討好他的人一一趕走，不過在這片中我們看到編劇者的軟弱，那也祇有些這類「心理變態片」的微息了。

第六種 兼及殺人後的心理者

第六種與第五種的不同是，第五種祇指些妒忌殺人前的心理

變態，第六種則是兼及殺人後的或是偏重於殺人後的。

「長恨天」是標準的一部，愛德華羅濱遜用錢愛上了瓊裴納，瓊裴納則又用錢去倒貼小白臉譚恩杜理亞，愛德華發現了此事覺得無限煩惱（妒忌），歷積以後便萌起了殺人之念，果然把瓊裴納殺死，殺死以後譚恩杜理亞頂替了他的死刑，可是他的心理發生了嚴重的變態，瘋顛地直到死去。導演很注意萌殺念的一刹那，又更注意殺人的見神見鬼的心理變態，「綠窗艷影」也是相做的一部，不過「殺人後」不及「長恨天」着重，如要把「綠窗艷影」歸併到第五種也不妨。

第七種 是別具用心的

第七種是「別具用心的謀殺心理變態」；這完全着重於殺人後的內心描寫，代表作是「郎心如鐵」與「魂變」(Conflict)

却爾斯鮑育在「郎心如鐵」中飾一個在早年曾殺過人的，被殺的是一個歌女在此片中不出場，住於古廈，被殺後警局未曾破獲兇手，致成當時蘇格蘭警場之懸案。

歌女有一姪女（英格麗褒曼飾）二十年後長成，却爾斯鮑育想移禍他人以了却此案計，所以設法與此女成婚，仍攜女返古廈。在古廈中他用種種方法使此女自信是一神經患者，待成熟以後將「神經病」三字便可成爲此女幼時殺姑母的憑據。

所以他在片中娶太太是爲了要「救」自己，把自己裝成一個陰沉與虐待狂（好像有心理變態）實在是他移禍的手續，但他的太太的心理却有些給他捉弄得疑神疑鬼了。

「魂變」是亨佛萊鮑嘉的作品，他飾一個丈夫，因爲想愛小

姨而將他太太謀死，處處都把自己犯罪的痕跡遮蓋，但終於爲了一件小事（一朵花）的疏忽而難逃法網。

這一種故事，編劇用心理變態的寫法，乃是用一個心理學教授（克勞特倫斯）想出種種方法故佈疑陣，使亨佛萊鮑嘉疑神疑鬼，使他壓不住一種殺人後的自然心理變態，也沒有辦法再竭力的遮蓋他過去的罪行。

「殺妻報」又是一部，却爾斯勞頓因爲他妻子的常常叨叨不休，便覺得討厭，自然的他會愛上旁的女子，但是又離不了婚，結果「殺念頓起」把他妻子害死。

這種片子有一個相同點，就是殺人的一節放置在很前，殺人後的不安占全片的大部份。不過「殺妻報」的成就不及前兩片，導演西亞圖默克在此片中他不曾完全挑起却爾斯勞頓的演技，似乎特寫嫌得太少。

第八種 超然的

第八種是「超然的」，到上海來過的那僅見於「雙雄喋血」

(Johnny Eager) 一部，「雙雄喋血」中勞勃泰勒（主角）與范

希佛林（忠心助手）在片子上的顯現，是兩個人；其實他們是一個人。勞勃泰勒是范希佛林的外表，范希佛林則是勞勃泰勒的內心。表示一個做壞事的，他的內心還有時候常常忠善，好像若即



• 却爾斯勞頓與英格麗褒曼在「郎心如鐵」中。

居離的侍附在他的心邊，最後飲彈死去倒在范希佛林的懷裏，是他的心便永遠不離開他的暗示。凡范希佛林與勞勃泰勒的對白實在都是內心衝突的自語，而范希佛林的出現。也用了忽來忽去的手法，這部片子在表面是淺的，而實際上却用了深的筆法。這部片子雖然沒有上述七種那麼樣的心理變態故事，但是從這個方法的啓示上，是「心理變態片」却也可用這一種方式拍攝的，所以也把它列入「心理變態片」的一種了。

結論

「心理變態片」得力於攝影不少，像「孽魂鏡」，「黑貓姑娘」，「啞女劫」，「金石盟」，「郎心如鐵」……等等是。

「心理變態片」得力於特寫不少，例如，「瘋狂藝人」中賴特克萊格的眼睛，「孽魂鏡」，「郎心如鐵」漢赫斐爾與却爾斯勞頓的面容……等等便是，「啞女劫」就缺少了喬治勃倫的特寫，「殺妻報」則太多用了中景遠景。

「心理變態片」也得力於某項特種佈景如樓梯，西亞圖默克就最愛用，因爲在樓梯上演戲便把演員分成高低兩個平面，容易造成處理這種高潮的氣氛，還有小樓，森林，古廈等都是。

「心理變態片」也和其他的片子一樣需要有良好的結構，好的高潮，好的……

「心理變態片」的好處是使劇中人的內性多多透現，而其壞處則是太嚴重，常常弄巧成拙。「人間尤物」，「蕩婦怨」，「殺妻冤」……都是「弄巧成拙」的好例子。

我上面已提到過，心理變態片在好萊塢現在差不多人人想拍，人人想過癮，於是這裏有了心理變態片的傳染。這傳染當分好壞兩種：

好的，他們用了拍心理變態片的手法，而拍成了另外一種片子，類如「失去的週末」述嗜酒如命者之心理變化，「慾海情魔」寫溺愛時的母性內心掙扎，「苦戀」寫嫁不到如意郎的女子的「心中苦楚」……這些他是確如臨帖一樣由歐由顏而自己轉變成一種討人歡喜的字體了。

可是這也有失敗的時候，像「血灑香箋」便是一部，「血灑香箋」是一部「女的驚夢重溫」，可是他拍攝的方法却更接近於

心理變態化，演導在很多地方雖是不壞，可是漏洞就多了。

壞的，像「殺妻冤」中穿插一個惠廉彭狄克斯，他聽見到音樂後神經即刻會起變化，而且還把他引作兇手的嫌疑人，想讓觀眾以為他是一心理變態患者，故而殺人，其實無聊之至。

同時「簡孃」中的瘋婆也是心理變態化，即連奧遜威爾斯也有一些心理變態；還有「露滴牡丹」中的康拉德。其實他們並不是太特殊的幾個人，但經了「心理變態片」盛行以後，好像他們的心都起了「變」化。像這種的情形，實在也不是正路與上選。

照現在的一般情形來說，好萊塢拍攝「心理變態片」是太多了，雖然它本身對電影藝術不無貢獻，但是多了以後，自然難以件件皆好，於是覺得不近情理的「心理變態片」時常有發現，所以這種「心理變態片」的盛行，又何嘗不是好萊塢本身的「病態」呢？

文藝綜合月刊

生活

• 目要期三第 •

| | | | | | | | | | | | | |
|----------------------------|-------------|---------------------------------------------|------------------|-----------------------|---------------------------------|-------------|----------------------------|----------------------------|----------------------------|----------------------------|-----------------------|----------------------------|
| 胃 潰 瘍 有 救 了 | 算 賬 藥 | 歐 美 偵 探 小 說 新 話 (三) | 幻 覺 之 下 | 金 屬 之 王 子 | 兩 個 女 孩 的 解 剖 | 海 花 子 | 牡 丹 詩 的 解 剖 | 盛 世 與 新 文 學 | 關 於 西 亞 文 學 | 攻 瑰 露 與 公 英 | 台 上 與 台 下 | 文 人 論 為 盜 匪 |
|----------------------------|-------------|---------------------------------------------|------------------|-----------------------|---------------------------------|-------------|----------------------------|----------------------------|----------------------------|----------------------------|-----------------------|----------------------------|

| | | | | | | | | | | | | | |
|-------------|-------------|-------------|-------------|-------------|-------------|-------------|-------------|-------------|-------------|-------------|-------------|-------------|-------------|
| 東 方 荆 | 劉 黑 明 | 俞 昭 鳳 | 姚 蘇 軒 | 徐 熙 熙 | 伍 歌 歌 | 曉 伯 鷹 | 潘 伯 鷹 | 方 伯 鷹 | 馬 伯 鷹 | 趙 景 岳 | 楊 景 岳 | 吳 景 岳 | 李 景 岳 |
|-------------|-------------|-------------|-------------|-------------|-------------|-------------|-------------|-------------|-------------|-------------|-------------|-------------|-------------|

• 目要期四第 •

| | | | | | | | | | | | | |
|------------------|------------------|------------------|-------------|------------------|-----------------------|-----------------------|-----------------------|-----------------------|-----------------------|-----------------------|-----------------------|---------------------------------------------|
| 醫 藥 二 講 | 桂 林 去 來 | 我 在 這 裏 | 壽 山 城 | 賭 城 內 幕 | 一 國 色 天 香 | 真 假 香 天 香 | 怎 樣 寫 天 香 | 太 子 香 天 香 | 驛 車 香 天 香 | 驛 車 香 天 香 | 驛 車 香 天 香 | 從 玩 玲 玉 到 後 丹 桂 (上) |
|------------------|------------------|------------------|-------------|------------------|-----------------------|-----------------------|-----------------------|-----------------------|-----------------------|-----------------------|-----------------------|---------------------------------------------|

| | | | | | | | | | | | | | |
|-------------|-------------|-------------|-------------|-------------|-------------|-------------|-------------|-------------|-------------|-------------|-------------|-------------|-------------|
| 歐 陽 瑛 | 沈 雲 山 | 文 宗 無 | 守 一 行 | 李 佩 理 | 秦 佩 理 | 衛 景 深 | 趙 景 深 | 孫 景 深 | 田 景 深 | 馬 景 深 | 葉 景 深 | 令 景 深 | 李 景 深 |
|-------------|-------------|-------------|-------------|-------------|-------------|-------------|-------------|-------------|-------------|-------------|-------------|-------------|-------------|

購補供酌 • 多無書存

麗美

備皆美有

精不麗無



品出司公煙成華



長篇連載

井裏的故事

施濟美·文
董天野·圖

5

『白家的兩位小姐不壞呀。』

『唔，……是的。』

『一個風姿楚楚，一個神彩奕奕。』

『唔。』

『一個端莊，一個活潑。』

『唔。』

『一個艷如桃李，一個冷若冰霜。』

『唔。』

『一個像低言細語的燕子，一個像能說會道的鸚哥。』

……

晚上，費家兄妹打白公館告辭出來，在回家的路上，克莊與高彩烈的逕兒談論着白家姊妹，她的哥哥卻心不在焉，一逕兒「唔」呀「唔」的，後來索性「唔」也不「唔」了，惹得克莊咕嘟了小嘴，生起氣來，喊道：『怎麼你不說話呀？像鋸了嘴兒的葫蘆似的。』

克清笑着說：『小姐好大的火。』

『倒不如說少爺好大的架子。』

「架子？」他擺了一個姿勢：「豆腐架子，是麼？」

「豆腐不豆腐，我不知道，反正，你在搭臭架子。」

「搭架子？我？」

「不是你，還是我？」

「我搭什麼架子來着？」

「幹嗎我說話你不搭岔兒？」

「不搭岔兒就是搭架子？」

「噢。」

克清直搖搖頭：「好難伺候，趕明兒個我是要運動運動媽了，還是趁早兒把你嫁給那個什麼姓包的或是姓曹的小子吧，不然的話，我這「令兄大人」早晚被欺侮得找歪脖兒樹去上吊。」

克莊啞了一聲道：「得了吧，咱們的「費先生」，「費先生」這樣子掉進情網裏去了，別悶聲不響的，還是來運動運動「令妹大人」是正經，告訴你，我這兒有她的相片兒，就是爲你要的，別那麼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克清有一句話想說，但是又止住了。

停了一會兒，他的妹妹側過臉蛋兒，頗爲關心的問：「說真個兒的，你覺得她們怎麼樣？」

「她們？誰？」

「可了不得，咱們的「費先生」真是越來越政治家風度了，這麼輕悠悠的一句「她們？誰？」，就跟沒事兒人似的；可是，哼，剛才，在白家，有那麼一個人，心中若有所思：「她？是誰？」……」克莊笑得格格格的，還俏皮的瞅了一眼。

她的哥哥說：「咳，你又誤會我了。」

「誤會就誤會，幹嗎還加上一個「又」字？好吧，省得我誤會，你自個兒告訴我吧，你覺得白家姊妹怎麼樣？你且從實一一招來。」

「好一個「你且從實一一招來」，不但政治家風度，還十足官僚習氣。」克清忍住笑，正了正臉色，學着他妹妹先前的口吻：「白家的兩位小姐不壞呀；一個大，一個小，一個矮，一個高；一個豐腴，一個苗條；一個是櫻桃口，一個是楊柳腰；一個高滴滴，一個滴滴嬌。」

「討厭，」克莊又氣又好笑：「你還有得說麼？」

「爲什麼沒得說？」立刻接着道：「一個叫白秀瓊，一個叫做白秀瑤。」接得快，話卻說得慢吞吞的，招得克莊直笑，連話也說不出來；他卻又來了「靈感」：「喏，仿「江俊公」的筆法，還有兩句：一個貌如王嬙重出世，一個顏如西子再還魂——」

「得，得，得，知道你出口成章，天才橫溢，可是太缺德了哩，「費先生」，人家沒有惹着你了，幹麼這麼取笑她們？」

「你不是叫我說的麼？」

「我可沒叫你這麼着胡扯呀。——我知道，你心裏的話，不肯直說出來，瞞着我。」

「我心裏的話……」他沉吟着，一會兒又笑了：「我心裏有什麼話呢，就有，又瞞你幹什麼呢？」然而他垂下頭，他的眼前掠過一個影子，那張唇紅齒白，烏濃笑眼的俏臉兒，「她是誰呢？」——克清心裏真的有這一句話，但是他不好意思告訴他的妹妹。

克莊不言語了，半信半疑的瞧了克清一眼，這個又天真又懂

事的姑娘，老是直覺的以爲她的哥哥對白秀瑤有了點特別情感，就是小說裏所謂的「一見傾心」。她的想法並沒有太錯，一見傾心是真的，只不過並非傾心於白秀瑤。

兄妹倆說呀說的，不知不覺已經走上了虹橋，白天，這座橋上永遠有一個老道，坐着跟人要錢，賣花的小姑娘們兜攬生意，車子，担販，行人，……不斷的穿梭似的來去，還有成羣的野孩子們聚在這兒戲耍，所以顯的十分擁擠和不安靜；可是夜晚就大不相同了，賣花的姑娘早已歸去，行人稀了，車子少了，担販也沒有了，老道和野孩子全都睡覺去了，這座橋就顯得異樣的清淨，異樣的寬闊，尤其在這滿月的銀光下，看起來倒像是尋蓬萊仙島的去路，他們不由得停了脚步，在橋上站住了。

皓月當空，河面上映着圓圓的月影，風吹過的時候，月影子在水裏直幌動。遠處有野狗在吠，一兩點人家的燈火，一兩點船上的漁火，在月光下全顯得黯淡了；街道，樹木，廟宇，房屋，漁船，寶塔，荒場，……在月光下全顯得一種異樣，異樣的情趣，水晶瓶裏看天地的朦朧之感，又像一張年深日久漸漸模糊了的照片。

克莊輕輕的嘆了一聲道：「我第一次覺得月亮這麼可愛。」
「你弄錯了，」她的哥哥反駁她：「其實你是第一次覺得這個小城可愛。」

「不，我早就覺得這個小城可愛了，當第一天，我第一眼看見它的時候。」

「不對的，你還是弄錯了。從前你只是因爲這個城裏有家，你才是尋它可愛，事實上你並沒有覺得這個地方可愛，一直到今

天——

「算了，算了，我才不跟你咬文嚼字，」克莊說：「我也不要你數理給我聽，我全知道。」

「好，不聽就不聽，咱們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他拉着克莊下橋，橋畔有一棵極大的柳樹，樹影子依依的在月亮影子裏擺動，他扯下一枝嫩條：「多美的晚上，多好的月光，多可愛的家鄉，來的時候沒有發現這兒有好些個長處，現在要走了，才一點一點的知道，真有點捨不得。」他嘆了口氣，感慨的：「還沒有離家，先已經想家了。」說完，他自個兒却又笑起來。

這一次，克莊沒有跟她的哥哥搗亂，她只垂下頭，不言語，好一會子，才悄悄的道：「後天此刻，你已經在路上。」

他們誰也不再說話，穿過彩雲街——彩雲街也比白天清淨寬闊。到了家，克清回過頭又看了一下迷朦的月景，忽然說：「這一小段路，該謝謝白秀瑤，要是依了她那老兄的主意，給我們叫車，或是派人張燈送客，那可大煞風景，她到底比那錢莊上做事的哥哥風雅點。」克莊心裏有了成見，聽見這話不覺微微一笑。他知道她又誤會了，想辯一聲，不知怎樣一來，又覺得還是不開口省事。

江俊開了門，拎着風燈送他們走到後進，一路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克清驢頭不對馬嘴的應着，他瞎打西瓜岔的聽着絮絮的，接二連三，又重三道四的，克清起先覺得膩煩，討厭他，一下子不知怎麼又覺得抱歉，對不起他了；大概因爲後天就要走的緣故，有點惜別起來。

他們先到姑姑住的一進，費彭年也在那裏，晚飯已經吃過了

，他在吸水煙，姑姑坐在方桌旁，教雙翠認方字塊，迎弟在燈下做活計，一件淺竹布褂上拿深藍色的線挑狗牙。

克莊打趣她的爸爸：『人人都有件事，只有你一個人遊手好閒。』招得一屋子的人都笑了。

姑姑問：『媽呢？』

『牌局還沒有散，我們先回來。』克清說。

彭年吸了口煙，笑道：『你媽今兒可稱了心啦，快一個月沒沾過牌，她的手都癢了。』

『瞧你把恆芳說的，』姑姑埋怨着：『當着孩子，還有底下人的面。』

彭年笑着沒言語。雙翠認完字，到廚房裏張羅茶水去了，迎弟也去整理床鋪。大家談些個白家的事情，白家的人。

克莊說：『那白秀瑤，挺好的。』她看了克清一眼——又有意，又無意的一瞥。

『那個大的，叫秀什麼——噢，秀瓊的，也不錯，』姑姑道：『人挺文靜，不聲不響，一點兒也不像她媽。』

『頂像媽就是白念祖，花言巧語，搖頭擺尾，我真不要看他那模樣兒德性，完全一個市儈。』彭年把水煙袋使勁望桌下一擱：『真沒想到白世光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庶出究竟是庶出，顯祖和耀祖跟他一比，簡直是霄壤之別了。』

『那自然，前頭的白太太跟這位「白門花氏」一比，還不是一天一地麼？』

『所以這位白太太的兩位小姐，再好點，我總覺得不到好那兒去，』彭年固執的批評着：『常言說得好，龍生龍，鳳生鳳，

老鼠生的會打洞。』

克莊一本正經着臉說：『不過她們姐兒倆不會打洞。』大家都都笑了。

姑姑對克清道：『後天你一準動身？』

克清笑着說：『這趣是風雨無阻，決不順延，已經曠了快兩個禮拜的課，再賴學，要留級了。』

『你們不回來，我冷冷清清一個人也就過去，可是這一聚之後再散，可真捨不得哩。』

『可不是，剛才我在路上還跟克莊說來着。』停了停，他道：『好在一放暑假，就要回來的。』

大家都有點黯然，但是大家都要裝得毫不在意的樣子，裝不像，就只好不言語了。

時鐘響，十點。

彭年對他們道：『不早啦，你們別等媽了，應酬了大半天，也怪累的，明兒個還得歸理歸理東西，先去睡吧，我再跟姑姑聊一會兒天。』

兄妹倆互相看了一眼，這才請了晚安，到後頭去了。

6

克清走到自己的屋子裏，正待就寢，雙翠打外面飛也似的闖進來，看見他，却又輕手輕腳的，連氣也不敢出的樣兒，這淘氣的小丫頭，賊眉鬼眼，不懷好意的一笑，交給他一封信，說：『梅七小姐寫的，今兒個下午寄到——』話還沒完，扮了一個怪有趣的鬼臉兒，拔腳跑了。

他淡淡的一笑，接過信，——梅伊菲的信，如果梅伊菲知道克清對於她的「芳函」遠不如雙翠有二分之一的興趣時，這位驕傲而又嬌貴的小姐不知道心裏是一種什麼感覺？傷心？生氣？還是像她平日那一貫作風，輕蔑的將眉毛抬抬？

克清拆開信，心不在焉的看，雨後天青的信牘上，那纖麗的鋼筆字，那一縷若有若無的芳香氣息，也像梅伊菲本人一樣，出奇的漂亮，活色生香，並且那信也像梅伊菲一樣的沒有內容：「克清：爲什麼你還不回北京來？已經是這麼久了，自從你們回南；我們都非常的惦記，而你却信也不寫一封，即使一封極短的信。雖然，East Or West, Home Is The Best，但是我們從不曾想過：一個人忘記了他的朋友是對的。威廉等着你來一齊逛西山，湯要和你去北海划船，納茜和安美等着你一同來打網球；還有我，當然。Dad有一個 Tea Party，在上星期日，你們校裏的教授 Dr. 鄧也是客人之一，他問起你。許多，許多的人問起你，關懷你，希望你早一些來北京。春假早已結束，你不能再不上課，如此之多的時候。你知道，我們學校有過一次月考，我的國文失敗了，並且成績非常的 Poor，我更是如此的盼望你來，教我的國文。附寄一張我的最近相片，請送給我的最親愛的，親愛的朋友——克莊；還有你，我一定送給你，等你來了之後。再見，無限的好意給你，和你的家人。」最後是梅伊菲的英文簽名。

讀完信，他忍不住笑起來，在北京的時候，他們住得離梅家很近，而且又有電話，所以從來也用不着寫信，梅家的七位小姐少爺，全都是外國人辦的學堂出身，洋文極有根基，但是他從沒有想到他們的國文竟也會有洋文的根基；梅家一家子都洋派，什

麼都洋化，——洋化得連國文文法也洋化了，西風東漸到如此驚人的地步，他怎能不少見多怪？

記得有一位西籍教授說過，中國學生的英文作文，大半都是 Chinese English，但是梅七小姐伊菲的信，——中國人寫的中文，卻完全是 English Chinese；可惜那位西籍教授不通華文，否則，克清真想拿了交給他拜讀一番了。

最最出色的，自然還是那張相片，那是一張放大的劇照，克清知道她們學校最近校慶紀念，只要一演戲，梅伊菲總是當然的女主角，看那劇照上的打扮，很有點神話中和牧歌中的意味，克清想不出她演的大概是什麼戲。照片因爲放大過了，所以有點兒模糊，因此那油彩塗抹過的臉，倒很像天生成的。梅伊菲有一個絕美的希臘型的鼻子，薄薄的櫻唇，修眉入鬢，一雙眼睛狹長而多姿，因爲怕胖，老是想法子瘦，所以她那原是鴨蛋樣的臉，就成了瓜子型，雖然人家都說胖一點兒更好，她自己可是歡喜這樣；這張化裝過的相片，臉蛋兒不那麼纖瘦了，胭脂增添了嘴的輪廓，像一個菱角，眉毛濃了，眼睛也顯得大而分外水汪汪，也許失去了幾分梅伊菲素有的嬌貴和清麗，但是却更多了一些她從未有過的野性天真，——那是克清所歡喜的。

梅伊菲，像所有聰明的女孩子一樣，也許她根本是頂頂聰明的一個。她知道滿面春風比滿面秋霜要美上一千倍——一萬倍，所以在這相片上，她是這樣笑盈盈的對着人，雖然平常她是個最愛生氣發火的千金小姐。

這樣愛嬌的笑顏，這樣烏濃的水汪汪的笑眼……克清越看越覺得不像梅伊菲了，他想起了白家的花園，籬笆那邊的芍藥台

，那個擲泥團兒，開口罵人的女孩子，那麼美，却又那麼野性，那麼不講理，却又那麼好玩……他自言自語的：『多麼像的兩個人，可又多麼不像的兩個人。』但是，她是誰呢？姓什麼？叫什麼？是白家的什麼人？為什麼姑姑，爸爸，還有克莊，一個都不會提起她呢？……克清越想越糊塗了……

『怎樣？克清，你還沒睡麼？』彭年打外間走進來，克清睡在他爸爸的套房裏。

『唔，爸爸……外面的月亮真好。』

『不早了，明兒個還要歸理東西。』

『全弄得差不多了。』

『你媽還叫你明兒個到白家去辭行。』

『媽回來了？』

『剛回來，三家輪，你媽一個人獨贏，所以明兒個又要去了。』彭年笑着說：『那白太太呀，不知怎麼捧你媽來着？她回來說得她一朵花似的，兩人感情如兄弟一般，自打到家這些天，我還頭一聽聽見她誇獎人哩。』

『白太太娘家姓花，自然是一朵花了。』克清也笑起來。

『這一來呀，我真發愁虹橋也要走斷了哩，這年頭兒，人心不古，可沒第二個虹娃了。——你瞧你媽，一高興，又想起規矩禮數來啦，還鄭重其事的要求你明兒個到白家去辭行，說了又說，連我都嫌貧。』

『明兒個早上我去一趟就是。』

父子倆又談了一些別的，彭年回到自己屋子裏去睡了。克清看了看窗外，月在中天，子夜了，一切都是這麼靜，這麼靜，他

故意不拉上窗簾，讓水一樣的月光直瀉進來，他要在这月光裏，睡一個恬靜的覺，臨睡，他告訴他自己：明天早上去白家之前，不要忘了跟克莊要紫色牽牛花的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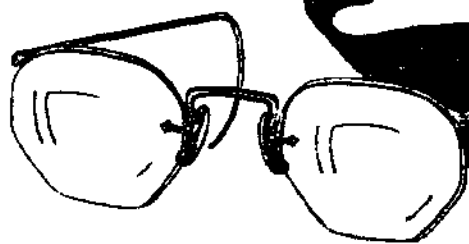
全 國 聞 名

牌 子 最 老

定 價 公 道

設 備 完 全

歡 迎 比 較



總 公 司 電 話 南 京 東 路 六 九 號 五 省 大 埠
分 公 司 電 話 南 京 東 路 三 八 號 全 國 各 省 大 埠

• 作 創 篇 長 •

江 上 煙



趙 清 閣

民國二十七年的元旦，袁相臣忠實地遵守了唐老爺唐太太的囑咐，和唐芸在漢口法租界美的咖啡店舉行了結婚大典。

唐芸完全機械地任從袁相臣，不！任從命運擺佈着她，由結

婚到共同生活，她像一個俘虜似的馴服！她只有用絕對的沉默打發着日子，但橫在她面前的是漫漫的長夜，（她開頭就這樣感覺。）她的憂鬱一天天深起來了！她不知道她將如何挨過這段惱人的歲月？她想把父母接出來陪她；可是唐老爺願意出來，唐太太不願意；唐太太放不下家，捨不了家產。唐老爺和唐太太是相依為命的，唐老爺不能丟下唐太太一個人走開。她也曾往好處希望，希望她會漸漸習慣她目前的生活環境，希望漸漸發現袁相臣的優點；於是能夠漸漸愛袁相臣；然而這幾乎是夢想！她生活的環境與她在杭州的學校，或故鄉的家比起來，是迥然兩個世界！大的方面講，漢口是一個煩囂的都市社會，那份嘈雜，糜爛的勁兒，她就討厭！她又偏偏住在市中心的華商街上，看不見一點兒

青，找不到一根草；呼吸的空氣是臭的，接觸的人是狡猾得沒有一樣是她所喜歡的。小的方面講，她現在的所謂「家」。房子是不中不西，有樓沒有院子。屋裏的陳設倒是富麗的，從一對也是剛剛結婚的夫婦那裏買來的一套九成新的西式傢具，比舖子裏全新的要便宜一倍之多，這是袁相臣的經濟算盤——結婚，不能不佈置新房，可不必太浪費，一旦逃難沒法帶着傢具跑。太簡陋，又怕朋友們笑話，袁相臣現在是財政廳的專員，無論如何不能顯出比別的專員寒酸，袁相臣會接待許多有地位的人，還要在太太的面前至少表現得像一個官的派頭。況且，這筆開銷又不要袁相臣挖腰包，樂得像樣些，漂亮而經濟。但是，這在她的眼裏毫無美感，她是成長在大自然裏的女兒，她對於人爲的物質享受不需要，甚而厭惡。她覺得把她裝在這屋子裏實在不調和，何況伴着她住的又是一位和她十足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加上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的應酬，平時不斷的賓朋滿座，也許這正是袁相臣得意的時候，但她可受不了！她被袁相臣當作一件裝飾品似的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拖在人前人後去接受大家的贊美。從這些地方證明：袁相臣是那麽一個鄙俗不堪的傢伙，越是相處得久，越是看得清楚。她簡直覺得袁相臣不但卑鄙，而且無恥！充塞袁相臣思想的，只有自私；佔據袁相臣心的，只有名利！她不但沒法愛這樣一個人，而且她恨這樣一個人了！這恨，使她的精神形態，逐漸從窒息裏活躍起來，她不再那樣順乎自然地慢性毀滅了，她開始知道抵禦壓力。

唐芸向袁相臣第一次表示意見，而且是嚴重的抗議——抗議袁相臣把她當作裝飾品，在那些腐敗庸俗的人們面前幌來幌去，

無異是出賣色相。也抗議袁相臣把她造成一個家的工具，盡作些所謂主婦的事情，替袁相臣看門，拿鑰匙，管老媽子，管聽差的，管油、鹽、柴、米。她的要求是：她只要在這個家裏讓她吃一碗閒飯，給她一間屋子讓她每天繪繪畫，不許擾亂她，不許干涉她。

袁相臣儘管心裏不樂意，可又不敢十分違抗，礙着老丈人老丈母的面子；尤其礙着唐家那份財產的面子，他得盡量遷就唐芸，他只輕輕表示一點兒反對。他說：

「你繪畫，應該！舅舅這樣囑咐過，我也希望你在这方面能够大大的功，等你的作品多了，我替你舉行一個展覽會，憑着我的事關係，在武漢，賣一百張不成問題，得你名利雙收。不過……」

「笑話，你以爲我繪畫是爲了名利嗎？」唐芸不等袁相臣說完便打斷了他的話。「你完全錯了！你連半點也不了解我，你把一切都直覺地看成屬於名利慾！但我是偏偏絲毫沒有名利慾的人。」

「好！好！就算我不了解你。不過，」袁相臣還沒有忘記他剛才說爲不過兩個字。不過也犯不着只畫畫，就忘了別的一切事。你不管家務，可以，讓我替你管。但你連客人都看不見不招呼，那未免太不像話！你想，誰不曉得你是我的太太，又是剛結婚的新太太，誰不願看看你，應酬應酬你呢？你這樣一來，叫我怎麼下得了台？」

「那麼我不作你的太太好了，我明天就回家。」唐芸憤憤地說，她的話實在太天真了。

「我不太麻煩你就是，除非必要的時候，你去勉強敷衍敷衍，不相干的人我就告訴他們你不舒服得了。」袁相臣囁囁地說。一面訕訕地直揉搓着他的一雙胖手。（他有這習慣，只要他在着急的時候，或是無可奈何的時候，他就揉搓手，常常揉搓得通紅，日子久了，他的掌心都被揉搓得起了一層厚皮。）

「你說我死了我更高興。」唐芸又頂撞了一句。她立刻意識到，她是第一次用這樣的口吻對人講話，她似乎從來沒有和人爭吵過，如今，她的性情變了。

就把樓上的一間起坐室當作了唐芸的畫室。袁相臣替她盡可能地佈置得高雅，舒適。她自己去把畫具顏料都買了回來，然後，她就整天關在這間畫室裏，除了吃飯絕不下樓。日以繼夜地畫，聚精會地畫。這時期唯一調劑她精神的，便是一枝枝香煙。常常她的煙灰碟裏香煙頭兒堆切成了小山，她的週圍變成了雲海，她覺得連這些都是天然的一幅畫，她彷彿又回到大自然裏了！她的桌上的一盤洗筆清水就是西子湖，也像泗河。那麼，香煙頭兒礙成的小山，該是杭州的孤山或故鄉的賢嶺了，於是她鄭重地把水盤上架一枝筆，當作橋，到孤山去的博覽會橋，或是到賢嶺去的木橋。她再把香煙灰碟兒上的一盒火柴假設成孤山上的放鶴亭，或是賢嶺上的廟，廟旁的一座茅屋。她再把兩根火柴棒兒插在火柴盒旁邊，就像是放鶴亭前的梅，或茅屋院裏的梅。這樣，她作爲每天工作疲倦以後的遊戲，她感到很大的興趣，她從沒有厭煩過。甚而這遊戲在她的腦子裏熟稔地構成了畫圖，她會繪了出來。由於這些，她會很自然地容易想到一個人，一個住在賢嶺上茅屋裏的愛梅的人。說來她祇認識了蕭仁十天，十天的印象就深

得像認識了十年！只要她一吸煙，就會想到蕭仁，想到蕭仁在鞋底上劃火柴，她也模倣蕭仁，起初不靈，近來成了，她在一個人的時候，每逢吸煙便在鞋底上劃火柴。繪畫她會想到蕭仁，想到蕭仁，屋裏掛的那些漫畫，想到蕭仁會拿她作模倣兒，畫的素描。想到這些，她就覺得她多麼需要像蕭仁那樣的一個伴侶，如果蕭仁在這間畫室裏，噢，不！如果她在蕭仁的那間茅屋裏，他們可以一塊兒繪畫，她繪她的中國畫，蕭仁繪他的漫畫。畫倦了，他們可一塊兒爬賢嶺，一塊兒採野花，一塊兒躺在泗河沙灘上曬太陽，然後一塊兒回到茅屋裏吃沒有菜白饅頭，湯麵條，她要吸煙了，蕭仁就替她劃火柴，有時是蕭仁自己吸了兩枝給她一枝，在他們中間永遠亮着那麼一點兒來自己潛燿的火光，照着他們的思想，溫暖着他們的心。他們不會感到窮困，他們的生活單純，簡陋，他們的所需是最低的，因此，物質威脅不到他們的身上。而且蕭仁還會把自己的富裕，去解除別的受物質威脅的人們。她不會看見蕭仁像袁相臣似的只伸手去向別人討東西，騙東西，而她却看見蕭仁施捨給別人。（這是她親眼看見過的事實。）她不會接觸那些醜惡，淫奢，虛偽，狡詐的傢伙，她只接觸的是善良、純樸的人。她多麼渴望這生活呵！然而她只能冥想，只能幻想，只能做夢！她此刻已經明白蕭仁對她還是有情的，從火車站送行的一瞬間就足以證明。再回憶她去辭別時蕭仁對她講的一些話，蕭仁在她避雨茅屋的第二天曾經告訴她：「將不再帶黑眼鏡了，因為他開始對世界發生感情了，他願看清一切。」可是當他們分手時蕭仁却又說：「將永遠不再摘下黑眼鏡了，他不願再看清一切，他又厭恨這世界了。」前者證明蕭仁為愛她而樂觀了

，後者證明蕭仁為失去她而又悲觀了。無異是她救了蕭仁，也害了蕭仁，但蕭仁都表示得太玄妙太含蓄了，使她一個沒有戀愛經驗的女子，必須經過很多次的思忖才能够明白，明白得晚了，徒然增加她些悵惘的情緒！自然，明白的早於事實也沒多大用處，可也許好些，也許有轉變的奇蹟發生。現在，現在她該怎麼辦呢？對她自己的生活只有忍，無期限的忍！對蕭仁，她似乎應當抱歉，應當紀念這在她生平是唯一的異性的朋友，甚至應當寫封信去安慰安慰。是的，雖然蕭仁不同意和她通信。她不管！她為尊重蕭仁的意思，分別迄今已經三四個月了，她一直不敢寫信，如今，她一定要寫信去，即使蕭仁不理她。

到底唐芸的信寫去了，第一封信她只是報告近況，和說她想念故鄉，想念泗河，想念賢嶺；想念他們初次見面的那塊空谷，那幾竿筆挺的翠竹，想念那座茅屋，圍着茅屋的土牆，牆內小院裏的那株梅樹，想念故鄉所有的人，以及那賢嶺寺的為蕭仁送飯的跛脚小沙彌！她只是沒說明也想念蕭仁，但她已經足夠暗示了。她這樣寫就是要也撩起蕭仁的回憶，撩起蕭仁對她的想念，至少不致於不睬她。不久，蕭仁的回信便來了，正如他的談話一樣，還是那麼含蓄，客氣，而且寥寥數句，看上去很冷淡似的。不過她懂得，蕭仁有許多顧忌，儘管她不會告訴蕭仁關於她結婚的消息，她相信蕭仁會知道的，最低限度蕭仁會猜疑到。由於她去和蕭仁辭行時，蕭仁提起「袁相臣擋駕不讓見她」那種譏諷的神色，就可以證明蕭仁早已心裏有幾分明白了。同時她知道蕭仁是一個最自尊的人，第一封絕不肯寫得太露骨。這樣一揣摩，她一點不感到失望；接着又寫第二封信，第三封信，第四封信……也

照樣收到蕭仁這麼多的回信。他的心平安了，也快活起來了！除了繪畫，吸煙，這便是她的最大的生趣了！她從這裏面得到不少的安慰，鼓勵！她在享受着人間純真的友愛，她的情感昇華了！

他們現在幾乎是無話不談了，唐芸坦白地告訴蕭仁她的一切，連她自己都不能相信這是可能的——對一個萍水相逢，只認識了十天，而見面不過兩次（在賢嶺和火車站），僅憑着通信熱起來的朋友，竟會像有着幾十年的交情，親切到宛如兄妹一般！她把她結婚的背景，婚後生活的苦悶，全部真實的敘述給蕭仁，她只是想說出來讓心裏痛快，然後再希望能得到蕭仁一點同情和安慰，此外，她並不要求蕭仁什麼，她知道木已成舟，她是沒法子再破壞這個既成的事實了。蕭仁給她的信也還是一貫的態度，謹慎，大方，嚴肅，矜持！只告訴她些故鄉戰事情形，以及個人生活狀況。但並不是全部真實的，可也不是惡意的欺騙。

幾個月以來，唐芸生活得很平靜，袁相臣不敢，也無暇騷擾她的平靜，（袁相臣只顧忙着公事和應酬去了。）於是，在平靜中她能夠順利地工作。她已經繪了差不多將近二百幅畫，她自己覺得她的成績非常好，不單是產量多，技術也是進步的。每一幅的佈局，用墨，着色，都有着她的獨到之處。特別是意境，充分傳達了她的思想；情感，而表現了她那清逸的高潔的精神領域。這些，袁相臣不懂，只知道盲目地稱贊，並再三再四地勸她展覽一次。她總感到這是沒意思的舉動，近乎招搖，出風頭，尤其賣掉，她捨不得！她認為那每幅畫的裏面都有着她的生命，她的靈魂！拿她的生命和靈魂去換些又髒又臭的鈔票，實在不值得，甚至是一種侮辱！因此，她堅持不肯。

但是有一天唐芸發現她的畫大部份不見了，問起來才知道被袁相臣偷着拿去裝裱了。事前袁相臣給幾位比較內行的朋友看，朋友也慫恿着展覽一次，於是更有決心了。明知唐芸不會同意，便不作聲先悄悄籌劃一切，展覽會場借定了中央銀行的樓上大廳。又約好了一個報紙出特刊，還請了些要人名流題字，寫文章。在袁相臣算來，這一下準可以名利雙收，既捧了太太，又增了自己的光彩；並能撈一筆現款不少本錢回來，總不成問題。袁相臣原想等快舉行時再告訴唐芸，不料唐芸如今曉得了，因此免不了兩人爭吵一番。但結果還是唐芸讓步了，因為事情大體都已經成熟，反對，破壞也來不及了。唐芸只有把沒有裱的一小部份收拾起來了，一面警告袁相臣，下次不許再有這種妨害個人意志的行為。

「從現在起，我們誰也不得干涉誰的行動，誰也不許妨害誰的意志；各自負各自的責任，各國尊重各自的人格！」唐芸非常倔強而惱怒地說。

「下不爲例！下不爲例！」袁相臣窘困地一直揉搓着手。

唐芸把這件事也寫信告訴了蕭仁，自然是牢騷了一大堆。蕭仁回信安慰她不必爲此難過，他說：「藝術原是應當爲大眾欣賞的。如果有人買了，那必定是那人愛她的畫。」

舉行畫展的這天，報紙上出了特刊，登了廣告，會場門口掛一幅大大的橫布區，寫着：「名畫家唐芸女士國畫展覽會」幾個字。特刊捧場的文章裏面却介紹了唐芸是袁相臣的夫人。這些，她全不聞不問，也不屑去聞問，更不屑到會場去，因爲她怕看了會傷心，會生氣。她的心血結晶變成了商品，這對於她是一個恥

辱！

果不出袁相臣所料，展覽的第二天，就被訂去了三分之二，奇怪的是，用一個人的名字訂去了所有的畫梅。另外的三分之一第三天也賣完了，全部收入不下十萬元。同時，輿論也一致稱頌。袁相臣高興極了，只有唐芸不但不高興，而且痛楚萬分！然而只有壓抑着感情，用一貫的冷靜，沉默的態度，仍舊不聞問這件事。

不久，武漢嚴重起來了，政府七月下的疏散令，九月就開始

撤退了。袁相臣這時見武漢既將淪陷，就在當地機關已經沒有什

麼出息了，靈機一動，便利用一位英國同學的關係活動到了財政方面一個專員位置。這麼以來，可算得是官運亨通了，他便帶着唐芸一帆風順地到了重慶。

也就在這期間，唐芸的故鄉宣告失守。事前她會約蕭仁到武漢來，可是直到她離開武漢的前夕，還不見蕭仁的影子，連信也沒有了。於是他們從此失去聯繫，從此她便又陷入了深深憂鬱的網裏！

西區 首創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八十二號經紀人

永昌證券號

鄭際裕

交通既便利
西區顧客
成交迅速
消息最靈通
勿勞跋涉
服務週到

★地址★

威海衛路二七四號

電話二九六六五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一九二號經紀人

天裕證券號

歡迎開戶
手續簡便

★
取佣特廉
成交迅速

★

地址

西藏中路二二〇號
(四馬路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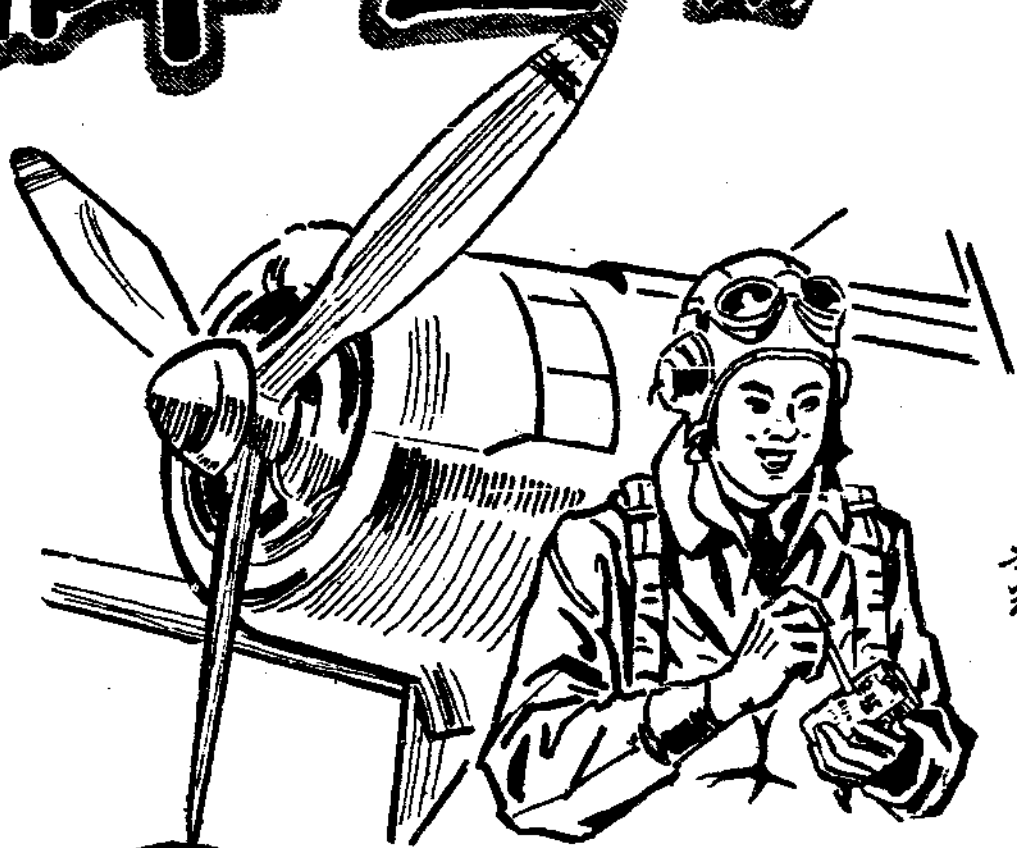
上海
華股買賣

唯一
舒適
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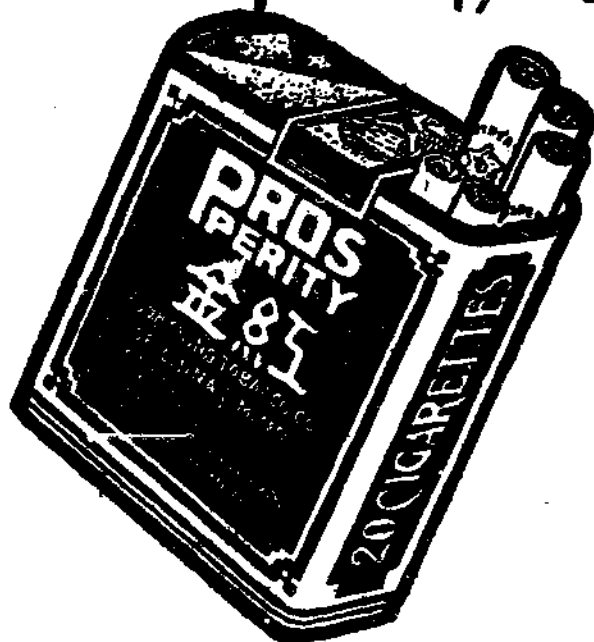
萬壽山酒家

電話 九五九四

紅金牌



免



一不愛美夫

夫夫崇拜

愛紅金

飛將軍

中國福新煙公司出品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上海第二

上海第一

門市部 門市部

地址 金陵東路二五·二五七

電話 八五八八八

地址 南京西路九三·九三七

電話 一七八三三·六〇三六三
二二四二六·三四六九三

銷售本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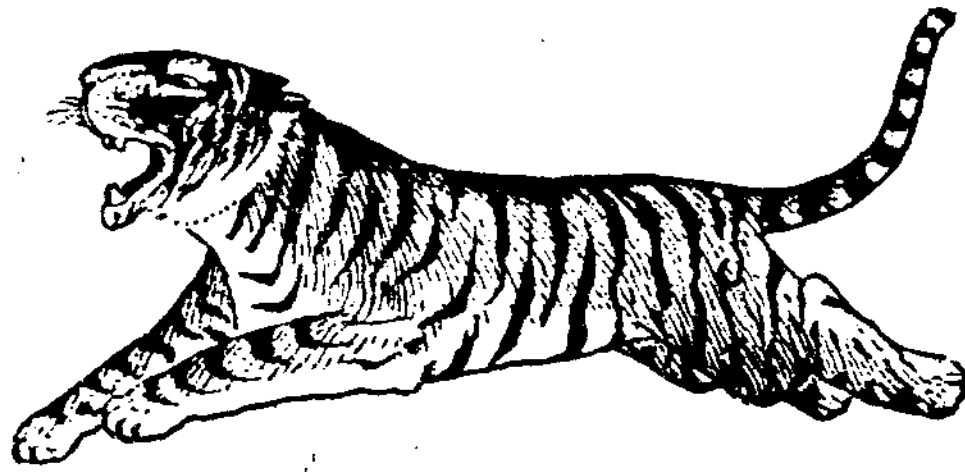
棉布 呢絨 綢緞 紗疋 絨絨 緞緞 債債

虎標

永安堂

當世良藥

天下聞名



萬金油

鐘牌

拔萃 趙敏 到處 同行



中國萃製製造公司出品

自織自染自印自漂自整理

菊花牌

內衣及襪子

標商
TRADE



冊註
MARK

Chrysanthemum
UNDERWEAR AND HOSIERY

上海第一針織廠
THE PIONEER KNITTING MILL, LTD.
377 RANGOON RD. SHANGHAI, CHINA